

中華書局發行

四部備要之特色

審精	採用宋元明清精刻本尤多用清代精校本凡宋元明本之佳處悉為保存其謬誤已為校正
優美	用聚珍做宋版精印歐體長形秀美悅目用頂上美國油墨加松煙印刷豔潔無比永不走油褪色
豐富	全書二千餘冊計一萬一千餘卷約一百五十六萬言計十六萬葉如用原書影印不下五千冊
低廉	連史紙每冊合二角餘每卷合五分餘賽宋紙每冊合一角餘每卷合三分餘書根印書各不另取費

◀ 連史紙預約價六百元 賽宋紙預約價四百元 ▶
精印魚玄機詩集附樣本函索郵票十分

中華書局
印刷項目

- (一) 普通鉛印
- (二) 聚珍做宋鉛印
- (三) 五彩石印
- (四) 鉛版彩印
- (五) 橡皮版彩印
- (六) 凸版凹版
- (七) 珂羅版
- (八) 照相銅版鋅版
- (九) 三色銅版
- (十) 雕刻銅版銅版木版
- (十一) 電鍍銅版鍍版
- (十二) 西文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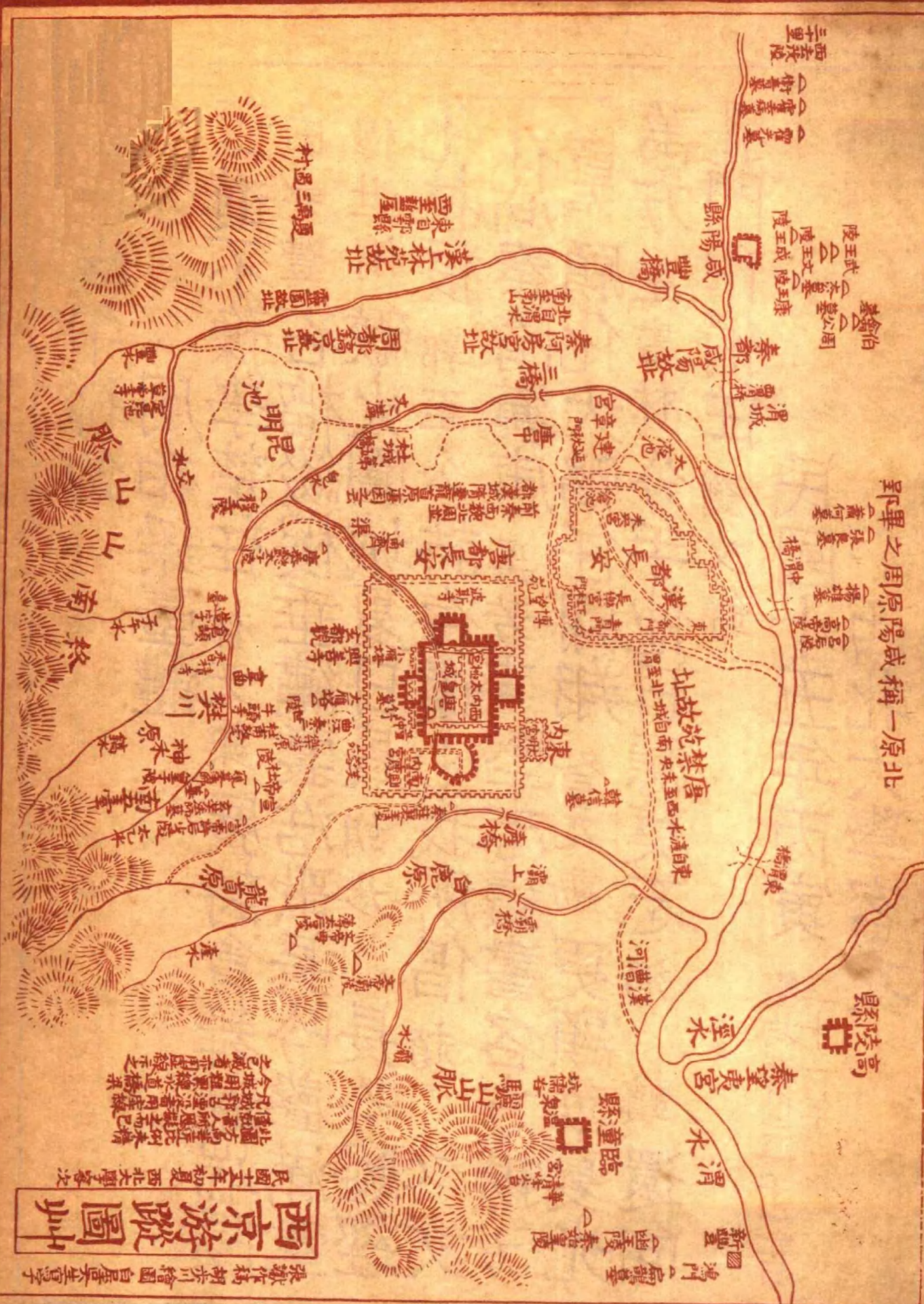
總廠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電話一五一二

張敏作稿 胡步川繪圖 自屋安生寫字

西京游蹤圖

民國壬午初夏 西北大學客次

此圖乃胡步川所繪，在胡未繪
凡城郭寺宇遺蹟，皆用虛線
今城用粗線標，道橋梁
已滅者亦用虛線標之



西京游蹤圖
北原一稱咸陽周原之畢
秦皇夷宮
縣望高
縣望臨
縣望豐
秦皇夷宮
縣望高
縣望臨
縣望豐
秦皇夷宮
縣望高
縣望臨
縣望豐

端午聯句

用柏梁臺體

董道不	田兆豐	穆世清	化豺狼	章周秦	秉信	萬方	孔門
豫學楚	石榴綴	礮火圍	郭至公	隋漢唐	願化大	王書林	作狷狂
狂林天	櫻垂繡	城夏日	詩存道	吳芳吉	鵬任翺	分手他	劉文錦
樂展詩	裳浩歌	長胡步	心我所	堅志讀	翔咎元	日應莫	
會舞過	長吟聲	川長吟	倡趙文	書名方	勳更顯	忘潘鎮	
端陽	滿堂	騷經	文	揚方	華夏光	還向	

民國十五年丙寅

靈均逝世二千二百二十一年

西北大學客次

述

學

亞里士多德倫理學

(續第五十期)

向達譯

卷九

第一章

上來所述各端。究闡可謂盡矣。然而差別之友愛。甲乙兩方均求利益或快樂。而甲所求之利益或快樂。與乙所求者不同。如此之友愛名曰差別。如愛情是也。則惟前。述。之。比。例。原。則。可。以。平。均。維。持。之。又參閱本書卷九第八章末段。及第十六章第三段末句。在政治集合。其友愛正若此。靴匠織工及

其他貿易之人。各以其物互易。而得相當之值。於是且有貨幣銀錢。以定百物之價。而用為公共之標準。然在愛情。則異。是愛者之愛心方熾。則常不問己身究有何可愛之處。但怨所愛之人不肯還愛我。有負我之盛情。而所愛之人。則謂彼愛我之人。徒有甘言而實惠不至。故亦怨之。於是友愛絕矣。

所以然者。則以愛者之動機為求樂。所愛之人之動機為求利。所求皆不遂。故也。蓋凡以樂利為交友之動機者。所期望者不能得。則友愛立即消滅。誠以其心所愛者。非彼人本身。乃其所有之物。物暫。故友愛亦不常。然而友愛之繫於品性者。則固永久不替。此說前已發之矣。見卷八第四章

復次。受物於人。而其物非我之所欲。則朋友間之嫌隙亦生。蓋所得者非其所欲。是直等於無所得耳。昔有許琴師以財物者。謂若彈愈善則酬愈厚。翌日琴師索酬。則曰。已報之以快樂矣。使快樂為二人之所

同欲。則當矣。乃若此人欲得快樂。琴師欲得財物。一已如願以償。一尙未遂所欲。則前約不能完全遵守。蓋人心所專注者。爲彼所需之一物。爲得此物。故出代價。外此千百之物。迥非所計也。

今試問恩惠之施。孰當定其價值乎。施者歟。抑受者歟。或曰。此其價值。當留待受者評定。如普羅塔果拉氏 Protagoras 希臘論辯家 之所曾行者是也。所授與生徒之知識。均命生徒各憑己見以評價。然後依所評之價受酬。不稍多取也。

准是。故人於傭工。每喜用明定工資之原則。然使有人收受工資。而以才力短絀。不能實行其所承許之工。則實於理不合。彼詭辯家之預先收費。亦勢所不得不然。蓋不預收費。則聽衆將謂其所授之知識。略無價值。而不肯納費也。故已受酬資。而不行其所當爲之事者。應受譏責。但若所應爲之事。未經明白約定。則情亦可恕。例如甲爲乙之故。而施惠於乙。則甲之所行。爲合於道德之友愛。見卷八第四章 無可非難。蓋以友朋德行。俱成於道德意志。苟欲報之。必求能與施者之道德意志相應。而後可也。又如以傳授哲學爲業之師與生。亦符此例。蓋哲學之所訓示。不可以金錢計。亦無物足以方之。故生徒之報其師。正如敬祀上帝。孝養父母。但能盡己之心力。便爲已足矣。反之。若施惠者。未嘗無圖利之心。而又曾明訂酬報之條件。則其酬報。必當與所施之價值。爲比例。經兩造承認。方合。如不克致。此則當逕由受惠者自定。酬報之輕重。此舉非特必要。且亦公平也。蓋無論受惠者所得之利益。或快樂。究爲幾何。彼以與此相等之報。

酬還予施者。則施者已得其所應得矣。此正市易之常道。各國法律。常有禁止人民自願訂立契約而復提起訴訟者。蓋既相信於始。與之訂立契約。則當信之於終。而遵守原約也。總之恩惠之價值。應由受惠者定之。其說實比。應由施惠者定之。之說爲長。蓋物主與無此物而思據有之者。其視此物之價值各不同。物乃我之所有。今將割捨以與他人。我之重視此物。固宜。然此物之價值。終應以受物之人所定者爲斷。惟當以物尙未入彼手時。對彼之價值爲標準。若其物已入彼手。則價值又變。不可據矣。物主視物重。他人視物輕。

第二章

然而待決之難題尙多也。例如人子對父之孝敬。聽從父命。其果漫無限制耶。己身患病。其將從醫之命。歟。抑猶惟父之命是遵歟。選舉將領。將投智勇之軍人之票歟。抑將投其父之票歟。又如二者不可得兼。將以己力助私交之友歟。抑助善人歟。將以所有資財先償恩我者之債歟。抑先購物以贈友歟。此類情事。以其輕重緩急。各各不同。時時變換。故處決頗非易易。但無論對於何人。尊敬不能至於無極。理固顯然。泛言之。人當先圖報恩。而後加惠於其友。正如負債者應先償債。有餘資。乃購禮物贈友也。然此義間可從權。例如某人昔嘗出資救我於匪窟中。今我應擁資坐俟某君爲匪擄去之日。奔赴以救之。或某君另索他項酬報。而我出資以償之歟。抑今先用此資贖救陷身匪窟中之吾父歟。則曰。應先救父也。是謂從權。

夫償債。吾責也。然使贈人以物。較合於義。或彼人所需較急。則寧先贈物。而後償債。蓋報施之間。每有不克得其平者。甲知乙爲有德之士。於是爲乙盡力於某事。欲乙有以報之。而乙乃視甲爲無行之棍徒。則將如之何。誠以世事複雜。至有借人之款。不如不償之爲愈者。甲信乙誠篤而貸之以金。望其必償。而乙則知甲之邪僻也。竟不欲反其金。使實情果如此。則甲之求報索償爲不得其平。若實情並非如此。而甲乙均信爲如此。則甲之所行甚合理也。

總之。人之感情及行爲。至爲複雜。故當逐事細爲辨析。而不能渾括武斷也。此意前已屢言。見卷一第一章第二段。茲當重申之云。

由上所言。凡百之人。不能一體同尊。父嚴不能無限。亦猶上帝 (Zeus) 不能享無窮之祭祀也。然如父母兄弟朋輩恩人之所求。各異。故尊之亦宜。各如其所應得。對父母則孝。對兄弟則友。與友須忠。有恩當報之類。而此正吾人日常所行者也。婚禮則邀請諸姻戚蒞止。家有喪事亦然。以諸姻戚與吾家具有一關係。非同外人也。按此言親疏厚薄。應各如其分。

中國喪服禮制之精意。亦卽此耳。

養親尤爲責所應盡。以父母實生我身。故奉養父母比養身爲尤大也。父母亦當敬如敬神。然惟其敬須有分別。敬父與敬母不同。敬父母又與敬哲人名將不同。老者及長輩。須按其年而敬之。揖讓進退。不可少也。至於朋友兄弟。則應掬誠相示。通我所有。復次。對於親族同鄉同國以及其他之人。亦宜盡我所能。

使各得其所當有。而以與我之親疏。其人之品性及其前此所施於我之事。定其厚薄。此種分別。對於同類之人。如族人與族人。但計親疏之遠近。恩人與恩人。但計恩惠之大小之類。尙易定之。對於不同類之人。如族人與恩人。與恩人與朋友之類。標準不同。則甚難。但不能以其難而遂止。仍當勉力分別之也。

第三章

又有難者。朋友品性。一旦更易。非復舊時。則彼此友誼。亦將隨之以斷絕也乎。

使友誼之動機。原於利樂。利樂盡而友誼絕。固自然之理也。蓋其所愛者利樂也。利樂不復存。則愛歇。然使其交情本由於利樂。而僞謂由於品性。是則大可詬病。前不言乎。卷八第若結交之理由與其所預擬者異。則朋友間之嫌隙生矣。

甲也自欺。以爲乙之傾心於我者。以我之品德。而在乙初無是心。則甲只足自懟耳。然使甲確係爲乙所愚。則可以作僞欺友。責乙。比世之斥僞造錢幣者。爲尤有說。蓋罪惡之有關品德者。其影響固大於銀錢小事也。

尤有進者。使以某爲善人。引爲吾友。其後乃知其爲無行之棍徒。則我仍將愛之不衰乎。然而愛非泛及之謂。惟善始爲可愛。是今愛此人。實不可也。夫惡人無可愛。亦不應愛。愛及惡人。自居下流。顯然不可愛。由於同前既言之矣。見卷八第二章

際此其將立即絕交乎。此又有不盡然者。惟彼人之惡實不可救藥。時始應絕之耳。有友陷於邪僻。則吾義當救之。救其品性。比救其財產之失。爲尤急。以品性重於財產。而與友誼之關係爲尤密也。處此而逕絕交。不能謂爲非是。今日之彼人。並非吾友。吾友既改變。而其舊日之品性不能挽回。則只有絕之而已。復次。使甲之品性。依然如故。而乙則道德日進。遠勝於甲。則乙其將仍以甲爲友耶。曰否。乙不能與甲爲友矣。二人之品德相差愈遠。則此理亦愈顯。總角之交。往往如此。蓋歲月不居。二人者。一仍童心如故。一則思想行事均爲成人。其嗜好苦樂。無有相投者。如之何而能爲友耶。彼此之間。無有同情。無同情。則固不能同居。且爲朋友。說見卷八第七章此意言之數矣。然則當待其友無殊於昔日不相識之時。二人間之感情。遂全使消滅歟。然而舊情固不可忘。篤舊亦朋友之誼。未可逕視同路人也。故於已絕之友。未可盡棄前情。僅以其人爲大惡巨慝而絕交者。始可全絕之耳。

第四章

朋友之所由起。以及友誼之特徵。其原似在於吾人對己之關係也。朋友者爲責善。爲友之故。期其日進於善。又爲友之故。而願與之共生死。此朋友之真情。有如慈母之於愛子。又友之相爭而失和者。皆如是也。又可謂凡同居。同其所欲。而苦樂相共者。是爲朋友。如同爲母者。各子女有之情是也。上言友誼之特徵。於

有德之士之自處。及凡有志向善之人之自處。皆可見之。蓋如前所言。卷三第
六章德行與有德之士。爲事物之準衡。誠以有德之士與己一致。其所欲者不違乎心。爲己之故。好善而能行善。其行善也。乃本於其天性中之智慧。卽凡人之真我是也。且人莫不愛其生。而尤愛保有思想之生。蓋生存對於善人。亦爲善事。而人固皆欲得善事。故人均欲長生存。（如上帝然）而不願喪失其一部之人格。其所欲者。要以不失今我爲定。而在人類。則思想之功能。固較他物爲更近於真我。或可謂思想卽真我。故人尤愛保其思想之生也。

若斯人者。可謂爲願與己處者矣。其爲之也樂。既樂於回念夙昔所行之善。又懷良善快樂之希望於將來。其心竊然以思。寄同情於一己之苦樂。其心視樂事常樂。苦事常苦。而不隨時轉變。故悔怨亦少。以上種種。惟有德之士之於己也能之。而其視友也同乎己。（以其友爲第二之我）故亦望其友能之。故以上或分或聚。皆可爲友道之特徵。同能具此之人。悉朋友矣。

至於人之能否與己爲友。今略論之。凡具備上言友道之二三特徵者。似皆可與己爲友。人與他人爲友。交深至極。始可與與己爲友者相比耳。然世間多惡人。若輩亦能合於上言之條件。則又何說。曰。若輩雖係惡人。然能自悅。且自以爲行善。故尙可具友道之特徵。使其人果邪僻至極。此諸條件。決不能見其蹤影矣。是故由實際言之。可云。凡惡人皆不具友道之特徵。卽不可
與爲友以惡人之本心自相衝突。所欲者與實

際所求者不同。如縱欲之人。不行有益於己之事。而但擇快樂。明知其有害而爲之。又或恇怯偷惰。知某事有益而不之行。否則兇狠暴戾。流爲極惡。逃生避世。終於自戕云。

惡人每思逃避真正之自我。而尋求遊戲羣居之伴侶。蓋當其獨處之時。不得意事紛集心中。終日羣居。遂忘之矣。其身無可愛之處。故於己亦無愛之之情。亦不復致同情於一己之苦樂。蓋其靈魂分裂散漫。自相衝突。靈魂之一部。以不行某種惡事爲痛苦。（蓋其墮落已深）而他部則視此爲樂。此部與彼部。各有趨同。南轅北轍。似欲碎裂此人之軀體者然。此言理欲交爭。內心不安之苦。又雖苦樂不能同時並存。然惡人既得快樂。過頃又大悔。引以爲苦。蓋惡人最多悔尤。故精神無寧時焉。

由此可見惡人以其身之無可愛也。對己且無友情。夫此固爲極苦之生活。故人皆應盡全力以避惡。而就德。然後方可與己爲友。由是乃可與人爲友。

第五章

善念（Goodwill）似友誼矣。然而有異也。善念之與友誼殊者。以善念可直施之於不相識之人。其人尙不知我有此善念。此義前已發之矣。卷八第二章

復次。善念與感情又殊。以感情必具濃厚之情欲。而善念則無之也。

復次。感情由積久熟習而生。善念則可起於一瞬。如觀運動競技者。吾人望其能勝。頗具同情。然決不往

助以實力。此卽善念。蓋善念起於一瞬。僅膚淺之尊敬而已。

善念可謂爲友誼之始。基猶見色而悅之。爲愛情之始。基也。人而不覺其所愛之人之美者。又何至於發生愛情。顧睇之而美。而不寤寐以思之者。未見其遂生愛也。朋友亦然。使彼此皆無善念。又何能成爲朋友。然卽具此善念。終能爲友與否。是未可知也。蓋我具此善念。不過望彼輩之得所。未必卽以實力助之。或竭誠爲之代謀也。故可謂善念爲友誼之胚胎。假以時日。使彼此熟習親密。則善念可發育滋長而成友誼。惟與以利樂爲根據之友誼迥殊。以善念決不能緣於利樂而起也。故若甲受乙惠。於是以善念向乙。以此報乙之惠。固係美事。然使甲施此惠於乙。冀將來某事得乙之助己。則甲對乙實無善意。對己則有之耳。蓋甲以欲有所求而交乙。是直非乙之友也。綜上可謂善念之起。必繫於一種道德。或善行。謂某人爲勇敢高尚。此卽善念。如上文所言。觀運動競技者是也。

第六章

同意 (Unanimity) 亦似爲友誼之徵。然而同意不過意見之一致。雖不相識之路人亦可有之。而於各種學術如天文等之理解相合者。亦不得遽謂爲同意也。如斯之同意。非友誼之徵。惟若各邦同其利害。因而同心同德。共行一種政策。此則可謂爲同意耳。

故凡於實事之見解相同者。是謂之同意。一國之人對於關係兩黨或全國人民之要政。見解悉同者。尤

當以同意稱。如一國之人。皆主張官由民選。或本國應與斯巴達聯盟。或舉畢達克氏 (Pitacus) 爲執政。而畢氏亦自首肯者。然後爲全國同意也。

然如斐尼色人 (Phoenissae) 一劇中所言

此劇係尤里比底氏所著。茲所言見該劇第五百八十六句以下一段。

伊體克里 (Teocles) 與

波里尼 (Polynices) 二人爭爲執政。

德巴斯國 Phibes

是又非同意而爲不和同意云者。非兩黨取同一之目

的而不問其爲何之義也。乃謂對於實行某事之辦法意見相同耳。如上流社會與平民。均主張國家應由才德之士治理。則皆可如願以償。是之謂同意。

故同意乃政治上之友誼。而有關於人生之利益及各種事業。如此之同意。僅可見之於有德行之人。蓋此等人處己對人。皆能諧和一致。其意志堅定。巍然不移。不似歐立蒲河 (Euphrates) 之漲落進退也。其所志者。皆公平而有益之事。而衆人之所志。又悉同也。

惡人而能同意。未之有也。正如惡人只可淺交。而不能爲朋友。蓋由各思己利。而對於公事。偷懶規避。圖得分外之財。而不欲盡一己之責。於他人之行事。則阻撓之。譏刺之。如不刻刻互相防備監視。則全局立敗。其結果。則紛爭不休。各欲正人。而不務正己焉。

第七章

施惠者每多爲受惠者之良友。而受惠者之於施惠者。則不盡然。此事甚奇。人多論之。

通常釋此以爲施惠者爲債主而受惠者爲負債人。故其情適相反。使債主一旦怛化。負債人將爲之歡欣無量。而債主則多關心於負債人之安危。故施惠者常冀受惠者之生存。而有以得其報。彼受惠之負債人對於償其所負。則固不亟亟也。

誠如此說。則伊壁伽摩氏 (Epicurus) 必曰。言此者是賤視人類也。然而人性固乃如斯。受惠而不忘者少。人皆欲受人之惠。而不願施惠於人。此實情也。

雖然。此其故蓋深種於物性。非同債主之關心負債人。蓋債主初無所愛於負債人。彼慮負債人之身安。爲可索還其債而已。人之施惠者則不然。卽審知受惠之人。絲毫不能爲吾助。亦常有愛之憐之之心。正如凡百工匠。於其所製作之物。眷愛殷切。使其物而有知者。恐愛工匠必不如是也。此情在詩人爲尤真摯。詩人愛其詩。無殊於愛其子女焉。

施惠者亦同此理。受其惠者卽爲其作品。故其愛作品也。較作品之愛作者爲尤甚。蓋以生存爲人人之所愛所欲。然而人非生養活動不能存。作者可謂爲因活動而生存。以其愛生也。故亦愛其所作之物品。作者之愛其作品。此實不易之道。蓋生生之機能。須藉方生之事。或已生成之物證之。而後顯也。由施惠者觀之。其所行事乃極高尚。故凡有緣足以顯其慷慨者。彼無不樂爲之。彼愛受惠之人。以其足以表見吾之美行也。受惠者於其高尚之行事不之覺。惟識其曾有利於我。而利之可愛可樂。固不及高尚遠矣。

追懷既往。希冀未來。以及現在之動作。皆可樂也。而最可樂。最可愛者。莫若動作之實現。因高尚之事。長存不朽。故人之施惠者。總覺其所施之惠爲永久。而受惠者只得利於一時。且高尚之行事。每一憶及。輒覺其可樂。有利益之事則不然。而未來之希冀。則適與此相反。復次。情感自動者也。而受之者則爲被動。行高尚之事。惠即施自有情感隨之而起矣。

復次。事之成於艱難者。愈覺其可愛。是故營連得資者。甚惜銀錢。而坐承祖業者。常耗巨產。受惠者。安坐享無所困擾。施惠者。則有種種艱難辛苦。故施惠者。對於此事。恒較受惠者。爲情切。正如慈母之愛子。較嚴父爲甚。以其生之養之。劬勞備至。遂益覺其爲己有。彼施惠者。亦猶是耳。

第八章

或問曰。人之愛己與愛人。應孰甚乎。

世於愛己太過之人。每斥爲「自私自利之徒」。蓋以惡人行事。常顧一己之利。其人愈惡。爲此愈甚。故爲世所譏。有德之士則不然。其行事常由高尚之動機。其人愈有德。愈益如此。行事但求有益於朋友。一己之利害如何。不之顧也。

然事實與理論常相左。夫人固宜最愛其良友。然所謂良友者。乃爲他人故。而望之爲善。卽無人知我。亦望彼爲善如故者也。此種種皆爲友誼之特徵。而於人之處己。最能見之。前所謂對人友誼之特徵。原出

於人之處己若何者是也。世俗諺語如「二人同心」「友之財物，即我所有」「友誼者平等也」「行善濟物，應由近以及遠」之類，皆足以證之。凡此皆與一己有關。人各爲己之良友，故人必先自厚愛乎己也。

以上二說均似有理，何去何從，是宜辨析，以求得其真際。吾意當先明二說中所謂「自愛」者，各何指。世之所謂「自愛」之人，乃指人之貪圖非分之錢財名譽嗜欲快樂，盡以歸己者。若輩以此諸物皆凡人之所欲，故視爲至善，傾心赴之，圖得以爲滿足。願若輩之所滿足者，其欲望感情而已。即靈魂中無理性之部分是也。世人之性行多如此。世多不善之人，故自愛成爲惡名，宜也。是故通常於自愛一辭，率用之於人之圖得非分之錢財名譽嗜欲快樂等者。至於潔身自好，不爲非義之士，則人固無詈之爲自愛者。但質言之，此人亦自私自利之徒。其自愛實較他人爲甚。彼於萬事之中，惟取其最善而使其天性中最高之部分得其所欲，聽命惟謹。即遵從理性一國家一公司以其最高之機關或人員爲代表，人亦猶是。故能愛護遵從其天性中最高之部分者，乃真能自愛之人也。

復次，所謂寡欲與縱欲者，視其人之理性是否能控制身體以爲斷。即謂理性者人也。而行之合乎理性者，方可謂爲其人自己行事。爲此出於自願者也。

由上所言人之理性，乃爲人之自體。有德之士，則愛好其理性最甚者也。而有德之士，亦即自愛之人。惟

其所從者乃理性。非感情。所求者乃高尚之事。非一己之私利。故與彼自私自利。爲世所譏之自愛之人。有天淵之別耳。

人之傾心於高尚之行者。衆皆稱贊之。使一國之人咸踴躍盡力以爲高尚之行。則國事無不舉。而人皆得獲世間最可寶貴之物。卽道德是矣。故可斷曰。善人者。儘可自私自利。以其高尚之行事。足以利己。而濟人。而惡人。則不可使之自私自利。以其順從卑劣之情。欲足以戕己而損人也。

惡人之所行者。絕非其所當行之事。二者相去極遠。有德之士之所行。卽是其所當行者。蓋理性常取最善之途趨。而善人則能服從理性者也。

有德之士。其行事常爲友爲國。甚至繼之以死。錢財名譽。以及世俗所好之物。彼皆棄而不顧。惟取高尚之行事。以歸己。彼其心以爲我所得之樂。與其久而淡。毋寧暫而濃。與其庸碌以終生。毋寧顯貴於一歲。與其勤勞一世。無所成就。毋寧一舉而博盛德。完大業。故願慷慨獨身。以赴他人之難。而自取其高尚者。以爲己也。若斯人者。可以敝屣其富。以益朋友。朋友所得者財。而彼之所得者義。大善則歸之於一己矣。其於名譽。以及爵祿亦然。俱可慷慨。以讓其友。蓋彼視如此推讓。乃爲高尚。而可讚美也。

若此者。實可稱爲有德之人。以其重高尚之行。而輕萬事也。彼且可以行善事之機會。讓與其友。蓋有時自行此事。反不若激勉其友行之之爲高尚也。

故有德之士之所以見稱。以其將高尚之行事。多歸於己也。如此而自私自利。夫何不可。惟不當如常人之爲己謀者耳。

第九章

次論有福之人究需朋友與否。

或謂人之命運佳而能自立者。固無需乎友朋。以其已具諸善故也。朋友乃第二之我。足以益我所不足。今既能自立。則無需外求。故語云「神若福我。有友何用」。

見尤里比底氏所撰
Orates 劇第六六七行。

誠哉是言。

然謂萬善皆備於有福之人。而獨不與以朋友。此實未當。夫朋友豈非身外之善之最大者耶。既謂朋友之爲善。施多於受。又謂施惠爲善人。及有德之士之所應爲。又謂助友爲善。更貴於助陌路之人。然則有德之士。固需人以助之。使爲善也。明矣。常有論人處安樂與處憂患。需朋友以何時爲最急者。意謂人處憂患。須有朋友以濟助之。而處安樂。則須有友以受其人之濟助也。又人不願一身塊然孤處。而備各善事。故謂幸運之人。可以離羣索居者。以吾觀之。亦屬謬誤。蓋人爲羣居之物。須與他人共處。是以幸運之人。以其具備諸善。必須居於社會。而與朋友及有德之士同居度日者。實較勝於與素昧平生之路人共處。故知有福之人。必需有朋友也。

然則彼謂有福之人不需友者。其義果何居乎。或謂常人之意。以爲友者對我有用者也。幸運之人。既具

諸善。則不需人助。至於朋友。雖能與彼以快樂。然彼所需之快樂亦甚微。其生已甚可樂。又須此儻來者何用。因彼不需此類朋友。遂謂其全不需有朋友也。雖然以上之說實謬。蓋福爲一種動作。卷一第六章

必須見之行事。非如財產之爲已成者也。使福在乎人生及動作中。而善人之動作。其自體爲樂而有德。

見卷一第九章。又使所謂樂者。物爲我有之謂。而察人較察己易。察人之行爲亦較察己之行爲易。則有德之士。

若相交爲朋友。實爲可樂之事。此中有二原因。其一、朋友之動作爲善。其二、友既爲彼幸運之人。如欲得善

行而使屬於己。即上所言之。必須於友朋中之善士求之。由是以言。則幸運之人亦必需此類之朋友也。

復次。世謂有福之人。其生涯必快樂。然使其人索居獨處。則苦將不勝。蓋與己爲伴。而能自強不息。甚非

易事。若與友同居。互相切磋。事較易矣。

如斯而後對於他人之動作。更能有恒。而樂亦在其中矣。幸運之人。尤應如斯。有德之士。樂德行而惡邪

僻。此如樂人聞良樂則欣悅。聞淫聲則鬱苦也。

生活於良社會中。德行可資訓練。蕭哥尼 Theognis 希臘古詩人。約生於紀元前五百四十年。亦既言之矣。

然試深察物性。則知有德之士。常頗得有德之人爲友。以善及樂均在其中。惟下等動物之生活。同於感

覺。而人則兼思想感覺二者。至於功能若何。視其動作以爲斷。功能之所恃。蓋純爲動作也。故所謂人生

不過思想感覺而已。

復次人生者既善且可樂。緣人生有定。故善而有德之士亦覺其爲善。以人生爲自然之善。故人皆樂生。然謂人生爲可樂者。非所語於邪僻墮落及痛苦之人生。以凡此皆無定故也。痛苦當俟後論。今但言人生爲善而可樂。此蓋以人皆欲生。而以有德及幸運者爲尤甚。此等人之生最幸。故其好生之心亦最強。人之視聽行動。以及他種動作。常覺有監臨其上。覺其所覺。識其所識者。生存不外覺識。故覺識也者。卽自覺自識我之生存之謂也。

然而人生之感覺。樂卽寓乎其中。蓋生卽是善。見善之存於吾身。是卽樂也。人皆欲生而善人爲尤甚。以善人知善之爲善。故樂。而其生亦善而可樂。朋友爲第二之我。故有德之士處友如其所以自處。而因人皆欲自生存。故善人亦欲其友之生存。然必自知己善。心感其樂。而後方謂人生可樂。故必知友之生存。此則非與友同居。共談共思不可。夫謂人之同居者。必係共談共思之意。非若牛馬等之同槽而食。便爲同居也。

是故幸運之人。既覺生之爲善爲樂。實爲可欲。而視友之生亦如己生。則朋友乃可欲者也。可欲者人當有之。無是則感其不足。故可斷言。欲爲有福之人。必需與有德之士爲友也。

第十章

交友當以多爲貴乎。抑取友正同招待賓客。如昔人所言「友不在多。亦不可無。」見希得德「田功與日占」之詩。過與不

及均非當乎。

交友爲得一時之利益者。以有之而不多。爲最宜。過多則酬應勞神。人壽實嫌太短。凡非吾生所需之友。等於贅瘤。且爲高尚生活之累。殊可不必交也。

交友爲使我快樂舒適者。亦不必多。此如飲食調料。用之雖少而味濃也。

然與有德之人爲友。其將多多益善乎。抑人數須有限制。如一國之民庶。不可過衆乎。十人不足以成邦。十萬人則又太多。而不可爲邦。或謂一國之戶口。不能確定。只須指明最多最少之限。惟友亦然。宜以一人所能與同居共處之人數爲限。緣同居爲友誼之特徵。而人數過多。則我無分身之術。何能遍及哉。復次。一人之朋友。亦必交相爲友。而相處以消永日。此則非多人之所可能。而欲一人寄同情於多人之苦樂。一一各如其分。是又難能。蓋各友之所遭不同。歡樂憂愁。同時並集。此人將何以自處哉。

是故人之交友。不宜極力求多。而以適於同居爲準。多則交不能篤矣。推之。愛情只能有一人享之。以愛情乃極重之友誼。一人而外。不容有此也。按古希臘所謂愛情。多指男子與男子之愛。有別。按諸實際。蓋亦如是一

人與多人相友。均爲親密之伴侶者。殊未之見。世所傳爲美談之朋友。如阿克力斯與派斗克夫拉斯是。見本誌第十三期希臘文學史。皆二人而已。

人之交遊廣。而又與任何人均親密者。實可謂之毫無朋友。至謂同國之人。皆爲朋友。此則友誼之別一

義耳。凡交遊甚廣者，可名爲能和衆之人。

人不必能卹衆。但以同國之故，亦可爲多人之友。斯固有之。惟欲與有德而善交之多人，同時爲友，則勢所不能。與有德之士爲友，得二三人，亦已足矣。

第十一章

人處安樂之時，與憂患之時，何時需友爲最亟耶？人不可一日無朋友。處憂患，則需友來助我。處安樂，則又需友與我同居，俾受我之助，而盡我好善之心焉。

是故憂患之際，尤須朋友之助。顧在安樂之時，則友誼尤可貴。以此時可尋求善人，與之同居，並助之也。憂患之際，僅見朋友之面，已足生快樂之心。中心痛苦，亦以朋友之關懷而輕減。而其所以輕減者，究因友能爲我分憂歟。抑見友之面，而吾心樂歟。抑由感彼情意之殷切歟。則尙未能明也。

痛苦所以輕減之故，今不必論。而其事實則固如此。但於朋友之至吾前，苦樂又參半也。得見朋友，樂也。而尤以憂患之時爲甚。使此友善於處事，深知我之品性，及我之苦樂之原因者，則其聲音笑貌皆足以慰我於無已也。然人不欲使他人痛苦。今見此友爲我之患難而痛苦，則我心亦戚戚矣。以故勇毅之士，身處憂患，常不願友來同當，使其心非木石。見友爲我之故而痛苦，其心實不能安也。又勇毅之士，素性不喜悲泣。故見友之來慰者，哭泣嚎啕不休，尤不能忍也。以呻吟愁歎爲慰藉之方者，僅可見悅於婦人

及懦夫。而許之爲急難之朋友耳。夫人當效勝於己者而行事。即效勇毅之士。勿同婦人懦夫。此理至明。不待言說矣。

處安樂之時。而有朋友同居度日。其事甚樂。且使友見我之善而心悅。又我之一樂也。故於此時。宜多邀朋友。來共享我之安樂。亦如施惠於人。義也。而若我之命途不佳。則寧少牽累朋友。蓋人皆有「我之苦已甚矣。」似出蘇封克里 Oedipus Tyrannus 劇第一〇六一句。之歎。更何忍以我之苦加於友乎。

若朋友有某事可以助我。在彼毫不費力。在我受惠實深。當此際。最宜邀請朋友來前。使毋失助我之機會也。君子愛人以德。我寧甘受惠。而使彼成其助友之德。此心此理。非可喻俗也。

然若朋友有難。則雖不來邀。我亦當急切以赴之。蓋助友。義也。需他人之助。而又不來求告。此種朋友。若我助之。其義尤大。如斯爲之。則兩人之行事。皆高尚而可樂。又人當亟助友。以使彼樂。不當爲己求樂。以助人之事。非難。而受惠不足稱也。顧有時人來助我。當受而不受。殊見我之孤僻。亦不可不慎也。

第十二章

相愛者相晤。其樂無以復加。雖南面王不易。蓋以愛情之起。惟賴同居共處。否則無愛情。然則朋友之所希冀。寧有較共同生活爲更甚者乎。誠以友誼實以聚會爲最要也。

復次。人之處人。當如處己。自顧己生而樂。則亦欲見友之生而樂之。同居則友愛方可見之實事。故朋友皆欲共同生活。理固宜也。

無論其對於人生之見解如何。及其樂生斯世之目的何在。人蓋無有不願與其友同居者也。故有酒友。有賭友。有習拳術運動之友。有共獵之友。有同講學論道之友。人各有其一生所最好之事。則常與此類之友同居過日。蓋既以與友共居爲樂。則當行各人所同好之事。方可共樂也。

惡人與惡人爲友。互受其害。蓋惡人性行無定。喜爲惡事。互相引誘而流於惡。有德之士相交。則能合乎道德。交愈久則德愈進。勸善規過。互受其益。蓋如昔人所言「與善人居。則亦行善」此乃蕭哥尼以能效法他人之長耳。以上討論友愛。可謂詳且盡矣。次將進而言樂。

卷十

第一章

今當進而論樂。夫人性與樂。特相適合。此所以教育青年。須以苦樂誘導之也。而養成德性。尤宜正告以樂憎之義。人生到處皆有苦樂。人則率避苦而就樂。是以欲求德行及人生之幸福。苦樂實尤有力焉。凡此種種問題。因甚重要。又爲聚訟之點。故義不應置之不論。說者有謂至善卽樂者。有反其意。謂樂乃極惡。而謂樂爲惡者。又分二類。或則確信其如此。或則以爲人性趨樂。常爲快樂之奴隸。故爲人類幸福計。應視樂爲極惡。使之反其所向。而得歸於中道也。

然余敢謂凡此所云。未當其理。蓋凡關於感情及行爲者。理論不逮事實之爲可信。是以若理論與吾人

知覺所得之事實相違。則理論不見重。而真理於焉滅矣。故如有人於此。謂樂非善。而又常孳孳求樂。則人將謂此人實乃以樂爲善而可欲者。流俗於此。未能一一辨析也。由是可見真正之理論。不惟爲知識之途徑。抑且爲人生之南針。極爲有用。以其與事實無忤。故人翕然信服。可以獎勵爲善。使明此理者。遵依行事焉。

凡此所論已足。今請進而究各種樂之學說。

第二章

尤多沙氏 (Eudoxus) 見世間萬物。無論有理性無理性。莫不以樂爲歸。因主樂卽至善之說。謂凡物之可欲者卽爲善。其可欲也愈甚。則其爲善也亦愈大。物之所向。皆集一端。則此一端乃最善者。萬物之求善。亦如其覓食然。今快樂既爲萬物均視爲善而趨向之。則快樂之爲至善明矣。

顧尤氏學說之所以見稱。初不因其說之價值。乃實因其人品格之高尙。蓋氏之性情和易。世共許爲規範也。氏之主張此說。初不欲爲提倡快樂者張目。惟以所言乃事理之真而已。氏謂就樂之反面言之。理亦可明。苦既爲人人所須避。則知樂爲人人所當欲者矣。氏又謂有物於此。人亟求之。而初非另自所圖。毫無緣故而力求之。則其物必爲極可欲者無疑。今快樂正卽如此。人際歡欣。固無有質其以何動機而樂者。樂之自體爲可欲。由是可見矣。且也。以樂加於公平節制諸善。可使諸善愈爲人重。又今加此物於

一善而愈增其善。則此物之本體亦必爲善。蓋可知也。

然如尤氏之所論。僅可證樂爲一善。而未能謂其遂勝於他善也。凡所謂善。如與他善相合。皆能使人更欲得之。柏拉圖辯樂非至善。其論證與此乃無所殊。柏氏以爲快樂之生涯。如加以謹慎之德。則更爲可欲。然所謂至善者。固不能因加他物而更增其善。則樂之非至善明矣。

然使樂非至善。則凡加以絕對之善。而能使其更可欲者。均不得爲至善矣。然則不能有所增益。而仍爲

吾人所欲者。果何物耶。吾書孜孜所求者。此安可得之耶。

指至善而言

人竟有謂善者並非萬物所欲。是直譎言耳。全世人之見解相同。自可信爲真理。彼獨好爲立異。必欲違反。全世人之見解者。其所創之新說。未必即可信也。夫如僅下等生物愛樂而惡苦。則猶可說。而凡有理性之動物皆如此。能豈全無故耶。卽在下等動物。亦有超乎其物之上之原理。謂靈魂心性之類。至極粗簡者。使之向善。特無確證耳。

卽就樂之反面立論。亦不得爲此輩解也。其說謂苦卽爲惡。樂亦不必爲善。蓋甲乙二惡可互相反。故苦樂相反。亦不害其均爲惡。且苦樂二者。均與不苦不樂之境相反。以上云云。是固然矣。然而非所語於苦樂也。如使苦樂俱惡。義應兩避。兩俱非惡。義無所避。卽有所避。亦不當生軒輊。今世人於其一則避之如惡。謂苦一則求之如善。謂樂事實昭彰。不容或誣。然則樂與苦之相反。蓋有同於善與惡矣。

復次。卽快樂非爲屬性。亦不能卽謂快樂非善。蓋德行非屬性。卽幸福亦非屬性。而皆善也。亦有謂善無等差。而樂則有之。善有定而樂無定。故樂非善者。

爲此說者。其意如謂樂有大小輕重之分。故爲無定者。則公平諸德。亦何嘗不如是。世人常云大德小德。大賢小賢。又云某人公正果敢。較諸他人。爲過之。爲不及。又行事之公平節制。亦有懸殊。豈獨快樂爲然哉。

如爲此說者之意。謂樂本無定。則亦非是。蓋樂有純雜之分也。

亞里士多德據柏拉圖之說。謂樂有純雜之分。雜樂無定。而純樂有定。柏氏說見「柏拉圖語錄」Phileas篇

復次。康健。有定者也。然亦具有等差。樂何爲而不然耶。夫康健非能盡人同其分量。卽在一。人。亦前後不齊。於一定限度之內。容有進退以及等差。而仍不失其爲康健也。推之於樂。當亦有同。

復次。反對快樂者。以善爲至圓滿。流動生發。則爲不完不滿。由是證明樂卽爲流動生發。然而其說誤矣。夫樂絕非流動。既非絕對義之宇宙運行。又非相對義之羣生萌動。此二者中皆有所謂疾徐遲速。而樂則無之。是故能速使人喜。或怒。而不能使人速喜。或速怒。喜怒固不能如行步之有遲速也。故由不樂之境。轉入樂境。或有疾徐可言。至於方樂之際。則不能有疾徐也。

至謂樂乃生發。義果何居乎。此自非甲物產生乙物之謂。乃謂樂者爲某事所生。且苦能毀樂。並無生發之可言。而亦有謂苦乃天性之缺乏。而樂乃天性之完成者。然缺乏完成。亦僅爲身體之感情耳。然則使

樂乃天性之完成。則此快樂必由於身體之完成。然而不然。故樂者實完成之際。吾人之所感而苦者。乃缺乏之際之所感。而樂究非即爲天性之完成也。

此說以樂爲完成之歷程。似根據飲食之苦樂。飲食之前。常覺有所不足。而感痛苦。既食既飲。乃覺其樂。然各種之樂。不皆如是也。如好算術者。非激於先有所苦。又感覺之樂。亦非緣於臭味聲色。以及記憶希望等。先有所病也。夫是種種者。固無缺憾。以待彌補。則果何故而認樂爲生發之歷程耶。

人又有據不合正道之樂。而斷定樂乃惡事者。可答之曰。君所舉各事。原非真可樂者也。卑鄙之人。雖或視此爲樂。顧切不可據此推論。以爲其他之人亦均謂此爲樂也。譬如物之對於病人。爲滋養。爲甘。爲苦者。對於無病之人。則不然。又如日有疾者。視物爲白色。他人則不謂爲白色也。

此中真理。可申明之曰。樂固可欲。然使其原出於不道德。則不可欲。是如賣國以求富。食苦味以求身健。皆所不可者耳。或又可云。樂之爲類。各別源出。於高尚者。不可比之於下流之樂。而欲獲正人君子之樂。必行正人君子之行。欲爲音樂家。當諳習管絃。否則未能致也。而友誼與諂媚之區別。尤可證樂之非善。且可證樂有多種。蓋朋友相交。志在於善。詔笑逢迎。所圖爲樂。故諂媚之人。恒爲世所詬病。而朋友之無所爲而爲。則爲世所稱許也。

復次。兒童遊戲至足樂。然無有願終身爲童騃。以享此樂者。可羞之事。行之雖無痛苦。亦無有願恬然行。

之者。且世間諸多之事。如觀覽、記憶、學問、德行等。雖不生樂。而亦願傾心以赴之。即謂此諸事中。自有樂趣。此層亦無關係。蓋吾人即明知其毫無可樂之處。亦仍希求之也。由此可見樂。非至善。亦非凡樂。皆爲可欲。樂之中。固有可欲者若干種。其種類來源。均與其他之樂欲即不可顯然不同也。關於苦樂諸說。可謂已敘說詳盡。

第三章

今請追溯來源。則快樂之特性。或可愈明。

夫目之察物。無所逃形。所見者罔因時異。初無所闕。而須後來生發。以企於完備者也。快樂亦正同此。渾然一體。絕不因歷時較多而更形圓滿也。

夫樂。非動也。所謂動者。既有定時。又其所志。亦有定鵠。如業建築者。造屋告成。其事亦完。所謂完成。蓋或指版築之全時而言。或則特指就竣之際也。然在時間各部。比之全體。以及各部相互之間。則非完成。蓋基礎殊於鑿柱。而是二者。又與建築全屋不同。全屋築成後。乃告完竣。然其間之基礎。以逮柱飾。僅全屋之一部。固各不得謂爲完成也。故動者。就其全部之時間論。始可云完成。而指其任何一部爲完成。蓋不可能之事。且此中各部。類別各殊也。

行步諸端。亦不異是。自此適彼。均謂之行動。然乃有飛走跳躍之別。且也。即行步而論。已異其類。就全程

言發軔終點以及每一節段各異其致。橫截一段與橫截他段亦不之同。匪獨其人橫截一段而已也。所橫截之一段且有一定之方位。又與他段異也。

動之問題已於他書

亞氏所著物理學卷三以下

詳論。在時間之任何片段中。動不但顯然俱不能完成。而且均極不完

成。蓋發軔終點種類各異也。然而樂則在時間之任何片段中。依類而言。似均完成無闕也。由是可見動與樂顯然別異。而樂乃渾然一體。完全無闕之物。

又有一理。可爲是說張目。動非有一整段之時間不可。而一瞬間之樂則已完全無闕。

夫動及生發之歷程不能謂凡物皆有。僅可剖析爲片段。而非渾然一體者。始可言此耳。則謂樂爲動及生發之歷程。其不當甚矣。察物以及數學上之一點一單位。固無生發之歷程可言。而動及生發之歷程亦絕非此。綜上所言。樂既爲渾然一體。故樂非歷程也。

第四章

夫感覺發動均有其自身之對象。感覺健全而對象又爲最高尙者。則其動作亦圓滿。以上二者蓋完全動作之特徵也。至於動作者爲感覺乎。如視聽等抑爲感官乎。如眼耳等其問題實不關重要。總之發此動作者如最健全。而其對象又爲其中之最高尙者。則其動作亦最完善。且此種動作又爲至可樂者。蓋凡百感覺以及思慮。胥各有其樂。而若動作之部分健全。其動作之對象又最高尙。則動作爲最完全。動作愈完全

則愈快樂。故此種動作爲至可樂者也。

樂可完成動作。然與健全之感覺或其對象之所以完成動作者。則有區別。此如衛生爲健康之一因。良醫亦能使人康健。二者之原因固不同也。

吾人常言悅目悅耳云云。是謂諸種感覺各自有其樂也。感官及其對象均屬上上。則其爲樂亦最鉅。使感官與所感之物兩俱健全。則凡有感覺之時。必有快樂存焉。

顧所謂樂足完成動作者。非謂樂乃感官主感覺所具有之性質或資格。乃謂樂係後加之物。使感覺益趨

完美者耳。譬如壯歲之人而膚色美如少年。此美乃外鑠之美。非壯歲之人必有是也。

故使思想感覺之對象及評判審慮之機能均健全無缺。則動作一起。樂卽隨之矣。蓋若能所之關係不易。此固自然之結果也。

然則人之感受快樂不能長久不斷者。果何故歟。是蓋由於倦怠耳。夫人不能動作不止。動作既止。樂亦隨之。二者固常相伴而來者也。此所以凡事新嘗則樂。歷時漸久。樂亦漸殺。蓋始則智慧突起。應付此物極爲強烈。猶之初見一人。諦觀其面。以求認識也。迄於後來。動作不如是之強烈。奄奄終止。而樂遂歸於衰歇矣。

人皆愛生。故人當無不嗜樂。然而人生者。卽動作之一種也。人生動作之範圍及方法。各以其心之所好

定之。是以樂人聞樂，所以習其耳。學人潛思，所以訓其智也。然而樂可以完成動作，故亦可完成人生。生乃人之所欲者也。樂既可以完成人生而生，又爲人之所欲。則人之求樂，實當於理也。

第五章

至於吾人是否爲樂而欲生，抑乃爲生而求樂，暫可存而不論。夫無行則無樂，而樂又可以益行，是可見樂之與生，蓋不可分離者也。

物類之各異者，須以異類之物完成之。故使上說爲然，則可見樂之爲類各異矣。凡自然之物，如禽獸樹木，人爲之物，如繪畫造像屋宇傢具等，莫不如此。准是，異類之能力，亦以異類之物完成之。而心靈之樂與感覺之樂殊科，又其每類之中，亦各不同。因之，完成之之樂，亦非相同者。

既知樂與所完成之動作常相密聯，亦可見此理也。每種動作以有特殊之樂，而動作愈奮，蓋使其動作可樂，則判斷正確，成績良好。如性喜研究幾何學者，必可爲幾何學家。於幾何學上各問題，所知亦較他人爲審。性喜音樂建築等者亦然。其能有所進步，蓋以其特好之也。樂可助動作之增進。凡可使一物增進者，輒與密聯。故物爲類果殊，則與之密聯之物，亦必各自不同也。

此於一動作所生之樂，足爲他動作之障。尤可見之。好音樂者，一聆簫管嗷嘈之聲，即悠然神往，不復欲

聽辯說。蓋此時玩弄管弦。其爲樂遠勝於心所不欲而爲之他事。故管弦之樂。可以滅止其辯論之動作。凡於同時而兼爲二事者。所得結果。均與此無毫釐之異。所較好之事。每排斥他事。若好之特甚。則彼事之動作。完全休止矣。是故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心不之屬。遂驚於他。梨園中伶工演唱惡劣。則觀衆羣食果餌以消遣。亦緣此耳。

每一動作之專有之樂。能使此種動作益臻精細。歷時久而成績良。而他類之樂。則足以害之。故知樂之類別。實甚懸絕矣。進而言之。異類之樂。與動作悖者。其爲害。與此類之苦相同。蓋苦與動作同類者。足使動作止息。如人方作字。沈思而感其痛苦。卽將不復書。不復思矣。

是故苦樂之與一動作相應者。其效乃相反。所謂相應者。就動作本體所得之結果言之也。然上文謂異類之樂。其爲害乃與苦同。足以停止動作。所謂異途而同歸是也。

復次。動作有善惡之別。善者可欲。惡者不可欲。亦有非善非惡者。而每種動作各有其特殊之樂。故樂亦有喜惡之別。善行之樂。善而可欲。惡行之樂。惡而當拒。高尚之欲可嘉。卑下之欲可鄙。惟各種快樂之附於動作者。較欲望爲專。蓋論時論性。欲望皆與動作有別。在時間上。欲望居於動作先。在性質上。欲望自體完全。而論時。則快樂與動作密相關連。論性。則快樂與動作至難分別。至有謂快樂與動作爲一物者云。

然快樂似與思想及感覺不同。此乃當然之理。但不能分辨之人。則疑快樂與思想感覺爲一物焉。

動作既異。樂亦如之。以其純潔言。視覺與觸覺異。或竟高出其上。聽及嗅覺則高於味覺。故其所樂亦因而異。智慧之樂。異於五官之感覺之樂。或且高出其上。而智慧之樂。與五官感覺之樂。又各自不同也。樂存於動作中。每一生物。各有特殊之機能。則亦各有其樂。分別察之。顯而易見。犬馬之樂。並與人異。故海拉克利圖氏云。「有驢於此。甯取芻秣而舍黃金。芻秣之於驢。其樂固大於金也。」

萬物之類既殊。所樂因亦有別。然則謂物之同者。其樂亦當相同。說宜當於理矣。然而其中。乃有大別。他物姑不論。人即如是。是故同一物也。有得之而樂者。有緣之而苦者。或則視爲可憎。或則謂爲可愛。如物之味甜者。即是患瘡之人。與無疾者。所嘗不同。或謂爲甘。或則云否。又平常人以爲熱者。病人不以爲其熱。推之其他。要皆如是。

然是種種。皆以有德之人所見者爲真切。藉令此說不誤。德行及善人。實爲萬物之準。衡則惟善人所視。以爲樂者。乃得稱爲真樂。足以使善人驩愉者。乃真爲可樂也。然人之品類不齊。良莠互異。故雖非善人之所好。他人乃樂之不疲。無足異也。然除此等下愚邪僻。流連荒亡之輩而外。固無謂此事爲可樂者。是以知其言之不足信也。

是故除無可救藥之人而外。樂之中。雜以羞恥之事者。不得謂爲樂也。然就良善之快樂言之。所謂人類正當之樂。其性質究何如乎。此問也。試於動作一加討究。即可瞭然。蓋動作可以生樂也。凡屬最完善。最

幸運之人之動作無論其爲一爲多要之惟樂之足以完成此種動作而後乃可稱爲人類真正之樂。外此之樂與動作雖皆號爲人類之樂實甚勉強者也。

第六章

今於德行友愛及快樂既各加以闡究幸福亦當約畧論及。因前已言幸福爲人類之目的。二卷一第述此之始當撮敘以前所說之大畧庶免冗蔓。

前謂幸福非道德狀態。使幸福而爲道德狀態則人如終身甜睡或作植物之生活或一生在憂患之中者皆可謂之有幸福矣。吾人既不以是說爲然而必如前所云以幸福爲動作。見卷一第六章且動作如非其爲工具因而可欲則必其自體有可欲者在是則幸福者必屬於自體可欲之動作。非僅一種工具以致他物者蓋幸福乃最自足者也。

復次動作以外別無所望則該動作之自體爲可欲矣。道德之行爲正卽如此。蓋高尚合德之行事其自體卽爲可欲者也。但推之娛樂似亦如是。人於娛樂初不以之爲工具以達任何目的。蓋以娛樂每足令人喪身耗財有百害而無一利也。而世俗所號爲有福者不過其人享有此種娛樂耳。故如昏暴之君惟圖逍遙歡樂以遣時日。聰明便給之徒能窺其喜怒之情就其所求者而多方以樂之。此所以慧黠者輒得寵於昏暴之君焉。

居高位者恒以餘暇從事於此種娛樂。故世俗遂視之爲幸福。但此輩固不足爲標準也。因高位初不足爲德智之保證。而合乎道義之動作則非具有德智之人莫能辦。人之生來未享純潔廣大之樂者。輒溺於肉體之慾。然遂謂肉體之慾爲可欲。則大不可。蓋卽孩提之童亦每以彼所尊重者爲最高而且美。是故成人與孩提之童。惟其所尊重者不同而已。善人惡人之別亦正如是云。

惟有德之士所視以爲尊貴可樂者。始真爲尊貴可樂。是說蓋已反復言之矣。然人俱以動作與己德不悖者爲最可希求。故有德之士自以動作之與德合者爲最可希求者也。

是故娛樂決非幸福。若謂人生之目的爲嬉戲佚樂而勞苦終身。只爲娛其一己起見。此實似是而非之論也。夫惟福爲最完美。福爲最後目的。福外萬事萬物皆用以致他物之工具耳。

爲娛樂而至感煩苦。非爲大愚卽屬幼稚。然如安納克西氏 (Anacharis)

古塞種 (Scythia) 王族。紀元前五

著稱於時。歸國後爲其兄所殺。

所云人之娛樂。若其旨在爲莊敬之預備。則亦甚當。如斯之娛樂。乃弛放休息也。人不能

永久勞苦弗息。是以娛樂不可廢也。

然而弛放休息。非究竟也。吾人樂之。乃以之爲達到動作之方法耳。願有福之人生。卽爲合乎道德之人。生且必爲恭敬莊肅而絕非僅以娛樂爲事者。人而恭敬莊肅所行之事。自能合於道德。而高出於衆所輕鄙。以爲笑樂之事。又人之最善之部分。或善人之動作。自亦較合於道德。然動作之較善者。必更爲有

福而高尙。夫縱身體之樂。無論奴隸及士夫。人人皆能之。但奴隸則無人謂其爲正當之生活。及能享幸福者。蓋幸福者。非卽上述之娛樂。而爲合乎道德之動作也。

第七章

使福卽爲道德動作。則可謂其爲至德之動作。亦可謂爲吾人天性中至善部分之動作。顧無論其是否理性或他部。要之總應當治理人之一切動作。且以其自身高尙。故能識高尙之事物。此部分之動作。如合於其特殊之德。則可有完全之幸福。

如上所述。則幸福爲玄想之動作。卽動作之取思考之方式者也。亞氏所云如上所述。未知所指。惟卷六所此

與前所辯說。以及真理皆可吻合。夫直覺理性爲最高之機能。直覺理性所涉及者。亦卽爲最高之事物。是以玄想亦爲至上之動作也。動作能綿延最久者。亦以玄想爲最。是蓋以人之思慮固較百行爲易久耳。又謂樂爲福之要素。合德之樂。亦無有逾於智慧之動作。及哲理之深思者。而哲學所具之樂。最爲純潔不移。則謂具有知識之人。其樂遠勝於求真理而未得者。實有當於理矣。

自足亦爲玄想動作之要性。賢正之人。皆須得生活之所必需。既備乎此。則公平之人。又當得人。以施其公平。節制果敢之人。所需皆同此。然而賢者。則可獨運玄思。其賢愈甚。則愈能爲此。如有同志之人。相共切磋。固佳。卽令無之。彼亦能愉然自足。不爲物累云。

凡百道德動作皆可於其外別有所得。惟玄想動作則不然。玄想而外別無所有。是故動作之自身爲可愛者。惟此而已。

復次。從事戰爭所以謀享和平。而吾人辛勤勞忙。其志則在安居閒暇。是以閒暇於福蓋不可闕。然實用之德。其動作見於戰爭及政事者。似與閒暇互不相容。吾人戰爭絕無因欲戰而戰者。其所以戰恒必另有目的。苟有人但以流血爲快。以使友好變爲仇讐者。則衆將目之爲屠伯矣。而政治家之行事亦與閒暇不相容。此輩於政治而外。尚有遠大之志向。卽爲謀一己以及國民之權利幸福威望。此與政治行動有殊。就吾人之所考察。蓋截然另爲一物者也。

如上所言。政治軍事爲甚光榮偉大之道德行動。而與閒暇不能相容。一也。人之從事者。非爲政治軍事之本身。而別有所志。二也。直覺理性之動作。主於思慮。故莊敬而高尚。且於其本身而外。別無所志。而自有其特殊之樂。三也。而此樂復足以完成其動作。四也。綜此數者。則閒暇自足了無倦怠。以及其他諸端。可爲幸福之特徵者。皆可於直覺理性之動作中見之。有此動作之人生。而且長壽。則爲人類完全之幸福。然而此種生活對於人類未免過佳。其能享受此種生活。初非因於人性之德。必以有神聖之德。蘊乎內耳。亞氏謂理性爲神聖的。不朽的。而直覺理性之動作。其高出於他種動作者。亦視此神聖之德之高出於人性中物質之部分。以爲比例也。

理性比之人類天性之其他部分。既爲神聖。則合於理性之生活亦必較一般之生活爲勝。乃世人常謂人之思想應準乎人性。不可太高。此實不然。蓋人當盡其力之所能及。以求不朽。以使其生活合乎己之天性中最高尚之部分。因此部分在形質上雖渺不足稱。而其威力德望固遠勝於其他各部分焉。人之真我。卽其最高之部分。故理性卽人之真我。謂人不欲爲一己真正之生活而欲效他物之生活。決無此理。意謂從德行善。乃順乎人之天性。前謂人之所專有者。獨具者對於此人爲最佳最樂。今謂人之真我。若同禽獸之行。是逆乎其本性者。我乃其理性。則合於理性之生活。自必爲最佳最樂者矣。此亦卽最有幸福之人生也。

第八章

合乎理性以外其他諸德之生活。亦可云具有幸福。然皆不如玄想生活之幸福之大。以此種動作皆繫於人。而不由於人性中神聖之德也。人與人相往還。如能遵約守信。行事入情合禮。互相裨益。則其間亦可表見其公平勇敢諸德。然此種種行爲。胥屬人事也。而實用之德。似爲身體組織之結果。且與情感有密切之關係。復次。權術之原理。由實用之德而定。而行事之正直。則視權術而定。故權術與實用之德關係密切。兩不可離。然以實用之德與感情不可分離。故必與人性中之物質部分有關。而人性中之物質部分。其德固屬於人而非神聖也。人生與此諸德合者亦然。幸福與之合者亦然。然理性之生活。其幸福與感情毫無關係。（此層今不細論）其於外緣。比之實踐之德。所需較微。政客

致力於其身體及身體上之佚樂。常視哲學家爲甚。惟此種差別。無關大體。因此兩種人皆須維持生活。然就其動作論之。則有大別矣。博施濟衆者。需財以行惠。公正之士。則需錢以報恩。蓋志願必須見之行事。乃爲可信。否則不公正之人亦可以公正自詡矣。果敢之士。欲爲義舉。必須有堅強之體魄。節制之人。亦需有其自由。蓋不如是。則其德性無由表現也。而理性動作。則除本身而外。無所需要也。

道德行爲。涵有動機與實行二事。試問其真足以決定德行者爲何。動機歟。抑實行歟。欲德行之完成。此二者不能偏廢。固甚明顯。然行爲之條件匪一。行愈偉大高尚者。其條件亦愈多也。

但在玄想。則不需此諸條件。至少就動作而言。必是如此。此諸條件。不惟非所需。且實足爲玄想之障。然人之欲爲德行者。以其生而爲人。且棲息於社會中也。而欲爲人之生活。則凡是諸件。在所必需矣。

全福之爲玄想動作。由下所申論。可以見之。吾人思及神明。輒謂神之福運俱臻上上。然究將以何種動作屬之乎。謂其動作爲公平耶。則神而亦有契約償款積儲諸事。寧非滑稽。將謂其動作爲果敢耶。則神其果于冒險難。以殉名歟。以其動作爲博施濟衆耶。則神之財果將誰施乎。而謂神乃有貨幣一類之物。是又荒誕無稽者也。復次。謂其動作爲節制。將何若乎。然神者。了無庸念。擾雜其心者也。今贊其能節制。是辱之矣。由此推及他德。則可見任何實用道德動作。施之於神。皆成爲瑣微無足道者也。

然而世皆以神爲永生不息。則自當有其動作。決不如恩德明 *Endymion* 古希臘美少年。爲嫦娥 (Diana) 所愛。悅故以術令之永永酣睡。以長

保其美云。之酣睡也。今神既長生而無所動作。又無生發所餘者。玄想而外。尚存何物。是故神明之動作。以致至上之幸福者。必爲玄想。誠如是。則人類之行。與玄想最近者。亦將爲最能獲福者矣。

禽獸絲毫不能爲玄想之事。故無所謂福。尤足爲此理之明證。神之終生。既運佳而多福。則人之生果有似其玄想動作者。亦必多福。然而禽獸罔能爲玄想。故禽獸蓋無獲福者也。

幸福可謂與玄想同。在人之玄想之力愈偉。則福亦愈鉅。玄想自體。即可寶貴。故其福非由偶然。盡得力於玄想。是以福必爲一種玄想也。

第九章

人類既具人性。自有待於外境之豐裕。其天性不能自足於玄想。因其尙需康強之軀體。以及飲食供養諸事也。顧不可以佳運有待於外來之善。遂謂世間有無數種類紛繁之善。爲福所不可闕者也。夫自足與道德動作。皆不可太過。故雖非雄長海陸之霸主。亦可以爲高行。則以境遇之不豐。不畜者。最能令人之動作與德合也。此蓋顯然可見。山野下士。每可依仁由義。過於居高位者。德之所需。僅求足用而止。德能恒動不息。則其人生即可有福矣。梭倫嘗曰：「有福之人。雖外境甚不豐。亦能爲高尚之行。而其生則節制自好。不逾規矩者也。」亞氏此處所引。當即希羅多德之言。書卷一第三十章所載梭倫之言。斯言頗當。人固有資用幾於匱乏。而能盡其責者矣。安納撒哥拉氏（Anaxagoras）亦不以福人爲有權勢而多財。氏謂俗眼即見福人。亦莫之識。

是無足異。世間斷制。純取外表。其有非顯於外者。自無所知也。

然則哲學家之見解。與吾說合矣。哲人之意見。自當信從。然人生實事。乃最高權力。足驗真理。以上所述之原則。如其與人生實際相合而無忤。則應遵依之。不合則視爲空談可耳。

復次。人之行動。受理性之引導。又極力發揮其理性。而其精神。又爲最合理者。此人必最爲神所愛。蓋果如世俗所傳。人間萬事。神皆予以呵護。則其所最愛者。必爲與神關係最密而最上之理性。人能尊愛理性。而習爲高尚動作者。神自當有以酬其善也。

凡此諸事。智者顯最具之。故智者最爲神所愛。而亦可謂爲最有福。然則謂智者爲最有福。茲又另得一理由矣。

第十章

諺令上來所述。如德行、如友愛、如快樂諸端。均非謬誤。則本書之目的。卽已達歟。抑如古諺所云。實踐之事。其終局不爲玄想知識。而在行爲耶。夫明於德性。非卽足也。必亟求具有此德性。努力實行之。多方以進於善。乃爲有成耳。

使理論自身。卽足致人於善。則如蕭哥尼 (Theognis)

註見前

所云。應受種種美報。而吾人且義應予之。

矣。然驗之實際。理論之力。雖可激勵心胸。業已開拓之青年。雖可使慷慨而企慕高尚之靈魂。歸依道德。

而欲使常人奮起以爲驚人之義舉則不可能以常人之行事非動於義也乃有所懼也其不爲惡者非有所恥乃畏刑罰也蓋其生活既以感情爲主故但求其特嗜之快樂思如何而可以得此快樂於苦則避之惟恐不及至於何者爲高尚之真樂則從未親嘗滋味故亦不思及人而如斯區區空言辯說何足以轉移之乎品性既定欲憑辯說以轉移之亦已難矣是惟有利用各種成德之方竭力藥治冀其於德稍有所得耳。

或謂人之致於善有天生者有成於習慣者有由於教育之功者。按此即中勝所謂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

夫天賦匪人力所得而爲天與之惠得之者惟命運極佳之人而理性與教育亦非盡有效故以習慣之功爲最大學者之心性必先於好惡之間習養得其正如土地必培養乃可下種然人生爲感情所左右者每輕蔑理性之箴規或竟不識理性如是欲其向善如之何其可乎蓋感情絕不聽從理性而惟力是服也是其道當先培植一好高尚惡下流而近於德之品性實不可缺然而人苟非長養於禮法之中則欲其自幼卽趨向於德此豈易事緣能節制而有恒之生活爲一般人所不喜而幼童尤甚是故幼童之生活及行事應範之以法蓋人如習於法即規矩則固不以爲苦也。

然而幼時之養育教導皆得其正猶未足也必須養成其習慣使其既爲成人亦能行軌於正又需有種種法律規矩宣示人生之義務命人以所當行蓋常人行事悉由逼迫而然非緣理性由畏刑罰而非樂

道德也。

準是。故立法之士。一面須宣示德爲可貴。勸誘爲善。俾已薰陶於德行之中者。更爲勉勵。一面遇有抗不遵命。行趨下流者。則當科之以罰。其不可救藥者。竟決然屏絕。放逐之。如是則循規蹈矩之君子。可惟理性之是從。而彼小人之惟志於樂者。則苦隨之至。如負載之牛馬。動需鞭笞。或且謂刑罰所用之苦。應特與其所愛之樂相反。乃爲有力也。

如上所言。人之欲爲善人者。應受高尚之保育。依仁由義。絕不自動或被動以爲惡。此項效果。僅可於准理性以行事。依威力以訓諫者。乃得之耳。

世間除王者而外。卽爲人父。亦無此力及強迫之權也。但法律則由理性及智慮造成。故具有強迫之力。是以人有強忤吾意者。雖知其甚當。吾心亦厭惡之。然於法律之堅主道德。則吾不覺其苦焉。

對於國民之生活及行事。加以管理。惟斯巴達等數邦之立法家。曾一行之耳。其他各邦。大都漠然。視此人之生活。隨其自擇。如單眼王然。「刑于妻子」而已耳。荷馬所述單眼王之生活。見奧德西卷九第一句。亞氏書中常及此事。

凡國家對於此事。極當加以管理。但行之須當。且於須有權。使見諸實行。然若政府力不及此。毫不注意。則凡爲國民者。應自謀勸導。其子女朋友。進德之方。實屬義不容辭。卽力不及。亦當常存此志也。按顧亭

下與亡。匹夫有責。乃指人心風俗道德而言。正即此處所言之意也。編者註。

徵之前述。若明於法律之原理。尤可勝任愉快。誠以管理一國。託之於

法。法合於德。其行自佳。至其是否爲成文法。又其爲物。僅適於個人之教育。抑並宜於羣衆。可置不論。此於音樂體操諸種學術。均可見之也。夫在一國。既以法律及風俗爲最高。故在一家之中。以父母之教訓。及省尙爲最重。蓋父之位爲最尊。其施惠於全家之人之能力。亦爲最大。而一家之人自始卽愛敬其父也。

復次。隨人而施教。其法實比定立一種教育方法。用之於百千學生者爲勝。

按亞氏之意。在推究每一學生之品性。而日助之進德。與今學生

主張簡性教育。專從學生之感情興趣。泛濫無歸者不同。是宜審辨。孔子之教門徒。其法其言。亦隨人而異。斯則與亞里士多德相合者也。編者註。

此如患熱病者。固應靜攝。且禁飲食。然

其間容有例外。又如拳師授徒。亦當因人而異其式耳。

由是可見。推究各人之品性。乃爲完成箇人教育之良法。各人之品性既明。自可因材施教。然凡百學術。所究。乃在通則。故若能洞明。應用於全世之人。或一團體之人。之通則。則無論其爲醫藥體操等科。逐事而施。隨人而用。必可奏效。而無失。然卽無科學知識。而其人對於某種事項。曾詳細觀察。經驗豐富。確知用此方法。必得如彼之結果者。固亦可辦理。特殊之事。而收功。如世間醫生。常有能專治一病。而見神效者。惟於他病。則莫之能治耳。

科學所治爲通則。是以人欲於藝術。玄想。有所成就。宜先就通則。竭力熟習。而欲提高人之道德者。必當通悉立法之原則。因法律固爲促人爲善之自然方法也。凡須苦心經營之術藝。如醫術等。均非人人所

能爲。僅具有此項知識者能之。教育亦然。教育之目的。在使來學者均能悉心向善。茲事豈人人所能爲者哉。惟深知立法之意者能之。

然則立法之原理。從何處學之。以何方法學之。應爲吾人依次所當論究者矣。夫立法一事。顯爲政治學之一部。則此事似宜就今世之政治家學之。然政治學與其他各種學科有別。醫士畫師之流。以藝施教。而其身又能實行。作畫治病。是其所長。而在政治學。則殷殷教誨者。爲詭辯家。而實行者。乃屬在位握權之政治家。其處理政務。純憑才能及經驗。而不由學理及知識。其對於政事。從不與人談論。亦不著書立說。雖有進於草擬議會之演說辭。亦不爲也。其子若姪。亦未見因其教導之功。而成爲政治家者。使其果具教人之才能。則必爲此無疑。蓋其施大惠於國中。存遺念於親友。甯有過於傳其心得。造成繼武之大政治家者。而彼亦不爲之。實以其不能也。故政治家不能教人以政術。然經驗甚爲有用。非然者。卽諳習政治。亦不能爲政治家矣。故欲明政治者。經驗學理固當並重也。

至彼濫用其業以教人之詭辯家。決不能教人成爲政治家。蓋其於政治學之範圍及性質。實了無所知也。非然者。何至惟騁辭說。以政治學下比於修辭學。又以爲勒定法典。只須搜集人所盛稱之各種法律。而彙編之。卽可成事。且謂就其中選擇一種良法。其事甚易。而不知此舉固需智慧。而立法之需慎思明辨。初不減於音樂等藝術也。蓋惟深通一種藝術之人。方能審辨作品之優劣。諳悉創作之技術。并知其

應如何配合。而在素鮮經驗之士。則如驟覩一畫。稍能辨其美惡。卽已自覺其甚難而可喜。夫法律固亦政治學中之藝術作品也。然則安有僅事搜羅法律。卽可號爲能勒定法典。裁決良法者乎。醫書所述。不但診病之法。且備列各種方案。依據體氣。條分類析。隨所宜而用之。必可愈人之病。然徒誦習醫書。未見其能爲良醫也。深於醫道者。誦讀醫書。爲益至鉅。不明醫理者。則無所用之。故法律之搜輯。政體之比較。對於能判決是非。且明其用者。固頗有裨。然使心理上乏適當之陶鑄者。視此雖可明其大意。而終不能得正當之判決。惟偶爾觸機暗合。則亦有之耳。

前人於立法一事。既未研究。故吾今擬自爲之。且如能研究政治學之全部。亞氏於是爲其「政治學」一書。作一先導。是書之刊行。蓋在倫理學之後。則人生哲學可以完成矣。

政治學書中。首當申述前人之學說。明其特見。然後就所搜輯之各種憲法。以推究各邦各種政體所以存廢。及其善不善之故。由是則可知各種政體中。何者爲最善。行此政體。以何道爲良。其法律習俗若何。皆不難明矣。

(全書已完)

文苑

文錄

祭康南海先生文

梁啟超

惟孔子卒後二千四百有五年。歲次丁卯。二月二十八日甲子。先師南海先生沒於山東之青島。越三月十六日辛巳。受業弟子梁啟超等。爲位而哭於京師宣武城南畿輔先哲祠之不朽堂。既薦生芻奠清醑。乃長號而告於其靈曰。嗚呼。吾師視中國如命。而今也。國則不綱。吾師以孔子之道爲己任。而今也。道則淪胥以亡。師吞淚泣血。摧肝斷腸。視天夢夢。扣地茫茫。既纓冠之弗可救。乃披髮而遜於大荒。師乎師乎。其將一瞑不復視耶。毋亦縹馬反顧。掩涕而旁皇。惟師以天縱之資。當道喪之運。齊百家以折衷。執聖權而宅俊。雖游心於無垠。終明志於不忍。思託古以改制作新民而邁進。爰有奇書。書曰大同。察世患之所自始。哀民艱之不可終窮。謂一切惡業皆起於自私。其救之之道在廓天下而爲公。貨惡棄地而不必藏。諸己力惡不出而恥以自澤。其躬家之名不立。則誰獨親其親。而子其子。國之界不存。則安有溝池城郭以爭長。雄師以謂是孔子所有志未逮。後之善治者舍此其莫從。覃思淵微。闢境蠶叢。籀創其條理。究極其始終。經十年之斟酌損益。乃泐爲一編。以詔羣蒙。凡今世學子。稗販相詫之新說。皆我師三十年前所嘗瞑索而精礪。非我今日始作此語。其書之散佈人間者固早已如日月之麗空。願師以爲理想。可懸。

鵠於極高而推行必取次於條貫。春秋雖所以致太平而託始乃在於撥亂。若芻狗羣生以自爲功。其心術先自不可道。況嘯聚莠民以徼功名。其去致治之道抑更遠。是故怵然於破壞之不可以嘗試。而常思別運心力以弭消禍變。桓桓德宗。帝中之英。發憤國恥。旁求賢良。吾師受特達之知。奮草茅以陟廟堂。上書痛哭。前席慨慷。謂瓜分迫於日睫。非維新無以自強。帝遽動容。舉國從將。繫百日之施設。實宏遠而周詳。強鄰動色以相告。民氣蹈厲而發皇。天不厭亂。變在蕭牆。牝雞跋扈。應龍摧藏。師播越於外者十有六年。艱難險阻之備嘗。國命日蹙。清乃先亡。曾墜日之不可挽。指虞淵而茫茫。雖驟起而卒蹶。後有作新中國史者。終不得不以戊戌爲第一章。斯萬世之公論。匪吾黨之阿揚。復辟之役。世多以此爲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雖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師之所以自處者。豈曰不得其正。思報先帝之知於地下。則於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辭巢貞松不以歲寒。改性甯冒天下之不韙。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師之所以大過人。抑亦人紀之所攸託。命任少年之喜謗。今蓋棺而論定。嗚呼哀哉。今復何言。狐狸入室。虎狼在門。同氣攘臂以日相斫。各倚狡敵以爲之俛魂。萬方一概。八表同昏。魑魅舞於白晝。石民呻於覆盆。僻壤則荆杞生村落。戰區則白骨蔽平原。縱有什一之子遺。亦將爲待刳之孤豚。凡此慘象。皆我師二十年前所懸記。大聲疾呼而莫之或聞。今大亂方作。始耳他日遷流所屆。曾不知其垠。師乎。師乎。其何能瞑於九原。嗚呼哀哉。先後一月間耳。方介師之壽。旋執師之喪。瞻晷度之昭回。信

人命之不常。以師智周萬物。道協天行。一瞬息間往返於諸天者。不知幾千百度。久遊戲以馳翔。彼生死一屈伸臂。豈足以攫至人之所藏。況爲一大事出世。事已則宜返其鄉。諸漏已盡。不受後有。奚戀乎末次報身之一皮囊。死期乃師所預定。吾儕於曼宣書中。已審其端詳。示疾僅五日。實等於無疾而坐亡。知大慧之解脫。非凡夫之所可計量。但悲仰於山頽而木壞。兮其孰能不摧動乎。中腸嗚呼哀哉。去年八月。師來我撫。一一執手。以相勞苦。德容溫語。歷歷在睹。豈期從此一別如雨。雨落不上天。人去無見期。昨夢見顏色。非復平生時。悵干戈之滿眼。欲奔喪而嶮崎。並憑棺而不逮。空臨風而淚滋。薦春蘭兮秋菊。靈之格兮歆斯。嗚呼哀哉尙饗。

曾剛父詩集序

梁啟超

剛父之詩。凡三變。早年近體。宗玉溪。古體。宗大謝。峻潔。迥麗。芳馨。悱惻。時作幽咽。淒斷之聲。使讀者醺醺如醉。中年以降。取徑宛陵。摩壘后山。斲彫爲樸。能皺能折。能瘦能澀。然而腴思中含勁氣。潛注異乎貌襲。江西以獐熊向人者矣。及其晚歲。直湊淵微妙契。自然神與境會。所得往往入陶柳聖處。生平於詩不苟作。作必備極錘鍊。鍊辭之功。什二三。鍊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於無復可洗伐。而猶若未鑿所存者。則光晶炯炯。驚心動魄。一字而千金也。故爲詩數十年。而手自寫定者。僅此。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善讀剛父詩者。蓋可以想其爲人。抑得其爲人。然後其所以爲詩者。乃益可見也。剛父與物無競。而律

己最嚴。自出處大節。乃至一話一言之細。靡不以先民爲之。法程從不肯藉口於俗人所卽安者。降格焉。以自恕。其於事有所不爲也。於其所當爲及所可爲者。則爲之不厭。且常精力彌滿。以赴之。以求其事之止於至善。不屑不潔。其天性也。顧未嘗立厓岸焉。以翹異於衆。而世俗之穢累。自不足以入之。其擇友至嚴峻。非心所期許者。弗與親也。其所親者。則摯愛久敬。如其處父母昆弟之間者。然壹以真性情相見。當其盛年。鞅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貳。歷二紀餘。綜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辦。蓋在清之季。諳悉食貨掌故。能究極其利病癥結者。舍剛父無第二人焉。及清鼎潛移。則於遜位詔書未下之前一日。毅然致其仕而去。蓋稍一濡滯。忽已處於致無可致之地。燭先機以自潔。如彼其明決也。鼎革之際。神姦張毅以弄一世才智之士。彼固夙知剛父。則百計思所以糜之。剛父不惡而嚴。異詞自免。而凜然示之以不可辱。自剛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旣一介不取。且常以所儉蓄者。周卹嫻族。急朋友之難。故去官則無復餘財。以自活。剛父泊然安之。斥賣其所藏圖籍書畫陶瓦之屬。以易米。往往不宿飽而斗室高歌。聲出金石。不怨不尤。不歆不畔者十五年。嗚呼。剛父之所蘊蓄。以發而爲詩者。其本原略如此。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喻此志也。可以讀剛父之詩矣。剛父長余六歲。其舉鄉試於余爲同年。余計偕京師。日與剛父游。時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館共住。每淪茗談藝。達夜分爲常。春秋佳日。輒策蹇並轡出郊外。攬翠微潭柘之勝。謂此樂非襁褓子所能曉也。甲午喪師後。各憂傷憔悴。一夕對月坐。

碧雲寺門之石橋語國事。相抱啜泣。既而余南歸。剛父送以詩曰。前路殘春亦可惜。柳條藤蔓有啼鶯。又曰。他年獨自親調馬。愁見山花故故紅。念亂傷離惻然若。不能爲懷也。余亡命十餘年而歸。歸後屬值世難。不數數相見。剛父雖謝客。顧以余爲未汨於世俗也。視之日益親。去歲七月。剛父六十生日。余造焉。甫就坐。則出一卷相屬曰。手所寫詩。子爲我定之。余新病初起。療於海濱。懼轉徙遺失。則曰。願以歸後卒讀而有所論列。歸則剛父病已深。不復能相譚笑矣。剛父既歿。余與葉玉虎暨二三故舊。襄治其喪。玉虎曰。此一卷者。剛父精神寓焉。且手澤也。宜景印以傳後。子宜爲之序。乃序如右。剛父諱習經。亦號蟄庵。潮之揭陽人。光緒己丑舉人。庚寅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官至度支部左丞。卒時年六十。其卒後一年。歲在丁卯。三月之望。新會梁啟超。

與學衡編者書節錄

繆 鉞

神州厄運。百事殂落。文化沈黯。尤爲大憂。卽以文學論。哲人之長。清澄細膩。毫分釐析。抉擇入微。婉達衷情。曲肖物狀。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如遊絲裊空。纏綿無絕。而評衡之作。尤多善言。此固學人所同感。吾宗邦近。雖不競。然以數千年之蘊積。其璀璨之光。要自有不能掩沒者。譬如梨柚異味。而同悅於口。施嬭殊色。而同美於魂。不可以國勢強弱。橫生軒輊也。故居今之世。尊人尊己。舉無一當。惟有鏡照衡權。擷長棄短。鎔冶爲嶄然之眞。新文學兼蓄新質。而能存故美。庶幾得之。自三五鉅子。以膚受末學。投國人嗜奇。

趨易之心。登高一呼。得名而去。使後生囂囂然狂走不已。其弊既爲識者所洞鑒矣。而鴻生碩彥。湛溺舊聞。墨守故槩。傲然自尊。於西人之作。一切閉拒。以爲絕不可相謀。斯亦未爲得也。荀卿有言。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今譁衆取寵之士。既蔽於今。蔽於淺矣。而老師宿儒。抱殘守缺。又不免蔽於古。蔽於博。閱達不出。孰通其郵。此千鈞之責。惟冀諸君子負之。而華夏文運。亦將於斯卜盛衰焉。然則鉞之所以景慕高明者。又豈獨聲應氣求之感而已哉。

西安圍城詩錄序

吳宓

嘗觀古今東西人論詩之說。各有獨到。然或緣識見不廣。或因語意難周。但舉一義。有所偏重。又所論多係枝節。更相爭辯。無所底止。於是論詩者愈多。而詩之義愈晦。詩之法愈亂。善爲詩者。遂謂詩不必論。亦不可論。詩中秘奧。惟作詩者自知之。將舉古今東西論詩之說。而拉雜摧燒淨盡。夫以後人之不善讀書。不務體會。不能集衆說之長而受用之。致使前人獨到之見解。亦將埋沒而不傳。此實事之大可悲者也。顧吾謂詩中有根本二義。則爲衆所公認。而萬不能廢者。一曰溫柔敦厚。是爲詩教。詩之妙用。乃在持人性情之正。而使歸於無邪。二曰作詩者必有憂患。詩必窮愁而後工也。由前之說。則非天性篤厚而深於情者。不能爲詩。強爲之亦不工。由後之說。則非生於亂世。遭遇困厄。備歷艱險。而悲天憫人。憂時傷世。蓄志未伸。鬱鬱以沒。如唐之杜工部。西洋之但丁。彌兒頓者。必難成大詩人。然使有天性篤厚而深於情之

人。生當海宇承平之世。民康物阜之秋。若其誕於高門世族。固可終身安樂。不愁溫飽。所以寄其情思者。不過天倫骨肉之恩。吟風弄月之事。文酒冠裳之會。怨綺愁羅。徵歌選舞。再則賞鑒珍奇。品題書畫。富貴風流。動人歆羨而已。卽或其人託身蓬華。伏處山野。勞生作計。奔走衣食。其詩中之所表見者。亦不外室家朋友。離合聚散之情。嘯傲煙霞。安貧樂道之意。再則寫炎涼之世態。著里巷之瑣聞。模山範水。敘記遊踪。讀史詠物。寄託懷抱。欲其詩之有進於是。固不能也。後之讀詩評詩者。將謂此類作者千百。均出一體。無所特異。是宜覆瓿。勿庸檢翻。故夫盤根錯節。乃所以別利器。彼生於承平盛世者。雖具溫柔敦厚之情。無由表見。不得發而爲宏大精嚴之詩。其生涯之幸。固其詩之不幸也。此可謂有其人而不得其時者也。然而徵之往史。凡當衰世末運。國亂民窮。干戈相尋。歲無寧日。流離喪亡。盜賊饑饉。生人所遭。慘痛逾恒。憂患之思。窮愁之境。宜若大有裨於詩矣。而出衆之詩人。仍不數數覲者。則又緣當此之時。世亂無已。人欲橫流。屠殺劫奪。視等尋常。貪功攘利。惟日不足。其黠而在上者。固芻狗羣氓。恣我所欲。萬衆駢戮。不值一顧。其愚而在下者。咸營私好貨。視息偷生。狐媚鼠竊。蔑絕廉恥。而殘酷兇狠。刻薄陰險。則又上下智愚之所同。不信有天命。不知有道德。無復有絲毫惻隱之情。存於其心。欲於此時。求溫柔敦厚之人。固將如鳳毛麟角之不易得。卽有之。亦將爲世所移易。不能自持。且當此之時。政刑隳廢。禮教衰微。雅化滅絕。文物土苴。縱有賦性可爲詩人者。亦以無所稟承。不得訓練陶冶之故。而終於無成。其時雖亦有詩。然其所

謂詩。皆。嗷。殺。麤。厲。之。聲。苟。偷。淫。靡。之。思。諷。刺。則。流。於。刻。描。狀。則。傷。乎。俗。而。工。力。藝。術。則。不。免。破。碎。支。離。而。纖。巧。此。郎。迦。南Longinus西。歷。第。三。世。紀。希。臘。文。學。批。評。家。著。有。「超。所。為。致。嘆。於。亞。歷。山。大。時。代。希。臘。文。學。之。衰。而。以。晚。唐。皮。日。休。韋。莊。諸。人。之。詩。與。李。杜。較。亦。可。見。其。差。別。此。所。謂。有。其。時。而。不。得。其。人。者。也。亦。詩。之。不。幸。也。惟。獨。時。與。人。合。二。者。兼。備。佳。詩。乃。可。望。成。以。賦。性。溫。柔。敦。厚。之。人。生。值。浩。劫。大。亂。處。窮。愁。之。境。有。憂。患。之。思。而。能。不。改。其。本。真。常。保。其。性。情。之。正。發。而。為。詩。此。如。希。世。奇。珍。更。加。琢。磨。其。光。芒。萬。丈。造。詣。夔。絕。不。卜。可。知。矣。嗚。呼。由。上。所。論。則。今。日。中。國。吾。知。其。必。有。偉。大。詩。人。之。出。現。也。夫。今。中。國。之。亂。以。及。世。界。之。亂。可。謂。極。矣。戰。爭。死。亡。水。火。盜。賊。古。所。常。見。乃。若。論。宗。教。之。衰。微。道。德。之。崩。喪。科。學。之。奮。興。教。育。之。歧。誤。政。治。之。紛。更。社。會。經。濟。組。織。根。本。之。動。搖。文。學。藝。術。理。論。技。術。之。偏。謬。生。人。思。想。感。情。之。迷。亂。惶。惑。憤。激。麻。醉。則。今。之。西。洋。今。之。世。界。實。處。千。古。希。見。之。一。大。變。局。撮。要。言。之。則。功。利。盛。而。道。德。衰。分。爭。烈。而。統。一。難。異。說。淫。辭。奇。技。新。法。愈。多。出。而。正。情。雅。化。至。道。真。福。益。渺。不。可。得。彼。西。洋。數。百。年。中。所。經。之。變。遷。積。漸。以。成。今。日。之。情。勢。者。我。中。國。於。二。三。十。年。中。乃。悉。領。略。之。承。受。之。體。驗。之。故。中。國。之。變。尤。烈。而。中。國。人。之。苦。為。尤。甚。也。然。而。中。國。五。千。年。聖。賢。之。教。入。人。甚。深。禮。俗。道。德。今。雖。漸。滅。猶。有。些。須。存。者。溫。柔。敦。厚。之。性。情。忠。信。誠。篤。之。行。事。隨。處。尙。可。遇。之。又。讀。書。種。子。尙。未。盡。絕。舊。日。之。文。章。學。術。亦。尙。有。浸。淫。其。中。深。造。有。得。而。能。明。其。源。流。傳。其。規。矩。達。其。精。神。者。嗚。呼。橫。流。所。趨。雖。盡。人。力。其。能。挽。救。過。此。以。往。實。不。可。知。而。今。

則尙未湮絕。就詩而論。今之中國。可謂尙有其人。而正值其時。瓊寶瓊瑤。奇光異采。定必出現。疑吾言者。請觀於今所甄錄。西安圍城中三君之詩。可以知之矣。武昌圍城與西安圍城。並爲丙寅民國十五年一歲中之巨劫。而西安尤久。自陰歷三月初。以迄十月之末。城被圍凡二百三十餘日。圍解後。月餘而予往。得三君之詩。驚喜逾望。乃急謀集鈔而刊布之。圍城中作詩者尙有其人。然以所作不多。故今錄以三君爲限。三君者。一吳君芳吉。字碧柳。四川江津縣人。二胡君文豹。字仲侯。陝西三原縣人。三胡君步川。字竹銘。浙江臨海縣人。之三人者。地隔數千里。初不相識。而乃共命於危城。噢咻慰藉。以詩簡相酬答。各寫其聞見感想。而同著民生之疾苦。喪亂之景況。香山樂府。杜陵詩史。實近之矣。三君於予。爲近親密友。予今集錄其詩。不懼私人標榜之譏者。則以予夙知三君賦性皆溫柔敦厚。圍城八月。幾瀕於死。其所處固窮愁之境。而憂患之思甚深。其所爲詩。雖有精粗高下之別。而皆能不失其性情之正。於以知中國詩尙未亡。而詩之前途大可爲也。至于予所作西征雜詩。弗逮三君遠甚。而以關繫西安圍城。可資參證。故附錄之。民國十六年五月下旬。北京晨報所登載黃成洗撰之「西安圍城記」。敘記詳實。可以參閱。黃君奉天人。任西北大學古文學教授。僑居圍城中。夫以中國之大。年來戰禍綿延。民生創鉅痛深。豈止丙寅一歲之西安。而海內者。宿名賢文人雅士。其爲詩較三君爲工且多者。何可勝數。容當續爲搜集刊布之。藉傳中國此日之真景。而樹立詩之根本二義焉。今之所錄。其嚆矢耳。

各科辭典

印訂精美

校對精審

註解明白

搜集詳備

數學詞典	博物詞典	理化詞典	中外地名詞典	新式學生新辭林	注音新辭林	作文類典	國語普通詞典	國語成語大全
布面精裝	布面精裝	布面精裝	布面精裝	紙面精裝 布面洋裝	布面精裝	紙面精裝 布面洋裝	布面精裝	紙面洋裝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三元	三元	一元八角	二元五角	一元六角	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	一元	七角

中華書局發行

西安圍城詩錄一

吳芳吉

長安寄內

北地雪何早。故園花正開。思君多樂事。隨雁欲歸來。晴日江山麗。烟村錦繡堆。那堪灘石上。欹坐並諧談。漫覺別爲苦。終傷歲易闌。情甘拚九死。未得救饑寒。教授慙虛譽。時任西北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編者註。親心只暫寬。無錢封寄汝。不敢勸加餐。

師梅寄我紅葉

師梅寄我紅葉。寄自瀟湘之側。愛我一何情深。山川雖遠。無隔山川。雖遠無隔。師梅寄我紅葉。師梅寄我紅葉。寄我長安孤客。開緘讀罷。欣欣渾忘人世。離別師梅寄我紅葉。師梅寄我紅葉。美如蚨蝶。我爲簪佩。衣襟照眼。秋光瑟瑟。照眼秋光。瑟瑟師梅寄我紅葉。師梅寄我紅葉。形似肝膈。朗然歷久。彌新想見。長歌激烈。想見長歌。激烈師梅寄我紅葉。師梅寄我紅葉。底題詩嬌。絕纏綿。何以和君。關山彌望。風雪關山。彌望風雪。師梅寄我紅葉。

加蒲拉拉

加蒲拉拉。意大利人。考古來長安。同人於丙寅元且。臘之西北大學。加蒲不。翻華語。而嗜中土。饌肴席間。笑話。出。醜態。橫生。因乞吳子爲時紀云。

加蒲拉拉。加蒲拉拉。故鄉鄰近。但丁家。故鄉鄰近。但丁家。愛我中華。愛我中華。來自佛洛郎沙。來自佛洛

郎沙黃鬚三。又黃鬚三。又宛然莎士比亞。章一

歲朝來過尊之上座。銀筯雙雙。湯糲箇箇。吾儕爭先。加蒲獨懦。聳肩搓手。不知所錯。笑謂中華。味美無過。惟此雪球。斯吾首課。章二

雪球何名。是爲元宵。加蒲學語。是爲年糕。苾者何名。是爲胡桃。加蒲學語。是爲虎牢。醇者何名。是爲醃醋。加蒲學語。是爲牢騷。章三

雞釘筍參。羊膾醬炙。加蒲執筯。執劍。執戟。大指如癡。二指如石。三指違命。四指不翁。如獅搏兔。如雞啄粒。術窮力盡。但吮黏汁。章四

勇哉加蒲。學筯無饜。執劍。執戟。執剪。執箝。加蒲竊喜。自語沾沾。不覺失手。歎息誦誦。放飯滿案。懸珠滿髯。何以終食。但用手拈。章五

噫嘻加蒲休矣。噫嘻加蒲休矣。枉稱博士如此。枉稱博士如此。來來作吾弟子。來來作吾弟子。莫教笑脫吾齒。莫教笑脫吾齒。明珠三萬。大秦裏。明珠三萬。大秦裏。獻作束脩。差可使。獻作束脩。差可使。章六

咸陽畢原瞻拜周陵紀游

王道不昌。三千年。讀罷羣經。愧古先。此來原上瞻陵墓。爽如春曉。夢初旋。一

惟文王之陵兮。畢原之中。惟諸陵之環拱兮。長波萬重。舒窈窕於西兮。而江漢風同。思美人而不獲兮。我

心如蓬二

惟周公之陵兮。畢原之左。想東山之風流兮。伊其媚我。三吐哺而握髮兮。吁何尾瑣。吾欲從公以待日兮。且其未果三

惟成王之陵兮。畢原之右。嗟享殿之蓬華兮。廊廡側陋。憶刑措之逾世兮。民無勞疚。哀今人之多戾兮。誰與含覆四

惟武王之陵兮。依於文王。生能繼志兮。死亦相將。何歸馬放牛兮。如不遑遑。信周德之光昭兮。至今未央五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兮。欲吾皮幣皮幣以相結兮。欲吾珠玉珠玉以相悅兮。欲吾犬馬犬馬以相逆兮。噫嘻哉美歟。北狄西戎。翻其來格兮。噫嘻哉美歟。安得告彼遠西之人。以爲則兮。六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兮。不以養人者爲人。賊兮。二三子。何患乎。無伯兮。我將去之。去之。岐山宅兮。噫嘻哉。偉歟。北狄西戎。混一無別兮。噫嘻哉。偉歟。汝遠西之人。能無慙忒兮。七

畢原畢原。廣且巍。關隴縈紆兮。天四垂。南山嶢嶢。岐莓莓。涇水涓涓。渭水回。田塍輻輳。百餘里。馬鬣鱗鱗。難盡窺。隋唐秦漢。是耶非。將相王侯。匝地萎。如此形勝。真無比。如此後昆。應有爲。按轡無言。緩緩歸。人神和樂。豫而徽。八方周道。平如砥。一路王風。不住吹。八

丙寅元旦率題

開春便三十。壯期從何至。白日自昭昭。墮地猶昨事。吾年此行速。親年能留滯。何當侍堂前。承歡重幼稚。弱冠遘國喪。噴薄腸中熱。偕亡誓獨夫。作詩詈民賊。十載閱人多。獨夫難再得。洎上靈有知。含笑復何說。除夕不得過。上市典青氈。長衢紛餓殍。地凍身無棉。戰慄朱門外。犬吠何喧闐。槍林誰甲第。車馬若神仙。東郊尹家衛。有女淑如珍。嚴妝明出嫁。羣寇來黃昏。劫餘復縊死。官盜不能分。人言肩上記。愛國不擾民。獨上城樓望。慨然想千秋。成康此垂拱。文景此懷柔。貞觀此強大。開元此優游。我自不相遇。於世欲何求。遙遙玉門關。更踰葱嶺麓。西臨弱水濱。南友月光族。寯遠不可思。古人真志篤。甘英與玄奘。曾此始高躅。幼年懷二願。蹉跎遂半生。世事何虧累。吾願爲之清。人間多坎壈。而吾願爲平。清平俱未了。此願卒營營。學詩十二載。孤陋困盲聾。今朝欣頓悟。師在我身中。韓墨吾肢體。孔老吾心胸。逍遙潛滋長。喜復作蒙童。

過唐東內大明宮故址

南山積雪玉屏開。城郭春陰繞上臺。雙塔迢遙通帝座。五陵磅礴負天來。含香砌草空無主。醉日仙桃幾度栽。不有文章昭永世。龍池鳳闕得誰猜。

東關故沉香亭下看牡丹

沉香亭跡與年深。剩有牡丹嬌上林。花落花開遭幾劫。自憐自媚到于今。函關戰阻家書渺。斜谷圍屠萬

戶。瘖。避。地。未。能。長。似。汝。角。聲。擦。亂。惜。春。心。

戰中喜得宏度書詞卽寄

歸。路。音。書。望。假。真。漫。天。礮。火。失。昏。晨。春。風。草。木。隨。笳。鼓。落。日。平。原。照。馬。塵。劫。運。甯。知。非。幸。遇。山。河。終。見。屬。吾。民。故。人。生。死。不。須。問。但。有。差。池。託。老。親。

附書吳碧柳西安圍城詩後

丁卯四月

林 損

昔。居。圍。城。中。夢。逐。冥。鴻。去。圍。解。夢。亦。空。憂。樂。兩。無。住。閑。坐。讀。君。詩。前。夢。如。可。駐。出。圍。復。入。圍。豈。不。唯。心。故。吾。心。天。所。攬。君。詩。神。或。助。慮。從。靜。後。捐。巧。自。穀。中。寓。得。句。勝。塞。旗。審。律。輕。借。箸。筆。陣。乃。爾。雄。三。軍。何。足。懼。爲。求。篇。什。多。翻。恨。解。圍。遽。嘆。賞。未。及。終。遽。然。忽。似。寤。還。君。一。卷。詩。肩。鏞。慎。須。固。已。編。猛。虎。鬚。莫。觸。蛟。龍。怒。名。山。無。窮。期。鴻。飛。不。知。處。

附鷓鴣天寄碧柳西安

劉永濟宏度

望。裏。烟。蕪。認。漢。唐。寒。蓬。離。黍。更。微。茫。剩。簪。五。色。江。郎。筆。來。訪。千。秋。杜。老。鄉。詩。思。苦。酒。懷。長。不。成。沉。醉。轉。悲。涼。濁。涇。清。渭。悠。悠。盡。終。古。荒。城。對。夕。陽。

樹坤問歸期答之短歌

喜。汝。來。問。歸。期。吾。當。玉。汝。何。時。喜。汝。來。問。歸。期。吾。將。慰。汝。何。辭。

喜汝來問歸期。歸期難上天梯。冒風冒雨弗迷。要當端我璿璣。
喜汝來問歸期。歸期罕如靈芝。蹈山蹈海弗疲。要當控我神羈。
喜汝來問歸期。歸期吾豈忘兮。千載不必相見。一日那能浪離。
喜汝來問歸期。歸期暫莫傷兮。達人隨處鄉土。永愛何憂常離。

按以上各篇，乃民國十四年秋冬及十五年春，西安城未被圍時，吳芳吉君所作。（尚有數篇已見本誌以前各期詩錄）茲並附錄於此，以見其全。此下則皆城圍後所作也，編者識。

壯歲詩

民國十五年丙寅五月二十一日。爲吾三十生期。時方因西安圍城。生死難料。趁其苟安。感而賦此。
天命未終。應獲無恙。倘有不諱。此爲最後一息。

天遣吳生鳴不平。單騎冒險來西京。於是吳生年方壯。精神彌滿血洋洋。私鬪連年不解兵。饑荒三月困圍城。奇冤無盡人無數。明知此身難保不合死。吞聲家書三嗅虔。鎖鑰詩草百篇秘囊橐。危邦敝俗付誰收。蓬鬚萍梗任飄泊。勇士常思元首志。士不忘溝壑。敢死直教萬難却。誓橫絕島踰沙漠。一息猶存志不衰。只恐吾聲未遼廓。嗚呼。誰將此聲寄吾親友。覺得抒游子情懷。惡吾聞王道唐虞初。殺一不辜非所圖。王道跡銷霸道出。匡合猶存仁義敷。不聞政令跨民主。翻新匪道尙萑苻。萑苻此土尤猖獗。當中兩虎聲

赫赫恃城死守足風威。二十萬人非所惻。言和誰家子。詞嚴義激烈。通敵兩字冤。悄然歸寸磔。乃聞父老
嗟。此事何須說。鳳翔與大荔。久圍常歲月。糧盡馬驢空。掘城宵遁穴。彼輩實慣經。嘯聚只移睫。況復長安
縣。歌舞豔西北。兵家貴得此。稱意肆豪闊。殊沉酣未已。吾曹豈遑恤。命也怪將誰。欲嗔還結舌。嗚呼。聞之
二豎左右。無人爲盡忠也。民冤之不振兮。何以衆如聾也。勢利而暗愚兮。一念違之衷也。衣冠與耆舊兮。
忍爲賊所庸也。復羣小之助凶兮。幸其足幘幘也。好枉道以求容兮。惟是非之害公也。遂禍患而無終兮。
民命其眞窮也。猶假主義以媚賊爲功兮。何心肝之不同也。行者側目。居者潛歎。家無壯男。驅婦掘塹。盜
無斗儲。當餐送飯。大家餐十斤。小戶錢半串。沿門鞭撻急。供應不容慢。南城東關。情何慘淡。盡室駐大兵。
深宵驚激戰。堂前隨馬洩。酒後索人玩。閨女逃不得。蒼黃枯井踐。兼旬失所依。委棄復何算。鼓角滿城頭。
黃昏歸鳥喚。傾刻難民集。哭聲四五萬。大旗陝西軍。赳赳皆雄弁。市靜騎官來。甯能勞一盼。城下朝朝戰
不休。一聲礮響萬家愁。巨彈如潮何處避。各祈飛墮遠天頭。東墻倒過西牆陬。大樹摧同小樹蹂。却忘生
命不如蟻。過後相逢笑語悠。鄰兒傷重獨罹憂。治療安頓兩無由。幾家病院屍盈滿。二寸桐棺軍扣留。傳
聞昨夜總攻擊。困久如逢甘露滴。人人色喜幸城開。戰危兵凶甯自惜。初如駕舸出長江。颶起天昏東海
立。浪大舟輕不自主。但聞六合搖。法法而汨汨。同居婦孺不期集。頭蒙襍被下露膝。各就牆陰自藏躲。
始著裙裾始顛慄。黑雲崑崙砒巖逼。天吳曠睽橫。鯨吸檣摧帆。碎孤島遠。成連凍死伯牙泣。渺瀰兮無依。

猛擊兮霹靂。路迷兮星隕。眩傾兮蛇擊。下沉兮無底。見海怪兮。鱗鱗欲轉。側兮。恟恍惟屏。息兮。自賊。逮東方之已曙。乃額手乎。猶謚懾餘威兮。未墜仍呀。呷以澎瀾。惟吾民兮。心悲死莫迫兮。饑羸彈之來兮。有嚮饑不顧兮。阿誰試出門而聞見。何自殺之纍纍。蓮花池。喇嘛寺。幾冤魂。此棄置。夜啾啾兮。聆鬼市。見說市廳敷警崗。禁人尋死不勝防。徒教貧戶增歎惋。一死容易餓難當。碑林翁媪氣倔強。竟日兩口片饑嘗。忍死不甘低討喫。肚皮貼背眼留眶。北門雜市何攘攘。好多兒女暗心傷。最是方冠大學子。垂頭街畔賣衣裳。繞郭油油大麥黃。活我農夫數百莊。自從開戰人盡亡。過時不穫野荒荒。兩軍交恐敵人藏。爭先縱火肆焚將。騰空黑礮比城長。深宵燭見心刀創。噫嘻此景何能忘。闖獻不聞斯戾狼。更戕城樹供薪槁。漢柏唐槐矜伐剖。孔廟幾株太學遺。奇姿古幹世無偶。峻嶽參差畏日寒。長風嘯喻疑雷吼。華酒靈棲赤鳳來。金莖氣作蒼龍紐。太學人才史冊光。不及此樹閱年久。當年養老制。明經天子幸。臨丞相走羽林。驍衛肅橋門。大呂黃鐘遲祭酒。歷盡滄桑重鼎彝。知還民國儕。荆帚材大難容。復易摧放聲哭。共杜陵叟獨有轅門樂事喧。煙燈錦褥管絃繁。侍醺中軍嬌粉隊。鳴騶半夜降梨園。走卒馬夫皆得意。蝦蟆陵與開元寺。作戰爲民辛苦多。綁票括錢屬正義。但云通敵肆捕捉。但云藏奸私處治。但云儲米當藉沒。但云厝薪成罪戾。煌煌禁令槍空發。街頭瞄準擊人戲。嗚呼此時。二豎何所希。快意榮身知已備。此時兵士何所希。敗降改編仍勢利。此時羣小何所希。祈禱異族頻接濟。此時長安百姓何所希。恨不亡國逍遙爲奴隸。問天

天意醉如泥。生我何不在山西。晝無徭役夜無警。春有餘糧冬有衣。十載不聞征戰苦。千山喜見樹林齊。胡爲襟帶隔河水。民命拋殘直犬雞。生我何不在甘肅。問天天意醉如縠。省長廉能縣令清。婦人知禮兒童育。兵民相助各熙熙。道路平修何踧踖。胡爲箭箬鄰關隴。民命凋傷永桎梏。閩百川薛子良。民之父母邦之光。東西隆治今周召。忍見雍岐亂未央。人遐室邇思何已。得吏張羣亦足喜。張公一語銷浩劫。千萬人家不枉死。張公一紙折強敵。敗軍逃將全妻子。張公一走顧恩私。甘棠謳重豫人齒。老成何可得。循良渺如此。誰當惠我子遺民。平居飽食出泥滓。嗚呼黑水西河雍州之土。百座雄關四面開。球琳琅玕鍾毓凝聚。自古郁郁乎人才。秦皇漢武隋文唐太建樹真宏哉。奈何俱逝皇風絕。響而曠代不重來。嗚呼古人顏色流星隕。古人事業九泉冷。古人長逝詎吾憂。憂我先聖先哲精神黯。然隱憂我人心人道網維渙。然泯政莫大於惜民。而擁兵者曰。誰教汝民生此境。恩莫大於六親。而士夫者流。杯水勺漿難見憫。彼文王忠厚之風。夙淳淳。秦穆同仇之氣。固炳炳。何以漸滅了無餘。舉世不聞此冥蠢。今知五胡遼夏之禍中。我深犬羊之俗。汚我永。二豎何足責。民風有由挺。何以擷我蘭薰。陶汝。知識蒙屯。何以鼓我瑤琴。化汝天性。殘忍。何以挹我清冷。滌汝。生活濁渾。何以度我金鍼。催汝。夢中覺醒。何以汲我銅瓶。漑汝。心胸誠悃。何以揚我鸞鈴。挈汝。坦塗馳騁。何以還我炎黃。舊性根錫汝。同情十萬頃。乃羣小之朋姦兮。惟恐禍之不延。知強敵之入主兮。己身家之難全。彼窮寇之負嵎兮。多忌憚而不宣。假名義以媵之兮。頓旗鼓之闐闐。謂圍

城之愈久兮，愈史冊之流傳。謂平原其有愧兮，睢陽不得美前。謂糧絕不足患兮，家派兵以共餐。謂兵盡不足畏兮，敗亦足以萬年。逮搜括之垂盡兮，賊意饜而思遷。謂民心之歸我兮，甯棄之而渺然。逮屢戰而皆挫兮，賊氣喪以闌珊。謂南人之厚我兮，卽傾國而來援。賊志以益堅，民願以愈難。彌溝壑而無告，比土芥而尤憐。不敢側目，況能揭竿。一城生命，操汝掌間。饑荒礮火，虎豹重關。屠城一死之慘，未若凌遲待死之殘。雖傾東海之蕩蕩，莫填此恨之綿綿。憶昨長安春早，寒食初度微雲。太白天芳草，樊川路走馬韋曲。行歌灞杜，徑入少陵之居。花發玄奘之墓，白雪疊乎千峯。紅桃明逾萬樹，溪田若碎琉璃。石瀨羣棲鷓鴣，回望五陵。平原如霧，村煙喬木。芝車碧輅，似藉田之躬耕。猶回首而相顧，言採苜蓿，喧集婦孺。豆漿柿脯，倦餘談助。入門有酒酤，上座得鮮茹。雞犬之聲相聞，桑榆之陰四布。雖曲江之已渴，仰雁塔之如故。思漢唐之莫追，覩民物之猶庶。我來恨晚，猶及良宵。經茲戰亂，赤土空郊。搜錢毀炕，拉夫熏窰。無茅蓋而不揭，無柴扉而不燒。閭閻塵市迷荒塚，溝澮陌阡盡戰壕。餓殍滿街蒸疫癘，炎風逆面嘔腥臊。野犬食人肉，白日向城嘯。山頭無樹影，灑落紅旗飄。身非異族，口說同胞。果何故而煎熬，復何辜而慘遭。縱已往之不憾，怵大難之遼遼。自古危邦義不入，遠游何事此行役。流彈當頭幾萬千，餓糧隔夜無升斛。多時生死難自知，不死要無傷。跼促藐躬得失甯在眼，所嗟行道志不篤。塵網日攬豪氣減，轉慙童稚意蓬勃。垂髫猶記十齡時，白沙江上遠從師。阿父繫獄歸未得，渝城探望屢奔馳。還過江津省伯叔，餽我百錢行路資。念母

勞家無甘旨。小兔一雙爲母攜。於時光緒三十二年端午日。晨發江津城外鯉魚磯。船開不及沿江趕。淋雨蒙頭無乾衣。山長樹茂谷風冷。濫泥滑路迷高低。幾回顧倒復掙起。傘破如瓜失張弛。孤帆已遠行步緊。日暮難爲百里期。龍門灘下浪如屏。陰聲活活倍悽其。心憂路險愁攀涉。傾筐縱兔。揮之離。豈知匍匐不肯去。蜷毛縮耳意依依。江雲黯淡雨增急。四山人絕獨成癡。行行攜兔誓相共。終日未食竟忘饑。抵家昏夜母望久。訴罷所經笑還啼。既不解樂亦無苦。但有天真任天倪。蹉跎及今遽年壯。生涯起落似層浪。三十年間兩世人。半享承平半孽障。反惜古人遭未得。思可哀傷亦爽曠。復有良朋期亮節。巖巖氣宇出人上。只憐白髮老親心。撫子成人無供養。遙想茅檐際碧桃。已發花開門花下。望不見兒還家。春水肥鵝鴨。南風甜果瓜。知兒歡喫取長養。已盈筴。牆頭兩橘柚。枝葉何蒙麻。吾妻常攀撫。深藏碧樹杪。去年枒上語。今夏歸莫差。一年一聚首。那知望已奢。汽船鳴江滸。郎影茁心芽。忙忙爬樹望。望遠幾流霞。賴有諸兒女。娛情比我加。驪也昨能步。額髮應髭髻。驥諒益長跳。躍如鳴蛙。今年學論語。不知背誦佳。正月寄書至。塗墨蚓蠟沙。告我暑期返。路上莫忘他。洛陽買大棗。漢口買搖車。長沙買湖筆。重慶買甜粬。今朝父生日。滿席定塵譁。隨母共遙祝。壽酒又春茶。家貧夜睡早。牀上喚爸爸。聲聲若在耳。回應各天涯。兩地兵戈無時了。蜀黔邊釁復騷攪。自從春暮絕交通。不知猜我猶完好。一家憂念甚倒懸。人生那得如歸鳥。圍城坐遣日驚心。我愧甯居猶飯飽。失學多辜親友期。吟詩何益國家老。僥倖壯年鮮折磨。皇天於我恩施巧。

安能坐視世風頹歎。息空悲。徒自保。當爲吾親。繼志業。當爲吾妻。慰愠悞。當爲吾兒。達才姿。當爲吾友。敷文藻。當爲吾民。作喉舌。當爲先型。述儀表。當爲海隅蒼生。導光明。高燒人類。靈犀燼。煩惱今年。不得有明年。明年不得後年。早四五十。無衰歇。長夜漫漫。會當曉。

圍城

圍城客來少。得閒欣自讀。直忘窮可憂。但覺日不足。向晚出庭戶。蕭蕭幾竿竹。小鳥宿相呼。新篁萎以綠。數日不流賞。生理訝彌日。萬物各競進。竦然思自勗。

時危人好嬉。景促事翻暇。常恐不朝夕。沈酣窮日夜。秦聲何幽咽。美者璧無價。傾蓋復傾城。狂迷不能罷。道路多流亡。幾人興悲咤。西鄰老牧師。惻然開廣舍。冒死扶創痍。彈丸紛四射。賴君人道存。含涕何能謝。春歸兵未已。夏至疫相攻。饑荒既煎急。貧困復難容。兼之盜寇滿。去路渺何從。噫嘻天方濟。五險迫心胸。平生嘉道義。及此應登庸。何以戴五險。飛駕乘六龍。

隨遇不愁歸。忘生不畏死。四海既銷兵。三秦禍無止。戰亂奈我何。安知非天使。使我察吾民。爲民鳴疾瘡。有友盡俠腸。大節勵廉恥。有婦諧同心。百歲隨糠粃。卽死應無憂。高堂足甘旨。

百戰

百戰西京半墓田。田間昨日有人煙。而今寥落重回首。又是開元天寶年。

鐵馬紅槍九市馳。先生猶講漢唐詩。祿山董卓都經見。安得圖形與友知。
送茶送飯責無窮。愛國愛民語最工。南畝衰翁縲絏裏。東郊少婦戰壕中。
長街傍晚絕人行。宿鳥啁啾夕數驚。起視雲昏星月寂。遙遙重礮打城聲。
流彈飛飛撲面沙。不知悲喜得誰家。飄風驟雨輕如夢。總覺生民未有涯。

石仲麟君之弟雨琴以斗米至

昔作梁父吟。今當餓殍林。干謁懷慙惴。飄然來好音。末世誰相念。斗米萬黃金。欲將粒粒數。持此見君心。
君心江海深。我意愧蹄涔。親在不枉死。儉生實下忱。城空私得飽。悲喜兩彌襟。

過訪李貞白先生對飲

圍城得酒匪尋常。舉市無煙空慨慷。萬種奇愁誰共遣。千秋嘉會此難當。毛錐雄劍俱風雅。地獄天堂並故鄉。牢落應知關運數。要將我輩關洪荒。

疊歌二首答長安至好

思將歌哭心如醴。醉倒花間呼不起。淵淵仲侯兄。婉婉湘如姊。温温勵三君。諄諄雨琴子。勤勤懇懇午峰公。感感良朋勞念止。餽米餽錢厚吾生。先來不教吾啟齒。但恐一息或懈苟。自寬負此惇獨無辜。滿城之枉死。

但恐一息或懈苟自寬。負此惇獨無辜滿城之枉死。顧念子遺如同體。家鄉迢遞翻忘只。昨日餓死踰五百。長官笑謂數纜幾。君心可感君恩重。何當冥報情難已。敢辭期許深。遊子終何俾。要使城開無狀對。親知雖有殘生悠。忽苟偷同靡靡。

長安野老行

朝逢野老不能言。但垂清淚似煩冤。面瘦深知絕食久。路旁倒傍酒家垣。向午歸來野老死。頭枕樹根沾馬屎。半身裸露骨班班。市兒偷去破襦子。黃昏重過血泥糊。腿肉遭割作鮮脯。酒家人散登車去。垣頭睽睽來。饑鳥。

答西北大學講師郝士脫克夫 Shestokaff

郝士脫克夫。基督好門徒。圍城半載生意疏。人爭逃遁重妻孥。翁獨情癡不遠吾。樂與吾民共榮枯。讀破但丁荷馬書。每話人天氣色愉。虬髯碧眼雪花膚。學著華裝步履舒。清談娓娓似吾儒。年少曾驅萬貔。戈船橫海耀天吳。百丈濤頭奮大呼。隻手斬得長鯨顛。出入冰島捋熊鬚。立功爲國負鴻圖。豈知世運異隆污。蓋代君臣階下俘。滿門百口盡黃墟。東土名邦文教孚。不憚子身萬里途。三載步行足繭屨。幾曾被虜爲牧奴。中華地大物昭蘇。封疆不禁任人趨。如此自由世應無。逢人有禮卽吾廬。今朝喪亂誠幽都。我不援手其誰乎。我聞翁語起踟躕。愧我一時國勢輸。要當挈返唐虞初。天下蒼生盡涵濡。交游最寵斯拉。

夫。樸。厚。弘。明。氣。象。敷。勸。翁。杯。酒。翁。請。酺。王。孫。落。魄。古。無。殊。家。國。門。楣。紙。上。符。上。帝。照。臨。君。所。徂。似。翁。有。德。鄰。不。孤。且。住。爲。翁。話。典。謨。

湘居詩十六首

湘居念明德也父母所游師友所止不有追述思何能已

西園春水碧如醺。湘草湘花入夢馨。幾載慈親休杖履。繫人無過楚辭亭。
天水涵亭併蔚藍。四圍隄岸柳鬢鬢。風情誰及劉公子。更築南唐二主庵。
生慣山居愛水鄉。閒來呼艇便乘涼。一家老幼團船坐。權向湖天送夕陽。
游興未闌笑語陪。還看影戲酌冰杯。夜深花睡餘香裊。簾幕無聲步月回。
湖上旌旗張異軍。湘君社友盡能文。鍾陵畫本尤神妙。醉筆屈原海內醺。
美酒華筵弔汨羅。展詩會舞伴清歌。環天遺老何豪興。主席年年不厭多。
麓山勝友賞心同。邀約清秋萬樹楓。日昨爲充霜信使。扁舟來報葉初紅。
水陸洲邊一徑斜。諸姑坐轎伯乘車。琴箏奏入雲山晚。隊隊歸來戴野花。
最愛丹楓入眼明。暗隨泉石度秋聲。陽光澄澈山光起。火樹銀花覲玉京。
湖湘風味自天姿。能令雙親得養怡。蓮子性柔晨粥美。桂魚刺少晚餐宜。
蜀人豪爽世無倫。歡讌何勞聚百珍。飲罷林中喧起舞。他鄉那得不情親。

共說先生心尙孩。江山隨處講筵開。韓家湖畔橋頭坐。憶課淵明歸去來。
大雪團團鬧歲闌。蜀中地暖未曾看。諸孫堆作翁婆像。引得高堂一笑寬。
除夕家家各進觴。吾親最老主壇場。文章藝術人俱會。南北東西味併嘗。
曹姑繡履出紅裙。謝嫂圍巾濃麝薰。爭賀新年交賓主。朝朝園裏燦如雲。
圍城望月五回圓。豈獨庭闈百念煎。湖上芝蘭皆伴侶。何人別我不遙憐。

立秋

滿願新秋節。依然未解圍。寒裳驚驟緩。絕望懶思歸。暮雨連山暗。荒城獨鳥飛。
奇冤誰與語。四壁只蚋蟻。枕上成

行乞燈油無主人。黃昏掩戶自酸辛。摩挲上榻祈眠早。喜趁夢長見二親。

民國十五年八月十七日糧絕

生命何渺茫。此心日恬泰。知到絃歌輟。坦然歸上界。

出門書所見

瘦骨何潦倒。沿門不忍看。救時情更急。後死媿多端。惡吏猶催米。秋風又早寒。
蒼天胡視聽。使我盡凋殘。

哭柳潛

西北大學
生甘肅人

柳子性情正能傳。老杜詩從今無處覓。念汝欲成癡。隴水何嗚咽。秦關尙鼓鞞。滿懷契與稷。後起定誰宜。待說圍城日。辟雍竟餓鄉。相邀垂死際。冠帶坐堂堂。客淚胡笳發。秋風塞草涼。窮途翻好問。立雪意何長。與汝道行淺。難能却運回。坐教秦父老。顛倒逐飛灰。故國殷來日。平生盡此杯。九泉冥莫恨。遺志我能推。

西安圍解始謁仲旂叔父於口師長軍次

口公天上飛將軍。長安萬姓死復生。十日不來剩荒城。吾叔參議鬼神驚。叔姿矯矯鸞鶴行。叔顏朗朗瑣瑛晶。聞叔所語比蘭馨。侍叔談久忽骸形。圓融子史與羣經。冬日酣酣百草青。返觀天地頓空靈。爽然清醒復忘醒。中忱傾倒何能名。見賢思齊動自擎。臘梅香裊長安坳。朔風颯颯來天聲。華陽水美桃林清。放牛歸馬復誰爭。莽莽秦川不用平。最後功成讀與耕。

報禱僊先生江津中學之聘

長安八月血流湍。滿市生靈惟半全。客裏見聞多失意。故鄉耆老忽迎還。飛鳥戀舊林。游魚思故淵。喜我不能寐。一寐成飛仙。飛飛下視如圖畫。華峰几水何綿綿。吾家几水上。門接華峰巔。出牆三兩樹。凌波風韻妍。隔岸明城影。斜日裊炊煙。風光清麗更無有。有國不歸真可憐。多謝鄧夫子。眷吾來息肩。屈指每週歡樂事。五日城中對年少。兩天歸去侍親眠。江頭有小艇。乘風不用繹。城邊滋橘美。飽啖不須錢。竟日生活皆詩境。淵明未足我垂涎。而況諸師友。望我心拳拳。昔常憂我病。今得壯成年。昔常摩我臉。今得詩成

不坐而蹲。一冬何所臥。土塊作牀。馬糞熏。三夏何所度。長年不浴。蟣蝨紛。任溲溺者。沿門而列勢。吸鴉片者。倒地而爲羣。彼漢人之清穆。與唐京之壯麗。夫何一言。而不肖一往。而無聞。

此別何事。吾遺憾。未上終南。湘子巖之畔。巖下有人。自讀書。廿年足不踰門限。松扉題字。何癡絕。暫禁一生。吾友見名姓。村人皆不知。但疑缺舌。粵閩貫。恨余鄙俗。無良媒。咫尺佳人。空馨羨。

別矣。仲侯兄嫂。別矣。勵三同好。愛我如幼弟。痛我如小鳥。期我如明月。將我不死。長安道感深。不在辭。恩重。不言報。可惜吾親。遙未曾識。君貌。仲侯鬚鬢。靜默言談。少湘如肩。頤頤。顧盼生窈窕。勵三清而瘠。勞碌風塵。飽髮光。與齒光。朗朗映人。皎其心。更祥和。其言復清妙。焉能爲吾親。一一都寫照。更使天下涼薄之人。心盡如君等。溫柔之懷抱。

依依復依依。太學汝長離。晦顯原有數。不關流俗爲。但惜二三子。零落竟何歸。咎生講學主橫渠。獨立隴頭自得師。郭生詩筆效中允。河汾子弟最英奇。洛陽林生好文選。清言娓娓六朝姿。更有咸陽劉生者。羣經音義析毫釐。西北良多士。士風更媿媿。攻苦而食淡。南人未可躋。嚴城兵滿食糧盡。琅琅吟誦無萎隨。一朝浮雲蔽白日。黃鐘毀棄萬人迷。吾聞列強政治誇民黨。咸於祖國文化建其基。讀書種子古今鮮。奈何摧殘不已。更絕之。

回首望長安。盈盈淚不乾。兩載同生死。何時復來還。既輪蹄兮日遠。念汝身兮單寒。汝呻吟兮誰聽。汝冤

結兮誰寬。前路遙兮險且艱。戰鬪分崩那得閒。興滅一年十易主。如絲民命不勝殘。敢告西來守土者。不爲周秦之王霸。應似宇文赫連與苻堅。

凌晨出東郭。雲山四望開。吾胸弘以爽。憑弔生古哀。嵩軍十二萬。屯此何雄哉。長圍施毒計。萬姓作枯骸。萬姓終不死。玉帳已塵埃。高壘爲平地。深壕沒草萊。從知在德不在險。凱旋諸將漫喧豨。

灞橋之下。水沄沄。灞橋之上。車玕玕。兩騾挽着兩車。走車前分坐兩吳。生兩吳好詩如好色。一路吟成一路評。大吳自言詩。卽命不然。何以端我情。小吳自言詩。卽道微此人。間無處行。大吳搔首語。不怕新人罵。只畏舊耆輕。小吳闔眼對吾文。吾論定。陳思實聰明。嗒然一笑過橋去。車外南山不斷青。尙有一首
茲從略

西安圍城詩錄二

胡文豹

偶過梁府街

風雨昔時來往頻。今朝偶過一愴神。不聞樓上絃歌誦。祇見街心避亂人。
舊是長安文化坊。而今哀雁泣斜陽。兒童猶弄迷藏戲。不識家園作戰場。

寓中檢得流彈三枚

十萬生靈都畏汝。一宵電響渺愁余。多年鄉國悲戎馬。銅骨鐵筋識面初。此余初見

戰城南

前日戰城南。流丸滿塔鑽。昨日戰城北。嫗死枕席側。今日戰城東。火雲映酒紅。彈落東大街酒店中何日城西戰。屈指色先變。

閒居蒔花 二首

既無負郭田。又少三間屋。賃廡學梁鴻。聊以託棲宿。十年貧夫婦。服役入鄉塾。陝西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在梁府街。編者註。覩然爲人師。俯仰殊碌碌。一自孤城危。閉門乃潛伏。因亂轉得閒。清閒卽是福。吾性素冷落。那復嫌幽獨。難成開口笑。不作窮途哭。有時書一篇。有時詩一幅。書成亦難好。但求下筆熟。得句未必佳。藉以寫心腹。寓宅

雖破殘。門庭尙靜肅。南檐新雨後。洗出數竿竹。當窗有紫藤。可以避炎燠。息影絕交遊。客至或不速。相對只茗談。愧無酒新漉。偶然一飯留。飯時亦無肉。客去不答拜。疏野似麋鹿。靜極思出門。足音來空谷。蔽體有敝衣。佐餐有蔬菽。此樂須自知。焉敢嗟困蹙。君看流亡人。所求只糜粥。

平生酷愛花。采采動盈掬。苦無地一弓。差足樹芳馥。且就庭院隅。紛紛列種族。或種牽牛郎。或植波斯菊。聊得寄吾情。豈必好花木。朝夕灌溉勤。更番作主僕。張傘爲天幕。恐被驕陽暴。繞以殘缺磚。恐遭過客蹴。亦似女居停。終朝勞顧復。居停主人 有一女日來生意盛。時蒙夏雨沐。待到三秋前。紅白當悅目。

責落彈

彈乎彈乎汝飛仙。居吾語汝。汝當佩韋莫佩絃。一自潢池弄戈鋌。惟汝奮勇獨占先。士也維汝廢簡編。農也維汝棄園田。工匠因之閉市廛。商旅因之阻懋遷。梨園久罷舞蹁躑。閨中誰敢戴花鈿。惟有馬上健兒見汝喜欲顛。折節爲汝願執鞭。不惜跨鶴揚州十萬之腰纏。不愛鄧家郭穴無量之金錢。與汝結合生生死死不解之良緣。坐令四民身遭水深火熱之倒懸。從頭細數。鼎革迄今已歷十五年。海內洶洶無歲無日。莫非禍結而兵連。功首罪魁。汝獨肩汝之體質。銅鋼鉛汝之形貌。尖長圓汝之賦性。銳利堅汝之能力。超飛鳶。上可升自空氣圈外碧落之九天。下可以墜至地質層下黃泉之九淵。弧矢瑠弓。等諸自檜無譏焉。后羿李廣。安能與汝相周旋。豺狼仗汝。生殺予奪操世權。狐鼠仗汝。焚燒淫掠留腥羶。於是殺人盈城。

城池傾爲風吹雨打之殘磚。血流漂杵。杵白浮於一片汪洋之巨川。豐屋華宅。付諸虛無縹緲之雲烟。茅屋敝廬。僅留摧枯拉朽之短椽。天衢九衢斷往還。怪梟野狗腹便便。獨不見流亡載道。夜半哭聲恨綿綿。卽汝罄竹傾海欲書不盡之罪愆。何不化爲上方劍。置之朱雲前。斬絕不能匡主益民之官員。何不化爲警惡刀。執楊琰拳。殺盡盜名欺世之豪賢。或者幻作長蛇蜿蜒之雲駟。或者幻作一日千里之樓船。一舉旋坤而轉乾。萬歲歡聲振大千。詩人歌詠形諸篇。汝之功業到處傳。彈兮彈兮宜勉旃。古來功大易恣專。盛名之下難保全。要在競競自敬虔。幸能晚蓋善滌湔。萬毋怙惡而不悛。彈也聞吾此言仍悄然。依舊冥頑不靈。倒頭落地眠。

陌上桑

嘗聞春蠶喜食桑。今爲人採充饑腸。蠶也食桑吐絲白。人也食桑色變黃。可憐臣朔饑欲死。習武園裏說劉郎。劉郎一家食指衆。膝前兒女又成行。自來此間居不易。何況戰雲白日荒。炊薪百斤三十串。斗米銀幣四元強。價如珠桂人爭買。未雨綢繆且蓋藏。亦知亂中百物貴。無奈牀頭剩空囊。兒悲啼。女掩裳。從此黔突烟不起。妻孥含淚入空房。天公不絕如絲命。桑葉沃落露鄰牆。男提籃。女攜筐。大家共向墻頭采。暫把條桑作糝糠。樹葉那能果人腹。聞說兒死女又殤。嗚呼爾劉能勿哭。世上從無辟穀方。城中十萬驚弓鳥。而今同是頰色魴。君不見官府正謀裕軍食。鎚門打戶勢莫當。試向長安市上望。榜出尺牒語煌煌。十

日。民。間。遍。索。謂。屯。六。十。萬。石。糧。倘。取。三。分。供。軍。餉。足。以。支。持。三。年。長。吁。嗟。乎。昔。日。猛。虎。變。碩。鼠。朝。朝。伏。處。入。困。倉。惜。哉。爾。劉。悲。無。命。何。不。化。爲。百。獸。王。

朝起卽目

閒中朝起遲。盥漱尙未了。忽聞啁啾聲。簷際鳴黃鳥。舉目望階前。兩大挾一小。當是雄與雌。心念雛嬌。雙出一身單。恐被他禽擾。同棲亦未能。啼餓兩心攪。不然教之飛。新雛學步早。何物怪梟。鴉奮然舞牙爪。凌雲掠下來。攫雛上木杪。短羽落紛紛。狂吞恣嚙咬。斯時屋脊貓。仰視口吻燥。大嚼過屠門。快意當肉飽。念雛幾回旋。淒絕翁與媪。同出不同歸。此意向誰表。繞樹啼向人。我心怒焉擣。豈爲白玉環。願言學楊寶。

月芽城 續秦中吟十首之一

城中有二虎。虎視眈眈虎威武。將李雲龍楊彪均字虎臣。時人稱爲二虎。城中有一韓。腹蟠蟠兮面團團。袞袞諸公識時彥。軍略纔聞縮戰線。居民受盡風鶴驚。直北又築月芽城。甕城築得眉月杪。玉關生慶修月匠。城外杵聲築且堅。城中新添月椿錢。

長安縣 續秦中吟十首之二

長安縣。長安城。十九年糧早開征。長安縣。十里舖。二十年糧又催付。一摘再摘民力殫。三摘四摘民命殘。咄咄怪事人間世。一縣竟有兩縣官。匍匐上書陳軍府。掬將血淚傾肺腑。十里以外作戰場。瞑目甘受須

與苦不然麥熟四月天。兩軍且作止戈武。此上四句。爲農民。讀請之言。編者註。將軍月來亦苦辛。孤城困守逾三旬。與虎謀皮談何易。就中奔走憐耆紳。耆紳咬文復嚼字。射書不諳將軍意。微聞漢高罵酈生。豎儒幾誤乃公事。君不見長安城門丸泥封。望斷街頭賣菜傭。憑君莫問軍前信。隱隱闐闐萬耳聾。

點紅燈 續秦中吟十首之三

點紅燈。點紅燈。公家有命敢不應。人家點燈不敢觀。伏處屋隅睡難成。閉目充耳屏息立。連天砲火本無情。昨日柳巷炸學徒。今朝東街傷孩嬰。飛彈流矢如雨集。來日誰復知死生。城頭戍卒恣譁謔。此時尙未解宿醒。道是祇少魚龍戲。居然康衢火樹明。正月十五上元節。却恨金吾斷人行。吁嗟乎。果然虎臣真矯矯。長安已號不夜城。

挖城壕 續秦中吟十首之四

挖城壕。挖城壕。通渠開閘引澆水。費盡人工不憚勞。高屋建瓴我何逸。金城湯池足自豪。城頭士卒太辛苦。街頭暫將市人招。東街夥伴被捉去。官家力役誰敢逃。歸來垂涕向人語。能將往事說連宵。長官驅得市人去。猶將笑語作解嘲。操戈捍衛仗老子。區區差徭賴爾曹。荷鍤負版泥沒髀。宛如鳧鷖水中飄。眼中少覺不稱意。鞭箠交至聲咆哮。昨夜敵軍冒死出。雲梯衝車風怒號。城上戍卒挾彈丸。千粒萬粒空中拋。莫仗健兒好身手。通天火光在周遭。血肉橫飛髮毛脫。肢體殘毀肌膚焦。城中偷得一息安。城外哭聲上。

雲。霄。挖。城。壕。挖。城。壕。雍。州。之。固。本。天。驕。

派飯 續秦中吟十首之五

派飯派飯。趕辦趕辦。大街小街分區段。門前悍卒督催急。商家火頭揮大汗。冬無宿雪春無雨。麥苗焦枯憂天旱。收成絕望愁欲死。天心依然不厭亂。百業蕭條生意絕。儲得升斗防世變。那知大家不時需。轉作軍中朝午膳。無端警吏追呼急。縱然有口誰敢辯。依稀憶得楊與李。三月守城誇天塹。美酒大烹無餘事。一榻橫陳芙蓉豔。我聞此語心傷悲。枯魚之市再相見。縱教萬家骨髓枯。但求一方免糜爛。吁嗟乎。誰奪斯民口中食。亂世人命雞犬賤。

洋車夫 續秦中吟十首之六

洋車夫。洋車夫。爾曹籍隸河南乎。何爲輕身離故土。何爲飄飄落此都。滿面風沙身汗臭。終朝碌碌牛馬走。一自寶鈔不值錢。博得饘粥難餬口。驀然礮打西安城。漫天飛彈如雹冰。居人各作杜門計。街頭有車誰敢乘。從此飄泊異鄉客。昨日同舟今敵國。家山更在關山外。縱然欲歸歸不得。驅之城外掘戰壕。汝曹只合列前茅。囚之城中如獻俘。駢肩疊踵繫獄牢。罪犯所長安縣。請君入甕誰能逃。君不聞非秦者去。客者逐。古來法嚴。今豈獨。又不聞非我族類。心必異。傳言分明。今須記。吁嗟乎。華嶽巍巍高。黃河滾滾流。潼關不須稱天險。人心原自割鴻溝。

難民謠 續秦中吟十首之七

長安城內風鶴驚。長安城外列軍營。却將城裏比城外。別有天地已清平。今春三月缺雨澤。蝗蟲刺天食
枯麥。租吏催徵頻到門。有田適足促困厄。四面八方陣雲開。前度劉郎今又來。此際祇求脫微命。此時誰
復怨天災。昨日礮打李家村。今朝彈落韓信塚。一帶莊園成劫灰。斷壁頽垣埋邱隴。糾糾武夫腰帶刀。入
村下馬氣粗豪。攫去板扉支牀睡。斫碎桔槔當柴燒。大家暫作避地計。提携老幼城中詣。吏卒聞得鄉民
來。閉關盤詰索奸細。野老含淚說苦辛。差回吏人怒目瞋。街頭店舍懸白幟。幟上大書領難民。停車場文
教會紛紛開門放鑰鎖。可憐妊婦舉止艱。倉卒育兒落道左。一朝幸喜得棲枝。衆生合謝佛慈悲。其如粥
少僧偏多。甘泉玉露難遍施。席地枕藉苦偏側。寢處輾轉求不得。有時翻悔此中來。眼看田園道路塞。蚊
虻竟夕吮血腥。刺股嚼面不曾停。身如萍葉蹤無定。眼似鰥魚夜常醒。春來天氣縱不冷。稚兒癡女索餌
餅。舊日困麥齋盜糧。剗盡心肉淚如綆。淚眼模糊歌烏烏。此是一幅鄭俠圖。人不食人亂不極。漫天殺氣
無時無。十五年來日月邁。預徵四載民力憊。他日催科若到門。完倉贖將兒女賣。吁嗟乎。君不見昔年張
勳復辟。玄黃血戰京城中。瑞金大樓樓上電燈紅。一寸黃金一寸土。豪貴爭來作寓公。哀哉野民誠無告。
瑣兮尾兮流離道路中。

智女行 續秦中吟十首之八

敵兵已薄嚴城下。野老紛紛棄廬舍。女兒零落大道旁。骨肉流離淚如瀉。何來武夫氣糾糾。探懷出槍付女收。仗汝挾之城中去。不爾吾能斷汝頭。明知此輩似梟獍。迫在眉睫姑佯應。但求能全兒女身。此行當不辱君命。平明長樂城門開。長今西安城東門曰長樂門。編者註。賊兵挾女城中來。飄零弱質難為主。苦被旁人抵死催。與圖捧上咸陽殿。不學舞陽顏色變。只緣妾胸有智珠。豈畏圖窮匕首見。女也。此際蹙雙蛾。除呼縛賊語。無他。縱未磨刀親刺虎。從教賊自入網羅。一朝賊屍陳東肆。都道女也有急智。惜哉談者佚姓名。我惟作歌紀其事。

老婦哭 續秦中吟十首之九

嗚咽哭聲出短牆。牆裏舊是停車場。鎮日哀雁號中澤。今朝老婦痛女亡。相對楚囚競相勸。勸嫗毋啼且強飯。不暇自哀哀旁人。入耳分明生愁怨。君不見香山居士白樂天。南隣北里俱淒然。鏡中白髮聊自悅。不似遷謫潯陽船。又不見李端道宿石澗店。夜夜秋雲淚如霰。朝來逢著舊將軍。方知兒死因征戰。吁嗟乎。我今聞哭不堪聽。況是同住長安城。

姑惡篇 爲和平期成會作也。○續秦中吟十首之十

秦家有女號美雲。嫁得夫婿長安君。郎君天性不好武。賤妾陋姿粗能文。閨中縱有瑟琴樂。無奈堂上號姑惡。一姑不慈有威嚴。一姑待妾情更薄。此婦只知貪宴安。此句乃第一姑之言。此婦別自有肺肝。此句乃第二姑之言。兩姑指攻城守

擢城之兩軍統將。良人擢城中居民。編者註。

薄言往愬。逢彼怒。坐此遂失兩姑歡。妾不足以供驅使。妾之舉動太專恣。謂妾未能宜室家。良人無言。惟垂淚。良人亦知念糟糠。賤妾詎忍求下堂。頗悔不知大家禮。安能酒食事姑嫜。昔日恩情焉忍絕。敢從溝水怨紅葉。薄命鴛鴦各西東。吞聲開我嫁時篋。脫我當日紅羅襦。還君定情大秦珠。告君別後須努力。順時自保千金軀。舊情不堪重回首。別求新歡奉箕帚。莫似妾身不分明。兩姑之間難爲婦。

代長安中人作

忍看流亡滿路隅。大家只合閉門居。偶然相見還相問。聽得夜來消息無。日日轟雷震耳邊。司空見慣不新鮮。乍聞天半絕音響。疑雨疑雲百慮牽。

偶成

到民間去。口頭禪。農夫入城不種田。學得時髦四字語。三民講罷又五權。宣言下野從此辭。到民間去。義無差。問君都向民間去。都市繁華却與誰。

讀史

甯蹈東溟不爲身。但求士氣一朝伸。縱橫媿殺儀秦輩。口舌得官傲婦人。

偶咏

驪宮洗阿環。後宮洗祿山。行宮淚洗面。何處洗慙顏。

書感

函谷之東泥一丸。愁雲多處是長安。秦人肥瘠越人看。若個擁兵非賀蘭。

讀史

可憐何進太無能。焉用紛紛召外兵。干戈倒持授人柄。主簿陳琳語毋怪阿瞞笑絕纓。二千宦豎如風掃。難偃

芊芊千里草。洛陽宮殿化劫灰。北邙陵墓發珠寶。天道好還安可欺。却逢北掖擲矛時。君自姓呂人姓董。

只知賊臣是太師。暴屍燃臍置大炷。長安道上爭歌舞。賣劍拔釵沽酒脯。枉將萬歲號鄜塢。

外戚傳步西堂樂府趙高傳韻

漁陽鞞鼓動。九城烽火紅。鸚鵡前頭語未通。忙殺聖母與老公。從此青驪趁長風。潼關道上幸六龍。胡兒

歸馬又藏弓。寂寞玉容望裏空。恨無鴻都仗神功。徒聞金井泣寒蟲。漢皇南內添愁歎。宛轉蛾眉獨蒙難。

那知中宮親眼見。當日私呈外戚傳。遜濟珍妃。色尤殊。為德宗所寵幸。庚子西狩。車駕將發。妃適在側。以不預隨

為其父乞督外省。德宗領之。隆裕退。妃以漢書外戚傳諷上。事遂獲。隆裕深銜之。或曰。妃之死。實有所指使。特歸獄於孝欽耳。

儀鸞火步西堂樂府儀鸞火韻

翠華纔出都門去。蕃將遂進長安住。城下之盟不肯許。咄咄逼人聞胡語。揀取花枝入禁宮。紅顏碧眼兩

心同。赭黃盤龍難睡穩。天教一炬太匆匆。莫言他族其心異。有個青樓能解意。羯胡爲得美人歡。省却華夷何限事。後來猶說合肥李。和事老人其休矣。

感事二首

老去王郎勇絕倫。黨人碑上姓名新。蔡邕有女能傳業。贏得青衿拜後塵。桃葉桃根信可人。驚才絕艷出凡塵。雙雙織手能馴虎。占盡孤城一段春。

戲贈

不從伍相昭關過。雙鬢如何乃爾皤。若比君家澤畔客。未知愁思是誰多。千金休道莫垂堂。霹靂憑空能破房。自昔死生都有命。穴居未必非巖牆。

孟家老僕余清

家在幽燕身在秦。看人兒女樂天倫。從軍有子無音問。垂老喪妻亦苦辛。酒後纔忘作客久。飯前尙勸加餐頻。食時每於對座設杯箸匹夫猶解懷風義。似爾深情媿摺紳。

寄答陳君衍兄頌之北京

君家弟妹京信至。開函有君親筆字。除却通候無他言。卽此已足見君意。聞君又得麒麟兒。不卜知是瑚璉器。惟我遠道奉賀遲。君縱不罪我先媿。不作尋常道意書。與君且說年來事。前冬聞君出都門。時任河南財政廳長

懷抱利器及時試。累世弟兄屬通家。敢貢諛辭徒媵媚。長安朋友向我言。知我與君有夙誼。謂我何妨一
遠行。眼前青雲可立致。我當含笑謝諸君。諸君見厚謹銘識。日審本是山野姿。朝市之間無位置。頗病穉
康七不堪。敢以疏散留遺累。堪歎今人廣結交。酒食徵逐謀飽醉。若問平生久要言。一朝富貴幸毋棄。扶
搖直上會有人。紛紛爭來求名利。得者固喜失者悲。往往足以壞政治。古人之交則不然。山林廊廟各有
志。或者騰達到公卿。或者隱居服荷芰。人生原無面目同情愫。不因雲泥異。我輩縱難比古人。頗與今人
殊好嗜。君也肝膽能照人。幾載京華受君賜。弓旌不招知我深。情甘守拙甯安冀。河南號爲四戰區。又爲
中原縮穀地。況值海內正用兵。那堪民生已憔悴。君縱有才如桑劉。讀罷父書應涕泗。老人詩句仁人言。
苛政由來虎不啻。具見嵇安齋詩文集三原陳伯淵先生(諱濤)遺著編者識聞君幾度欲掛冠。多君能識見幾義。無何頻陽落將星。出師
未捷英雄淚。後來雖有岳家軍。撼軍却比撼山易。勞師襲遠非所聞。千里轉戰復何爲。關中雖留漢蕭何。
羅掘俱窮糧。惟饋傳聞諸將收。山東將帥失歡生。疑忌可憐長驅十萬師。至今異地化枯飢。湯湯江漢滾
滾來。一時大梁拔趙。軍功未立生怨愁。揭竿四起逐非類。擾擾干戈關塞遙。難從馬上逢驛使。念君消
息竟如何。欲聞平安無人寄。今春亦有君家書。方知早攬燕市轡。區區鄙懷藉得寬。吾兄自有過人智。從
此復爲京國人。重向度支作郎吏。堪羨君家今有繞砌傍階之玉蘭。不羨君身自有凌雲摩天之金翅。

贈張虎臣先生

先生字同白花楊。六十年華鬢染霜。潦倒窮愁比東野。滑稽笑口似東方。先生字同鷗兒李。國城守將編
牛虎臣。編者註。淚濕青衫愁欲死。負負徒呼一病妻。紛紛尙有五兒子。卅載長安今已老。身入幕府殊草草。不極
豫州學陳琳。却從荊州依劉表。君不見楊李當途正弄權。山君威武大無邊。先生耳戢復毛拳。皓首窮經
亦可憐。

寄吳碧柳

古芳

昔我遊京師。好求文字友。君家季重子。謂吳必。爾僧與我周旋久。篇什迭唱酬。驛遞爭先後。常來就我宿寒夜。
烹茶酒讀書。清華園稱君不去口。携來一卷詩。兩字署碧柳。挑燈成朗吟。句句皆瓊玖。蜀國信多才。匪獨
古來有。黃河天上流。星辰落戶牖。太白謫仙翁。豪情吞牛斗。白也詩無敵。聞之杜陵叟。斯人不可見。空拜
宣城守。猶能誦君詩。今已忘八九。神交十年餘。未嘗一面覩。李杜光芒長。萬歲名不朽。笑他庸愚兒。出言
不自醜。一時耳食流。千金享敵帚。奉爲枕中秘。咤作獅子吼。風雅絕嗣音。斯道成芻狗。曩讀學衡篇。會心
頻點首。天涯歸去來。閉門呼負負。筆硯束高閣。神思蒙塵垢。君忽客長安。詩教循循誘。時任西北大學教授豐鎬諸
勝蹟。一一落君手。紙價貴洛陽。不脛而自走。真成意外緣。此遇良非偶。袁趙晤西湖。持此爲君壽。問君意
何如。亦識其人否。

附圍城中有寄詩來問吾猜得其爲誰者意必兩僧詩中之胡仲侯君約文也賦此

猜答

吳芳吉

亂離無好夢。黃鳥自嚶嚶。未得識君面。已復解君情。結交惟意氣。何用知姓名。姓名我能筮。栩栩化

莊生。射君姓也人中才最美。為人中合也揖讓足作卿。公卿之也詩傳燕山道。在北平家近涇陽城。唐家三

僧家宓子為好友。晉與兩審安實同聲。三原陳伯淵先生齊眉屬阿姊。君夫人兩隨肩是長兄。唐女中

十載不相見。咫尺難成行。君住城西北我往明哲當自保。流彈正縱橫。

重寄碧柳

偶題詩柬寄吳郎。昨日開緘得報章。莫向渭城重校獵。射鵬身手本來強。

果然妙技竟穿楊。讀罷來書喜欲狂。坐對人間孔北海。偶然一問又何妨。

荒江曾拜杜公祠。新作清平絕妙辭。往事開元君莫問。要吟天寶亂離詩。

滿地風波不可行。無妨頽醉臥前楹。勸君休渡桃花水。我有汪倫一樣情。

三寄碧柳

浪遊猶自憶幽燕。白屋詩名早已傳。往日金牛開蜀道。於今虎狗鬪秦川。時有狗咬麻之語夜烏羣集延

秋上。遼鶴暫歸華表前。多恐奚囊裝未滿。不妨吟咏更流連。

碧柳寄詩慨當以慷彌有同感輒復賦此

生逢戎馬際。遂多亂離吟。亂離懷愁苦。中有不平音。瘡痍觸目是。因之感不禁。淒淒危城住。天涯消息沈。未接故園信。望穿直至今。每值斜陽暮。城中殺氣森。遙空飛流火。驚起歸巢禽。日來無夕高高天竟醉。生民已難任。汲汲何爲者。猶將樂事尋。後庭玉樹曲。斜日廣陵琴。甯謂夏聲大。不似鄭聲淫。坐視日西匿。情興一何深。不見流亡屋。血淚常霑襟。昨日讀君詩。題曰圍城。五古四首。見西安圍城詩錄一。編者註。怆怆動我心。藹然仁人言。堪爲薄俗箴。世亂久行役。山水罷登臨。掩關從吾好。且入翰墨林。不受外物擾。讀書惜餘陰。渾忘生與死。書味足酌斟。萬流各孟晉。悚然慚影衾。

春秋無義戰。何事苦相攻。遙遙關塞路。何事丸泥封。兄弟鬩牆釁。排解煩鄰翁。恬然不爲怪。羞死五尺童。遠方問音絕。近者亦不通。恨無六翮翼。望斷天邊鴻。我家路百里。君家山萬重。道途無遠近。一樣歎飄蓬。君正高堂念。因君我心忡。咫尺不相見。萬里將毋同。君交有俠友。可以濟困窮。君室有賢婦。可以甘旨供。我家十餘口。河北又傳烽。亦有妻與弟。共此圍城中。愧我無所似。去住兩何從。

碧柳以西京遊踪圖草見貽用作長歌報之

圖見本期編者議。

張生著書興不孤。吾宗步川繪爲圖。誰歟題寫圖中字。蜀國詩人白屋吳。太學師生俱好古。披荆斬棘餘勇賈。我向素壁張此圖。勝遊一一堪指撫。此邦往昔號帝鄉。歷盡周秦復漢唐。三輔河山終不改。五陵雲樹早荒涼。去國梁鴻歌五噫。離家王粲哀羣盜。昆明池水餘劫灰。阿房複道如電掃。咸陽炬火笑重瞳。高

視祿山將母同。

杜詩。火焚乾山。獨。高。觀。笑。祿山。

赤眉而後遭巢闖。當日豪華一洗空。一姓興亡何足問。自來豪傑乘時運。

獨惜無限好家居。摧枯拉朽洩餘忿。漢賦西都又西京。浣花秋興不勝情。蓬萊宮闕傷禾黍。承露仙人辭金莖。唐政操自婦寺手。幾回天子下殿走。元相痛哭連昌竹。香山長恨未央柳。坐對城南尺五天。想像開元全盛年。都人士女賞佳節。樂遊原上曲江邊。東西天街如周道。槐衙兩行風光好。每逢十日一放朝。丈人溝第五橋。佳句應憶杜陵老。祇今新亭泣楚囚。閉置車中使人愁。吾徒堪作江山主。聊向畫圖一臥遊。

吾家三女兒

吾家三女兒。共生同荆枝。恩愛無厚薄。念想有偏私。阿蘭十四五。娟娟好容姿。日雖赴學塾。讀書不孜孜。好作閒言語。狂笑雜癡癡。阿天最小女。未離襁褓期。兩目如點漆。嫩膚似乳脂。幾時方長大。與汝並肩差。汝年四五歲。顏貌亦無疵。賦性頗厚重。當是載福基。依依憐小鳥。能逐衆雛嬉。堪扶阿爺杖。善含大母飴。差解黃香扇。復唱木蘭詞。昔我在家日。時來披我帷。掀衾催我起。告我時已遲。開簾轉逃匿。引鏡更暗窺。我偶懷愁苦。得汝一解頤。何日授汝字。大來教汝詩。自古育兒女。不在徒鞭笞。倘能循循誘。學豈有常師。不知三姊妹。誰是姜與姬。

阿伯因念汝。亦我父母思。飄飄短翼鳥。仰視白雲馳。舊業多零落。室家飄搖危。阿爺雖尙健。心力已衰疲。不知今年來。又添幾白髭。大母衰更早。骨瘦鬢如絲。受盡兒孫累。那得顏怡怡。阿伯愧無益。感此雙親慈。

有親未能養生。子欲何爲。平生文字好。文字不療饑。一家十餘口。難將沙作糜。宵來因念汝。因此一嗟咨。汝當髻稚齡。詎復能知之。值此圍城日。消息雜信疑。耿耿不成寐。起視夜何其。

慰瑞蓮

愛國男兒肝膽熱。太學諸生尤激烈。緹騎四出捕黨人。煌煌京都竟流血。汝夫亦是太學生。一舉遂成義士名。死於北京執政府門前。時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也。從教能褫神。姦魄淒絕深。閨望遠。情汝也少孤。早離母。汝父四十尙餬口。亂後他鄉音信絕。天倫之樂汝何有。去歲結襦。荷花香別離。時節槐花黃。焉知一別生死隔。能不場然斷人腸。歲月遙遙天昊昊。憐汝一身善自保。上有伶仃重闈。春秋高。下有同胞兩妹尙少。小水流到海。葉歸根。浮萍逐水欲何言。且自強飯爲佳耳。慎毋夜夜雙淚痕。

玉如十二妹于歸賦詩送之

夏歷五月初九日

婚姻不自由。有人操其柄。當畏匪偶齊。翻嗟蕞爾鄭。奈何當亂離。草草欲親迎。女子縱善懷。婉順將母命。箱奩備未全。餘物小而輕。伯叔俱遠違。要我主外政。謂我何不思。一誤豈容更。我亦復何云。一朝託媒娉。女也有所歸。從此成兩姓。堂上有翁姑。奉承修孝行。以次有兩姨。小心宜戒傲。每事必詢人。一切應借鏡。更願調琴瑟。齊眉夫婦敬。緬想古來人。前型有梁孟。吾家雖中衰。讀書有習性。近世女子流。容易遭譏評。挾册赴學堂。心目便驕橫。妹也詎不知。重言作諫諍。中庭耀銀缸。良時宜妝靚。輕軒宵到門。慎勿淚珠迸。

示十弟

時弟服藥西北
大且朝出晚歸

凌空飛彈丸。時下白雲端。覓句愁余瘦。出門覺汝單。依人情惘惘。爲客路漫漫。來往長安道。應知一飯難。

端居多暇健飯善睡偶咏起居聊作一笑

雞蟲得失不相干。我從槐安枕上看。莫攬先生春睡美。居然日上已三竿。事不經心耳目靜。飯能可口肚皮寬。寄語家人休望遠。來書莫更勸加餐。閒中歲月饒吟興。愁裏光陰倍不情。眼底長安如斗大。我住詩城爾愁城。學堂久已斷薪修。諸事還須就爾謀。也似要圖三月守。終朝生計米麪油。

新買雞子八十枚

無缺金甌亦壯哉。何曾侯景渡江來。臺城蔬菜依然美。雞子不須一百枚。

「無缺金甌」梁武帝語。侯景以千人渡江。臺城被圍。蔬菜皆絕。那能王人

子綸上雞
子百枚。

四月十九日紀事

弟妹相將鈔我詩。我詩平淡不爲奇。恐教錯喚妄男子。莫遣旁人取次知。捉人四出築隍池。又向民間勸納資。賃得梁鴻廡下住。也逢縣吏到門時。

四月二十四日城北礮聲雷震適值大雨乃驟響

風絲絲更雨絲絲。難得夜涼與睡宜。無端銀線橫空過。應是先生面壁時。詞案

偶檢讀十一年六月六日黎總統復位前所發魚電有感而作

禍亂十年從此生。婆心苦口淚縱橫。津橋不是陳橋驛。詎爲黃袍肯罷兵。
閒雲出岫果何求。傀儡登場一笑休。試向天津橋上望。白河明月總悠悠。

薪桂歎

薪桂歎編前 日編前
鄉校往年爭索薪。儒冠相對話悲辛。他時萬竈絕烟火。豈獨傷心是士人。東樓積炭充公用。玉順樓存炭。以公用徵收。

南市杞梓又上供。竹芭市坊店木。材亦歸官有。繫得牛頭半匹縷。香山樂府堪吟誦。長安城門晝不開。終南無復樵夫

來。眼前端午似寒食。續命絲長莫避災。亂世誰能談教育。學堂終竟斷脩束。而今欲樹百年人。縱斧先伐

千尋木。省校頗有伐其中松。柏以供教師舉火者。君不見。臺城坐困防侯景。熏鼠捕雀勝畫餅。愁絕官家待爨炊。從教壞却尙書

省。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慮。男女貴賤。并出負米。取諸府藏錢帛。兼德陽堂。而不備薪。無滋。大清三年二月。壞尙書省爲薪。撤薦野以飼馬。軍士或煮蝗。熏鼠捕雀而食之。

丙寅五日

整逢兩月住危城。愁對山妻更弟兄。抱蔓摘瓜聊復爾。破巢完卵不勝情。難從函谷奔齊相。忍向湘潭弔

屈平。此日寄奴猶鬪智。雕盤分饗笑盧循。

飛將傳聞已渡河。盛傳張裴生帶。兵由晉授陝。可能一鼓定風波。勞薪莫紓臺城困。堅壁愁聽垓下歌。何處毒龍傷楚

客。誰家團扇畫秦娥。故事。秦中坊間前二日。東市謂之扇市。手擎杯酒談時事。照眼榴花濺淚多。

附郭燒痕映麥田。連管城外。縱火燒麥。忽逢令節一淒然。無家天寶難爲別。有吏石壕強索錢。方悔招兵萌禍亂。徒

聞畫計掃風烟。近聞軍策欲先打通西路。故園門巷何堪問。一片鄉愁少雁傳。

艾人繭虎笑相矜。兒女隔鄰喜不勝。亡命偏成長命縷。逃兵仍帶避兵緡。盤餘豆醬疏食慣。市少羔豚肉

價增。過節食無肉。僅市豆腐。天外浪傳陳曲逆。白登奇計渺難憑。又傳前督陳樹藩率師赴援。

小病

往年不耐閒。久閒即臥病。今年半載來。無恙竊自慶。荒旱又刀兵。况復當夏令。兩軍殺傷多。因之疫癘盛。兼旬懶出門。祇憂時不正。我與人俱忘。於世復何競。外患莫我侵。只緣心清淨。兩日稍馳驅。遂覺愁思併。愁思能害人。居然一病竟。我疾不須醫。治療仗吟咏。

夏歷六月初五日作 時圍城恰滿三閱月之期

鬱鬱圍城感不禁。傷時念亂一沈吟。漢家都尉工搜粟。曹氏郎官善摸金。征雁幾回旋渭北。放牛何日返桃林。諸君誤讀睢陽傳。往事前朝迥異今。

四弟生日

危城生事費張羅。抹額紅巾尙枕戈。三月連烽悲杜老。一宵聽雨感東坡。離家不道音書隔。涉世方知憂

患多。念爾良辰逢此日。故園消息奈愁何。

六月初七日作

去年今日到長安。周歲空歌行路難。唯向嚴城聽畫角。翻疑亂世戴儒冠。萬間大廈冥心想。一局殘棋冷眼看。雨後甲兵渾未洗。伏頭枕簟轉清寒。

望韓森塚

據畢秋帆長安志。此實秦莊襄王陵。劉銀華建砲於上。以擊長安。

千年高塚葬莊襄。俯瞰全城作戰場。萬戶長安愁對汝。差如六國畏賢郎。

書感

扶病流民半死亡。裹瘡戰士足悲傷。苦無輸餉蕭丞相。更少運籌張子房。三月不知食肉味。一家難覓止饑方。束脩久斷生徒散。大似在陳要絕糧。

偶思故鄉瓜果

谷口杏從客裏嘗。曹杏爲吾鄉各橋特產。以種奇者姓。石川瓜熟又還鄉。梨瓜以石川河畔所產爲最。暑中旋里嘗啖之。故園風味年。年事不道而今惹恨長。

寓中屋漏

先人遺業飄零盡。舊日吾家在省房產不少。變亂後與賣畧盡。平地樓臺夢不成。王粲樓頭非信美。梁鴻廡下足平生。日晴每見

幃塵下。夜雨還愁屋漏傾。未許吾廬憂獨破。遙天烽火射危旌。

軍中乏薪斬伐道上樹木比鄰椿樹兩株昨日亦被摧拉因作二絕

眼中碩鼠比狼貪。坎坎伐檀不自慙。莫怪牛山曾下淚。晏子春秋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都而流涕。樹猶如此人何堪。

椿壽八千竟夭折。何來走卒學山樵。歸鴉休繞黃昏樹。并與客魂一樣銷。特吾縣有被客

捐輸

匹夫懷壁漫疑猜。亂世多藏種禍胎。似我梁鴻常賃廡。也同卜式要輸財。

夏歷六月二十八日夜紀夢

喪亂情懷常鬱鬱。夢中歸思已滔滔。用蘇句乍奉慈親慚拾葚。王莽末蔡順拾葚奉母。微聞王母笑分桃。新封馬鬣空洩

淚。先伯祖母歸葬日。值戰機勃發。不及躬送。失序雁行忽慘號。又夢見三亡弟雨漏匡牀驚睡覺。還從枕上響波濤。是夜大雨。夢中見吾母與諸母乘車出縣城。

設將避亂。蓋屋。又聞先伯祖母開簾傳語。命與諸兄弟勿桃食之。味極甘美。故有三四兩聯。

三十六歲生日

京塵十丈首重回。一味清狂畏老催。尙想驚鴻臨洛水。也曾走馬傍章臺。沉迷杜牧三生夢。愧謝陳王八斗才。紈袴當年不餓死。少陵詩句有餘哀。

常恨浪遊聚散輕。逢君負篋入燕京。客中初有室家樂。病裏更添夫婦情。筆札未能齊谷永。書傭偏自歎

班生牛衣對泣傷貧賤。勞燕分飛又送行。

野鳥倦飛亦折旋。歸來四壁只蕭然。丹黃書軸零星賣。大好園林轉瞬遷。古香樓書藏於人。竹柏園亦轉藏於人。歲月差。

同擊石火生涯。頗似不毛田。空齋剩有槐陰冷。曾對兒時舊講筵。謂古月齋中老槐。

司鐸真成耐冷官。眼中吾道果艱難。臨歧欲贈繞朝策。在位虛彈貢禹冠。一世斗山推李贄。千年雞犬附

劉安。橫流滄海滔滔是。若個百川障倒瀾。

愁聽萬戶痛吟呻。未信天公果好仁。破產還遭多難日。無家尙盼太平春。明知霸上真兒戲。直欲軍前辱

婦人。連日陰寒六月雨。便從客裏度生辰。

不記呱呱墮地初。曹騰忽到卅年餘。飽嘗世味難趨世。誤盡書生是讀書。坐看流光容易去。空傷結習未

能除。凜深四十無聞懼。七尺形骸淚滿裾。

教育叢書

本叢書由國內專家擔任編輯，採用最新學說，以明白淺顯之文字譯述之。專供師範學校及中小學校教師教科用書。

教育心理學大意	教育心理學	習心理學	個體性心理學	幼稚園課程研究	幼稚園與教學法	設計教學法精義	初等教育設計教學法	道爾頓制概觀	道爾頓制研究集	道爾頓制討論集	個別作業與道爾頓制	葛雷式學校組織概觀	施行新學制後之東大附中	青年職業指導	中學訓練問題	教育通論	教育原理	法國教育概覽	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	教學觀察法	圖書館簡察法	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	美國鄉村教育概觀	美國鄉村教育概觀	學校教育與兒童		
廖世承	廖世承	朱定鈞	夏承楓	舒新城	王克仁	唐毅	鄭宗海	曹錕	沈有乾	舒新城	舒新城	舒新城	舒新城	舒新城	舒新城	舒新城	舒新城	舒新城	周太玄	梁任公	施仁夫	蔡登	唐毅	汪懋祖	古棣	杜定友	徐松石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八角半	一元四角	六角	二角	三角	三角	一元二角	四角半	八角	八角	四角	一元二角	三角	一元二角	四角	一角半	八角	五角	二角	三角半	三角	一角半	六角	八角半	三角	八角	四角半	

教育小叢書

近代歐美初等教育發達小史

楊廉 一冊 一角半

小學公民科教學法

唐湛聲 一冊 二角

小學地理教學法

薛鍾泰 一冊 一角半

兒童論

余家菊 一冊 一角半

學校與社會

劉衡如 一冊 三角

德育原理

元尙仁 一冊 一角半

德育問題

邵爽秋 一冊 一角半

中小學訓育問題

周天冲 一冊 一角半

中華書局發行

西安圍城詩錄二

詞附

胡步川

渭南李生行

渭南有李生。八口業躬耕。長安入太學。敦品性。硜硜。此次遭戰亂。鄉村踏匪兵。老弱填溝壑。園廬作軍營。敗兵肆搶掠。勝者更橫行。詐言寇退時。其家藏寇槍。徧搜不可得。怒髮冲冠纓。一聲吼疾雷。長繩縛其身。懸之槐樹上。鞭以廣竹藤。死去復醒來。八次返幽魂。戚黨集資贖。留得一息存。太學已開課。冒死走青門。其家無長物。身外兩布鞋。徒步過零口。鞋又劫狼豺。到校之翌日。向我說愁懷。我憶昨夢生。彷彿猶憶之。檢查夢之日。吻合鞭之時。今醒思昨夢。一事兩重悲。人生夢與醒。往往不自知。

呈李桐軒太夫子

長安圍城已二月。彈雨鎗林。饑荒瘟疫。催促人命。危坐斗室。懷往思來。得二十九韻奉呈。

國家逢厄運。大陸起風塵。百興俱已廢。一事亦無成。先生試靜聽。請爲一一陳。昔年具遠略。蓬矢射四鄰。白門遊五載。從師入咸秦。民國十一年。畢業於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從李宜之師(協)來陝督辦水利。本吾飢溺懷。遑計沒世名。渭北營水利。不避艱與辛。扶病落涇水。嚴寒值早春。北山宿天幕。淫雨失昏晨。又渡陳倉道。雪霜如白銀。漢江兩遇險。幾葬身巨鱗。一事差自慰。求仁而得仁。無功尙寡過。足以對秦人。九仞爲山日。忽遭風雨頻。飄零幾失所。太

學講經綸。又任西北大學數理教授。得子復毀室。礮火蔽城闔。畿輔盡瘡痍。京華偏荆榛。人命如芻狗。饑疫又沉淪。半載家書絕。萱堂念老親。我生固蹭蹬。遑說我家貧。不如歸家好。猶得樂天倫。耕田可得食。採山可得薪。桃源避秦地。亂世作幸民。甚感先生厚。甚知先生真。諄諄常告我。後果與前因。入室暫未能。聊以悟自新。行將東入海。嘉惠早書紳。尙戀終南山。情留涇水濱。追隨復何日。天涯萬里身。

寄食李師家十首

在秦絕糧。寄食業師李宜之先生家中。卽事。凡有十章。

寄食李師家。李師客京華。去年當此際。送別望柴車。西北謀水利。太學計亨嘉。一籌尙未展。不得還其家。徧地干戈起。客旅苦生涯。

寄食李師家。浴德澡心靈。天人不尤怨。三爺屢丁寧。衆生固有罪。天降七殺星。我輩日懺悔。人已滅天刑。功成者自去。大衆轉冥冥。

寄食李師家。家庭客旅并。三婆食我飯。師母飲我羹。班姑與隼叔。情誼重師生。賦林及甯洋。親愛如弟兄。我心悠然樂。不覺苦圍城。

寄食李師家。米珠薪桂時。一家二十口。無米難爲炊。我懷杞人憂。每食不展眉。師伯嘗語我。闔家厚仁慈。當不至餓死。上天有報施。

寄食李師家。食時定早晚。大人有蒸饅。童子祇麥飯。我觀他人家。適與之相反。尤羨無餘言。內外皆和婉。治國先齊家。自邇可行遠。

寄食李師家。可誇劉輯五。長安有三樂。渠言懷想苦。易俗觀新戲。與我談肺腑。其一尤戀戀。李師家規矩。我得日習之。自晨常過午。

寄食李師家。小園頗幽閑。東向看驪岫。轉眼見南山。菜可餐秀色。陰可任高攀。菊花滿籬落。園門日常關。待飯且看書。夕陽照我顏。

寄食李師家。羣居不寂寞。三爺講佛道。賦林談耕作。隼叔說鬼怪。長篇言鑿鑿。竊洋挂假髮。嬉戲互雀躍。我從旁觀之。煩憂化爲樂。

寄食李師家。自省甯不羞。不勞而得食。信非丈夫謀。靖節乞食詩。王孫漂母周。不得已爲之。千古亦何尤。而况蔭師門。聊以減我憂。

寄食李師家。食飯又飲羹。城圍逾七月。十九不獲生。我母居東海。我兄會稽城。我姪學三台。我妻在南京。城開接我信。四處感高情。

軍歌歎

清晨聞軍歌。其聲何洋洋。隨風成斷續。調壯歌且長。北鄙殺伐聲。惜非戰沙場。又似凱旋還。聲勢虛鋪張。

城圍兵學操。操罷學楚狂。飽食閒終日。藉此忙其腸。問食何自來。災民口中糧。災民餓且死。何以勇輪將。我見東街上一翁。走且僵。霜降衣正單。臉黑眼蒼黃。肩負數升粟。言送至縣堂。粟買于軍中。值自賣衣裳。衣價得什一。粟價廿倍昂。衣粟出入間。二百倍可償。可憐八口家。日食乏糝糠。油渣塞朽腹。籍作續命湯。渣苦忠沾粟。吏虐不可當。豈不想樂土。高城圍四方。此事何日了。帝醉正荒荒。言罷走樓西。老淚泗沱滂。是時城圍久。街上少人行。只有餓死屍。南北靠短牆。老翁比餓屍。生死間差強。餓屍勝老翁。魂魄任翱翔。惟有唱歌兵。飽暖肆橫行。孔子哭不歌。不飽于弔喪。宜不適亂世。卒老於栖遑。

礮聲歎

長安被圍已逾半載。小民生命財產。早同芻狗。近復禁難民出城。祇可坐以待斃。竊怪守兵斷絕糧彈。已成強弩之末。而攻者更無精神。可見非守者能。實攻者之不能。而攻守久相持以賊民。至無遺類而後已。豈攻守者盡非人類乎。不然。何殘忍乃爾。

長安城門久不開。礮彈墮地聲如雷。健兒吸民膏脂血。不知民命喪盡戰何爲。民之常情畏礮彈。礮彈無聲轉。長嘆深知凍餒中。彈同一死。其間緩急分。彼此緩死闔家同。歸盡急死。或可留妻子。萬一窮通一變間。亂後尙可奉祭祀。可恨攻守之將皆無識。勢均又力敵。殘賊等獻闖。進退無鵠的。健兒利相持。任意可搶劫。遺民欲逃生。百試不得出。罄囊買戍兵。戰壕遭狼藉。婦女輪姦童稚死。遑論饑寒乏衣食。苟全殘息返園城。哀求得入者什一。出城較易。入城甚難。奄奄窮巷望解圍。悠悠半載仍堅壁。窮極無聊時。見人問消息。昨日

喜眉尖。後三日九風聞總攻擊。夜半聽礮聲。四更又岑寂。今朝斗米五百千。健兒無傷遺民泣。未知再戰復何時。得聽礮聲隆隆連朝夕。遺民祇望有生機。不管誰得與誰失。

後海棠行

海棠開時多被摧折。曾作海棠行一首。故云。

獨居園中經兩載。四時領略好風光。春來花香聽鳥語。夏日濃陰茂草涼。中秋月光移枝影。冬雪綠竹萬竿長。今春梧桐忽枯幹。竹未生筍葉萎黃。又感秦人多殘暴。花時作詩賦海棠。伊川曾爲辛有歎。月風礎雨露毫芒。自後城圍缺柴米。搜糧伐木肆豺狼。百年喬木一朝盡。萬民私粟膾空倉。吾園花木鬱參天。城門失火池魚殃。綠槐翠柏一掃空。危巢覆卵鳥亂翔。古藤新竹亦蹂躪。朝拂雲霞暮枯僵。海棠幹小不勝斧。高槐飛柯連根戕。回憶花開被折時。痛定思痛我心傷。而今滿園摧折盡。斷橋殘榭伐木之時。連榭橋榭。倍淒涼。天空一角見驪山。山如含淚遙相望。秦人視之不甚惜。我與驪山共斷腸。幸留一桐刻棲鳳。予曾刻棲鳳二字于古桐上。得以幸免。中郎焦尾魯靈光。

秋夜歎

秋夜漫漫天難曉。明月牀前鄉思繞。輾轉不寐集百憂。消愁轉覺愁人老。自春而夏又暮秋。秦地干戈風雲擾。擾擾干戈無已時。生命塗炭隨衰草。土地人民與政事。專制之時諸侯寶。而今共和民爲貴。豈容橫

流漫浩浩。周之黎民靡孑遺。故國文明移吳沼。縱得成功一運間。身與名裂何足道。孤注一擲驕獨夫。蠅營狗苟環羣小。蒙馬虎皮不屑責。賢士大夫應不少。如何噤口學秋蟬。一任桑梓腥風掃。我自越來爲秦客。履霜堅冰憂悄悄。曾悲辛有歎伊川。不幸言中心煎燭。渭北水功長已矣。五載籌謀傷懷抱。同此圍城作難民。夜長苦饑日不飽。淵明冥報爲一飯。子美在湘形枯槁。煌煌命令禁出城。健兒對我張牙爪。流彈饑荒兼搶掠。日暮性命誰能保。滿城風雨過重陽。重陽後。風雨多。天氣奇冷。啼饑號寒何苦惱。東望鄉關路萬千。羈旅又添傷獨鳥。夜深愁集撥不開。月影東移時至卯。窗紙漸暗天將曙。數聲殘磬悲又攪。披衣起牀消塊壘。吸收新氣趁晨早。

立秋日吳碧柳兄吉芳贈詩次韻答之

秋到長安日。危城四月圍。家書烽火絕。故里夢魂歸。巷陌悲淫雨。鷓鴣正亂飛。四鄰新死鬼。冷壁走蚍蜞。

圍城中懷岳陽許連城君

石泉分手處。兩載想儀形。邂逅成知己。音書何渺冥。江湖風不測。生死卜無靈。許君自漢江南下。返里。予以江行危險。故自石泉入山。出

于午谷。連長安。二次寄書。俱無復。久困長安客。夢魂逐洞庭。

立冬書感呈碧柳兄

蕭條窮巷憫遺黎。乞食無門傍路啼。慘慘黃昏無舉火。悠悠午夜不聞雞。有秋場圃遭饑饉。何日城郊息

鼓擊。欲去亂邦偏計拙。西安迢遞甚安西。

無衣無食困重圍。秋盡冬來事事非。賣被買糧餐虎士。軍歌鼓角弄晨暉。風雲接地山河暗。烏鵲漫天自在飛。百二秦關移郭外。故園東望幾時歸。

城西北猛衝鋒。傳說援軍露笑容。七月相持憑城壘。守軍憑城。圍軍相持不戰。兩軍分掠苦商農。守軍賊商。兩無遺類。萬民枉死非關命。一歲求生祇賸冬。夜半雨聲空滴瀝。狂風化汽怕無蹤。是夜大風。狂風起。即止。因恐援軍與雨同消。

初冬之夜大雨西風翌日尤甚繼之以雪想災民之未餓死者亦將凍死感懷記

事凡三首

狂風吹雨打窗聲。冬夜悠悠夢不成。鬼哭鴉啼山谷應。吟詩釋憤腹雷鳴。格苗伯禹勤修德。納土錢鏐勇息兵。擾擾春秋無義戰。耕桑殺戮慣秦京。

王化幽風祇具文。殃民慘戰未前聞。詩書豺虎冰消炭。身命戈矛風掃雲。伐罪偏爲萬罪首。劉龔華自稱三民何似殺民軍。楊虎臣曾辦三民軍官學校銅駝荆棘叢中泣。火熱水深日已曛。

滿天風雪灑魚鱗。死盡貧民死富民。冰轍露屍填北巷。朱門隱泣比東鄰。皇天夢夢人心死。民氣奄奄兵禍臻。人侮多由人自侮。眼前惡果盡前因。

長安解圍後二月始得德兄書作此答之

十月家書今始通。啟封喜懼繞離衷。兵戈阻絕存亡訊。涕淚橫流夢寐中。鴻雁雲端聲急切。脊令原上走西東。歲闌客旅蕭條甚。松竹梅花慰固窮。時案頭供松竹梅一瓶。

李師自南京歸陝極喜亂離中之能相聚并問南來訊略知大局情形

兵戈睽隔追隨願。死去憑誰報得知。此日相逢心泄泄。幾回欲去意遲遲。魯連陳義邯鄲解。丁令還鄉城郭移。爲問東南新消息。錢塘醞釀劇爭時。

丙寅除夜

游子天涯念故鄉。窮陰歲暮自悲傷。一身羈旅人情薄。八月圍城苦味長。把酒澆愁談樂事。與碧柳理成及璞生夫婦共酌。澆湯洗足換衣裳。一年窮運今宵盡。不送車船餞饌糧。守歲。

送碧柳兄還家渠先入京與吳兩僧兄必合刊詩集

海闊天空壯此行。着鞭先我動離情。扶松白屋歸彭澤。折柳青門唱渭城。八月風波欣共濟。千秋事業喜全成。洛陽紙價因詩伯。錦繡文章集兩生。

懷歸

解圍四月滯長安。鬱鬱春城改舊觀。過隙白駒何倏忽。止隅黃鳥尙盤桓。人情澆薄吳江冷。身世顛連蜀道難。親舍白雲勞想像。愁懷長夜枕衾寒。

丙寅端午日西北大學師生集會于文科教室展詩會舞對酒當歌作此記之

插畫第二幅。編者註。

礮火圍城夏日長。驚塵深處溢清香。會集羣英弔屈子。苦中作樂過端陽。

附端午聯句 用柏梁臺體

董道不豫學楚狂。林天樂展詩會舞過端陽。田兆豐石榴綴纓垂繡裳。浩歌長吟聲滿堂。穆世清礮火圍城夏日長。胡步川長吟騷經化豺狼。郭至公詩存道心我所倡。趙文文章周秦隋漢唐。吳芳吉堅志讀書名方揚。方秉信願化大鵬任翱翔。管元勳更顯華夏光萬方。王書林分手他日應莫忘。潘鎮還向孔門作猖狂。劉文錦

丙寅十月二十四日長安解圍喜不自勝連日出遊四郊十里內外足跡均及之

凡所聞見即雜錄入囊中共得絕句二十二首亦不復詮次也

今錄二首

欣欣喜色滿街衢。八月愁城始解圍。垂死得生應有命。詩書檢點好東歸。

城開之日。見人無不大笑。

百戰長安解倒懸。追奔逐北掃狼煙。師行應惜民間物。毋負蒼生望眼穿。

贈國軍一軍。

喜心翻使不成眠。興盡悲來思悄然。烽火家書人萬里。母兄妻子日懸懸。

解圍之夜。痛定思痛。忽起思鄉念。

掘壕築壘困長安。壘自堅高壕自寬。風鶴聲中驚逐北。幾人笑罵幾人歡。

劉鎮華環壕掘于長安城。長過百里。

秦城東北建高臺。憑覽全城眼界開。夾土白楊麻作骨。人民當日血成堆。臺通近東北城角。強民力成之時。城軍砲擊。死傷甚多。

千頃負郭盡良田。壘斷通衢濠滿阡。慘慘天陰聞鬼哭。蕭蕭白草朔風天。城與壘之間。均衰草白骨。而北郊尤慘。

近城村落已無存。比屋為墟祇斷垣。巷陌塞茅旁土墓。哀哀寡婦哭閭門。兵除所過。村里為墟。附城各村更甚。

父老徐言百感傷。年來積蓄飽豺狼。而今寇退修牆屋。負土鎌茅婦孺忙。出遊近經村落。其屋舍多無牆壁瓦片。

古塚峩峩作礮臺。開花射擊對城隈。塚空城毀重圍解。枯骨蒼生盡劫灰。繞城多漢唐古塚。劉軍藉為砲臺。空其下以駐兵。

聞道圍軍賊害農。供糧納稅作前鋒。敗兵宵遁經村落。雞犬無留肆暴凶。劉軍退。所經村鎮。無不搶掠毀壞。

憑倚金湯坐待援。援軍破敵尙關門。祇知吸盡民膏血。溝壑何人爲雪冤。城軍憑險。故能久守。然以人民爲孤注。至饑屍塞巷。及援軍退敵尙

不敢出。

滿街青菜滿街糧。車水馬龍曉市場。枵腹油渣纔覺苦。新嘗白饅笑洋洋。城中以油渣爲糧。每斤值洋二元。此時得喫白饅。以爲無上光榮。而

專賣衣物之曉市。改售糧菜。

者番微服出長安。兵匪縱橫行路難。冷廟寒宵遭九劫。可憐霜曉一衣單。予子解圍前三日。以銀十二元買劉軍。放出危城。不但逐回。且掠盡

衣物。單衣返校。

憶昨逃生出郭門。劫餘凍餒樂居村。六人靠背消寒夜。舊地重來欲斷魂。予與吳唐陸王范諸君同出城。被劫於樂居廠。互靠背坐地。以度寒

夜。此次重來。不禁神傷。

風聞京洛滿兵戎。欲速東歸路不通。武力仍爲軍閥夢。蒼生厄運幾時終。時聞奉軍已至洛陽。

三秦兵亂日紛紛。逆水行舟覺倦勤。一事無成酬壯志。不如歸看海東雲。予爲渭北水利來舉。五載之功。今全廢矣。

二十四橋明月夜。金雞下照解重圍。冥冥久已安排定。神話從來半是非。四二句皆此語。而劉軍適於二十四日晨月明時退。又是日辛酉。即

金雞也。

勝敗無分守與攻。遺民十室十家空。敗兵滿載東歸日。戍卒狐裘氣象雄。劉軍滿載而歸。陝軍人入發財。惟小民一敗塗地。

大營南接銅元廠。廣廈千間積劫灰。壕裏死屍多裸體。半埋犬腹半蒼苔。大營房毀完。其地死兵最多。

城南雁塔聳荒郊。戰後禪房長草茅。佛像飛空經散地。寺門疊土一僧敲。小雁塔駐兵。得失凡六次。故毀壞特甚。

登未央宮故址

烟雲隱約見驪山。鳳嘴凌虛灞澗環。龍首原頭荒白草。長安今在草中間。

未央宮殿漢城西。五級瑤階土尙齊。金碧輝煌勞想像。南山白雪正淒迷。

城西原野接清虛。冬半林疏見里閭。太液芙蓉空麥土。建章宮殿久民居。

河流滾滾繞城陰。架渭三橋惠濟深。鐵柱銅欄何處去。漢陵累累北原岑。

遊樊川謁杜甫祠

冬晴白鹿原頭望。麥綠連天放馬牛。雁塔鐘聲光浪裏。終南積雪曉烟收。

一山翠柏牛頭寺。東壁高軒杜甫祠。當戶南山千嶂雪。樊川俯瞰碧琉璃。
萬頃玻璃川上田。水光反射日中天。炊烟隔浦疏林裏。亂後人家喜瓦全。
瞻公遺像誦公詩。懷想臨風有所思。千古文章餘韻在。桑麻杜曲似當時。
歸途斜日亂人影。雁陣驚寒曲水東。杳靄半遮驪岫色。長安猶在夕陽中。
鄉村耕鑿久相安。何事干戈起禍端。到處招兵飄白幟。飛蟲撲火自爲歡。

臘八感懷

駒光彈指急相催。五豆纔過臘八來。旅食長安當歲暮。寒窗獨對一枝梅。

自長安至臨潼途中書所見二首

驪山高處雪層層。灞澆流荒廢地增。築堤束水吾儕事。滿願桑麻徧灞陵。
左公植柳連秦隴。古道穿林避塞塵。國亂兵災摧折盡。灞橋賸得幾枝春。

驪山元宵

秦越關山無限長。兵戈滿眼老他鄉。母兄妻子皆分散。明月團圓客感傷。
驪山池館值元宵。玩月波心過小橋。忽憶東湖亭畔水。天涯搔首一身遙。
宮殿驪山臨幸時。華清池水洗凝脂。而今劫後淒涼境。閱盡滄桑似不知。

蓄得溫泉十畝塘。堤亭分水劃清光。分明西子湖心月。客裏山川有故鄉。

風流子 哀長安

長安不安矣。圍城來糜爛。徧遺民。想故國文明千年。喬木繁華市肆。米麥堆困。而今剩饑民。塞窮巷。慘淡化灰塵。白骨如山。青燐夜散。豺狼當道。礮火昏晨。四城方酣戰。誰聞得閭巷一息哀呻。流彈饑荒瘟疫。陵谷沉淪。卽黑白是非參差顛倒。殺人放火。以暴易仁。也算皇恩浩蕩。與物同春。

如夢令 聽礮聲

午夜角聲吠犬。流彈東西莫辨。驚起色倉皇。又聽礮聲亂轉。苟免苟免。靜坐誦經自遣。

望海潮 舞羅紈

漢唐陵墓。荒烟蔓草。淒涼移入長安。礮下血花。馬前人命。看來十倍辛酸。豺虎蒙衣冠。任孤注一擲。殘賊爲歡。更有作倭。蠅營狗苟。喪心肝。民窮財盡糧完。又千般剝削。自謂能官。一日軍需萬家。民命博得三月。城圍虎將。自桓桓。祇橫行九市。城下偷安。臨禍忘憂。夜深優娼舞羅紈。

浣溪紗 閩閩怨

善戰古人服上刑。東征西怨望天兵。壺漿箪食各爭迎。爭地爭城爲意氣。殺人盈野又盈城。閩閩怨恨幾時平。

蝶戀花 思家鄉

烽火家書三月絕。極目南天，鴻雁雲中滅。客裏圍城腸千結。歸家又值年時節。若道生死有定律。應得一生。長住韓非室。礮火無情心惴慄。樂天知命應逢吉。

如夢令 入迷境

世亂人心鼎沸。舊業甘心拋棄。冒險去投軍。掠奪功名富貴。麻醉麻醉。細想當兵無味。

菩薩蠻 守戰壕

礮聲昏夜天難曉。戰壕苦守愁人老。黑雨從東來。饑寒撥不開。無端中礮彈。血肉橫飛散。妻子望生還。幽魂返舊山。

南歌子 撲壁城

撲城渡濠水。雲梯一角圍。恰逢炸彈盡成灰。祇賸青燐碧血滿龍堆。虎帳嚴軍令。衝鋒不許回。明知身死沒人哀。誰敢強顏一試犯淫威。

憶江南 傷殘軀

突圍後。未死已重傷。血肉模糊蔽蘆席。奄奄一息臥沙場。日烈腦流漿。

念奴嬌 破迷網

攻城略地。盡苦心。總爲他人作嫁。一將成功萬命畢。何況未知成敗。閭巷兵墟。老弱溝壑。罪孽如天。大幾人奏凱。論功賞。凌烟畫。運梯掘土。農民力難抗拒。盡身亡家破。若論三軍富勇氣。人各手持軍械。生死由人。馬牛驅使。風雨昏沉夜。逃生什一。愚忠博得人罵。

浣溪紗 燒麥田

隴黃雲慰我民。漫天礮火徧三秦。農時不顧野心人。野火蔓燒一片黑。平原浩浩好陳兵。暴殄天物。逆天心。

浣溪紗 搜糧炭

剝啄數聲吏扣門。刮糧搜炭實軍屯。不關民命化饑魂。菜色滿城兵飽食。餘糧賸炭可均分。轉輸富戶索銀根。

西江月 丙寅自壽

天上仙槎一度。行人猶滯崆峒。韶華容易又秋風。驚醒昏昏醉夢。修短浮生如寄。千秋事業豐功。漫天礮火等飛鴻。我自安常慎重。

金陵好 長安圍城憶金陵舊遊

金陵好。形勝甲東南。天保城高臨玄武。雨花臺秀起青嵐。王氣鎮鍾山。天塹險。揚子繞城垣。鐵鎖沉江。

飛渡苦樓船。乘夜雪花酣。豪傑壯江山。

金陵好。名士競風流。王氏庭階蘭玉秀。謝家功業笑談收。几杖勝戈矛。

言擣藻。文選有高樓。天上人間

開眼界。玉笙雞塞肇清謳。金粉六朝留。

金陵好。燈彩鬧元宵。火樹銀花夫子廟。笙歌檣櫓復成橋。隔水手相招。

清明節。植樹赴東郊。嫩草嬌柔

連阡陌。香車士女樂逍遙。歌鼓透雲霄。

金陵好。玄武會櫻桃。萬粒枝頭非薦寢。千人翹首異班僚。隨意樂陶陶。

湖面渺。打槳木蘭橈。蘆笋和羹

羹味美。荷錢出水珠。飄野竹放新梢。

金陵好。農事在西疇。燕子磯頭耕十畝。秣陵江上掉孤舟。簑笠傲王侯。

春暮了。布穀滿山邱。八卦洲中

藏鶴浦。三臺洞內儲龍湫。農隙乘勾留。

金陵好。六月莫愁湖。碧柳千絲蔭樓閣。清香十里放芙蕖。臨水樂遊魚。

閒遠眺。滿目綠平蕪。淮水風帆

出葦蘆。鍾山雲影幻。虛無掃葉一樓孤。

金陵好。日落上臺城。十頃荷花三島樹。萬家燈火一天星。溽暑似秋清。

人意樂。論古又談今。後主胭脂

名石井。景陽宮殿寺。雞鳴北極晚鐘聲。

金陵好。秋月秦淮河。歌管樓臺盈兩岸。釵光鬢影映層波。水月滾金蛇。

秋已老。杖履出東華。禾黍故宮

觀秋實。明陵紅葉勝春花。雲散夕陽遮。

金陵好。明秀棲霞山。千佛巖巖碑。蠹蠹萬枝颯。颯水潺潺。隋塔半雲間。

重九節。牛首好登攀。天闕峰頭

樂江水。捨身塔畔出塵寰。醉把茱萸看。

金陵好。踏雪上清涼。虎踞龍盤留舊跡。竹籬茅舍綴新粧。宇宙一冰囊。

鴻指爪。袁氏簡齋坊。盛世公卿

成。腐草隨園花木有餘香。死士勝生王。

金陵好。那得慰長安。火熱水深悲曷喪。殘山賸水隱含酸。故國盡摧殘。

和議事。怕成壁上觀。重礮聲稀

千日疾。飛機響處萬人歡。攻守兩無端。



裝飾佳品

下列各種都是裝飾佳品廳堂客室陳設懸掛滿室生輝

歐美畫片

屏聯堂幅

五彩美術畫

本局精印各種五彩美術畫片，用十五套彩色石印，均出名家手筆，精美無比。又彩印十二色人物山水屏條，西湖風景畫片，均幽雅宜人，裝潢齋室最宜。

本局精選古今書畫，彩印單色，印刷精良，字畫清楚，與原樣絲毫不爽。綾裱絹裱，種類極多。另有目錄，函索即寄。

本局特向歐美名廠，訂到大批美術畫片，計有人物風景，花卉鳥獸，種類極多，大小均有，定價格外克己。

中華書局發行

西征雜詩

吳宓

民國十六年一月至二月作(仿 Byron 之 "Childe Harold" Canto III)

叙曰。民國十六年一月。予由京赴西安。留住十日。旋即回京。時西安二百三十五日之長圍甫解。予爲省父。兼迎碧柳吳芳吉君外出。取

道山西。往返共約四旬。行途及在西安之所聞見。輒以詩記之。作成率易。未久思索。切實描叙。不務詞章。共得百零五首。合爲一篇。

分寄親友。用代函札。可云篇中無一字無來歷。然不足語於詩也。先是民國十五年秋冬。予在清華學校新舊各班。授英國浪漫詩

人之所作於擺倫拜一譯(Byron)之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之第三曲 (Canto III) 一八一六年 作成出版 尤反覆講誦。有得

於心。下筆之時。不揣冒昧。逕仿效之。然所謂仿效者。僅略摹其全篇之結構章法已耳。予詩之內容。乃予一身此日之感情經歷。一

主真切。又烏敢強同於異國詩人也哉。此篇詩共百零五首。比擺倫原作之一百一十八首略少。而首尾連貫。合爲一體。則同。又此

篇均係七律詩。以七律之體。與擺倫原作之 Spenserian Stanza 最爲近似。此八句。彼九行。一也。中幅對偶。合整與雜。二也。此每首

韻字。凡四或五。彼每首叶韻之字。多者爲五字。但其韻格。每首止一韻。此在中文。斷難學步。三也。每首自成篇段。而又與上下各首。一氣啣接。四也。

至此中零星詞意。與原作相同者。亦有若干處。均出無心。不懼剽竊之譏。敢云摹倣之似。讀者比並而觀之可耳。

(一) 一別故鄉十七年。中間消息竟茫然。錦衣玉食文明福。梗斷萍飄骨肉緣。乍喜嚴親得暫聚。誰憐良

友尙生全。荆榛豺虎知無患。雪滿關山快着鞭。一月二日得碧柳書。決即歸省。

(二)成事艱難謀慮多。心長世短恨如何。垂堂未是千金子。覆轍甯惟九坂阿。婉孌香閨惜遠別。飛揚壯志忍蹉跎。平生自信福無限。兩月歸來共笑歌。一月七日至京。姑母等勸止。勿行。妻亦有難色。書此慰之。

(三)臨窗如畫景難名。洞室連車似蟻行。積雪千塍明霽色。哀笳一響動荒城。鄉談入耳皆歸侶。異味先嘗費製羹。歲晚心閒絕百慮。息肩難得此游清。一月十日晨出京。夜二時抵石家莊。此首及次首。京漢火車中書所見。

(四)清苑河邊厭久停。旅人兀對倦忪惺。雪沙映月連天白。老樹夾途過眼青。恍惚輪舟橫碧海。分明煙篆繞螺屏。泥人情。景思前夜笑語。京華酒半醒。

(五)曉日曛曛逢勝景。奔車迅駛一開顏。田疇覆雪同棋布。遠樹籠晴點赭斑。好整能勤覘國異。民安政舉信公賢。千層眼底飛旋過。蚌殼龍鱗山外山。一月十一日由石家莊至山西榆次縣。此首及以下三首。正太火車中書所見。

(六)平屋矮垣木作門。幾家山坳便成村。碉樓備戰今猶古。土穴安居俗尚敦。奇景如糕堪果腹。流泉含翠儘銷魂。壯遊忽憶十年事。山外落機海水渾。

(七)盤山緣谷似螺行。夾路巉巖壁削成。絡繹鈴駝尋跡渡。參差古樹倚崖生。澗縈藻綠驚春早。雪壓苗深卜歲榮。境裏桃源今世少。那堪舉國尙連兵。

(八)疊嶂連雲無盡處。層巖通隧識工艱。夾車青石間紅石。逐軌山環又水環。虎擲龍拏忘險隘。熊蹲熊臥尙峯巒。神洲一角完全土。莫遣兵戈入晉關。

(九) 邑店雞聲雜。笛聲曉星時。共電燈明。挽車應念民生苦。捷足端資驛路平。迷望澹烟山谷杳。繞城殘雪水溝清。寒風料峭情無限。都市何人識五更。一月十二日乘人力車發檢次。

(十) 細板長橋尙有霜。河名已與世相忘。沙泥波印成鱗皴。冰塊雪凝泛玉光。碑刻巉巖明旨訓。村居完整見圍牆。人間天上黃河界。一葦誰云便可杭。

(十一) 野店蔬湯亦自甘。何須蛋乳味同參。試齊步伐成軍侶。更學伶歌雜笑談。霜染貂冠成羽白。冰堆藻采繡巾藍。我今活潑逐年少。已改朱顏興尙酣。

(十二) 征途千里雪漫漫。耀日晶瑩射眼酸。蹴踏時聞玉屑響。紆迴常得粉圖看。蒼烟野樹微裝點。斷碣殘橋太寂寒。靜極不逢一鳥過。安知人海有波瀾。

(十三) 月黑五更旅店門。半生纔宿此荒村。衝寒不覺衣裘重。枯坐還噴笑語喧。汽管煤爐福儘有。香衾錦帳夢難溫。西來幾日應無悔。康健還憑造物恩。一月十三日發祁縣城外。

(十四) 未能匝地瓊瑤盡。又見漫天碎玉飛。溝細路平車絡繹。穹青野白樹周圍。羊腸峻阪須推挽。清磬深山欲息機。奇景豁心忘曆日。太行雪擁緩行歸。一月十四日晨發介休。

(十五) 行途忽近韓侯嶺。何處難尋國士橋。弔古懷人同悵惘。空山密雪甚蕭條。崖含煤質蓄財富。冰覆泉流瀉水遙。野店荒郵靈石縣。欲行不得度今宵。袁人指陳伯淵姑丈。丈詩云。侯嶺上衝殘雪。國士橋頭立夕烟。見壽安齋詩集。

(十六) 四山環抱勢如盆。驛路雪深失屐痕。斷續疎籬圍野圃。蜿蜒危堞走雲根。憑高獺犬迎聲吠。埋土豐碑待客捫。更想昔年行旅苦。鹽車峻阪度朝昏。一月十五日晨發。靈石。晚宿石灘。

(十七) 窮陰渾不辨西東。依谷迴環一徑通。峻壁崇墉憑險勢。飛樓尖塔矗虛空。光明自異萊因岸。封建如存中世風。鑿室因山仍穴處。太行千里想堯功。萊因河 River Rhine 參閱 Byron's 'C. hide Harold', Conto III, Stanza, 59-61

(十八) 峯巔金雪夕陽明。谷口行來始見晴。下坂車如舟順水。歸人心似箭離程。藍輿冉冉迎新婦。爆竹喧喧樂太平。土俗民風隨處異。聊將聞見寫閒情。

(十九) 文化東南金粉氣。風雲西北玉關情。久知安樂爲身患。略識艱難賴此行。喪亂干戈懷杜老。蒼涼絲管愛秦聲。萬山深雪朦朧月。却照旅人詩思清。

(二十) 太行之路能摧車。令我臨觀慘不舒。重載千斤阨駿馬。鞭箠終古陟崎嶇。盈方巨石橫當路。沒脛深溝陷轍渠。國道近連平且直。高低文野竟何如。

(二十一) 如畫溝塍界岸坡。征途兩日繞汾河。平鋪白雪獨流細。突兀黑山怪石多。絡繹一行車。後馬輓轡幾處水。旋磨迷濛曉霧寒。陰重。又似昨宵月下過。一月十六日晨發石灘。晚宿臨汾縣舊平陽府。

(二十二) 幾日深山對雪雰。寰中消息斷知聞。爭雄共攬江南富。扼險應增河上軍。末世春秋無義戰。相煎其豆詔奇勳。神州割據終殘局。十萬橫磨莫解紛。

(二十三)假仁行霸各爲利。虎餒狼貪未許譏。亂世莠言眞理隱。橫流物欲道心微。難從夷夏分文野。莫以強弱判是非。瀛海歸來增悵惘。欲同野老逕忘機。

(二十四)紛紜萬象現修羅。衰世人如着病魔。將喪斯文甘作俑。已沈國運更推波。筆誅自審成功少。舌敝徒傷結怨多。幾載辛勤吾倦矣。便思息影老巖阿。

(二十五)學舍終年不異家。初春水木更清華。瓶梅衝凍著奇錦。殘雪明湖映斷霞。案牘周旋傷傀儡。圖書吟嘯足生涯。久居翻謂今遊樂。馬跡車塵詩興加。

(二十六)廣漠平原堯故都。開關柝吏索資逋。調同琴笛軍笳奏。影似流星羣雁呼。不道旅情隨日減。只愁詩興出山無。傳聞未斷風陵渡。便可揚鞭指解蒲。一月十七日晨發平陽。晚宿曲沃縣。

(二十七)近望月圓向曉明。村雞喔喔促人行。輪衝碎雪如煎豆。絃震堅冰似撥箏。河上途分失昨侶。山腰霧斷喜今晴。谷深日黯寒風厲。向午隘溝若許情。一月十八日晨發曲沃。隘口溝尖。

(二十八)泥濘驛路苦難通。過午晴溫雪盡融。爲避履膠踏雪上。更防土軟踐禾中。當前眞有埋輪歎。平地還須學步工。忽憶繁華京洛道。廣平輦路磨青銅。

(二十九)爲防身倦怯宵征。滿月寒光比雪明。早發急程乘凍合。戒途無畏喜塵清。披裘柏樹如人立。引電絲瓶似雁鳴。頗愛輿夫興致好。高歌嗚咽晉秦聲。一月十九日晨發東鎮。晚宿潞城縣。舊河東府。

(三十) 纔過堯都近舜都。千年治道數唐虞。執中已判國民性。教孝端爲政術樞。竟許蚍蜉傷日月。難憑揖讓化征誅。水深土厚高原迴。想見辛勤授典謨。

(三十一) 名山巨浸經行處。治水當時著禹功。絕世勤勞民共感。千秋俎豆祭常豐。不明國史成欺罔。竟說前王等獺蟲。封禪莫譏方士技。詩人浪漫亦推崇。浪漫詩人指擺倫。參閱 Byron's "Childe Harold" Canto III, Stanza 91.

(三十二) 連朝尙在文明境。到此纔爲內地行。一馬挽車循轍陷。三人共載喜輶平。崎嶇堅塊途長塞。震盪傾危手自撐。莫怨遲遲日百里。艱難民物足傷情。一月二十日乘驛車發運城晚宿虞鄉縣。

(三十三) 中條遮路儘回環。碎石磨輪未易扳。天際雪田疑巨水。山邊澗道似重關。團名保衛戈矛整。禮重婚姻繖扇班。新政舊風同記取。棄輿緩步許心閒。一月二十一日發虞鄉縣。

(三十四) 日暮黃河近岸黃。沙灘斥鹵見牛羊。依稀此境曾經過。浩渺予懷感未央。九曲溯源星宿海。千區襟帶帝王鄉。文明祖國由來遠。錫我族民名字芳。

(三十五) 寒風瑟瑟夜難溫。破屋無棚尙有門。蘆蓆土牀隨意寢。草烟馬矢觸人昏。充腸幸得新炊餅。滌面惟餘老瓦盆。寄語京華遊倦客。此間滋味已銷魂。一月二十一日晚宿柯河次首同。

(三十六) 屠沽駙儉同棲宿。穢語鄙詞雜怒嗔。如此鄉談真逆耳。恨無仁術啟凡民。雞蟲生計逐蝸角。睥睨天驕識鳳麟。豈但圍城同地獄。中原禮教久沈淪。

(三十七) 土峽透迤赴水灣。巍峨隔岸見潼關。河流急狹浮冰塊。雲氣蒼茫斷遠山。負販喧呼爭上板。吏軍雄武慎稽姦。紛爭罵詈愚民態。投刺移錨頃刻間。一月二十二日。風陵渡過黃河。

(三十八) 昔年猶記題詩處。廿載潼關苦用兵。始冀維新成改革。終摧綱紀啟分爭。失機忍責哥舒翰。殄寇難尋孫傳庭。共說一軍秩序好。秦川驛路暫安平。潼關。六句見吳梅村雁門尙書行。

(三十九) 劫餘情況問如何。村落蕭條暮靄多。古廟農居存破瓦。屋樑門扇付樵柯。行人襤被仍徒步。軍士肩槍喜跨騾。最是潼關繁盛景。承平猶似昔年過。人關道中書所見。

(四十) 華山終古閱靈姿。邱壑神奇夢見之。嶽麓共傳勳將塚。玉姜新誦美人詩。日神不見錫天慧。黎庶還應拜舊祠。落雁蓮花何處是。十年兵火太陵夷。夕過華山。晚宿華嶽廟。黃興葬嶽麓山。胡景翼葬華山。○玉姜。曲碧柳所作。見學衡第五十四期詩錄。○日神指 Delphi 之 Apollo。

(四十一) 絡繹行人未是稀。芒鞋布襪健如飛。夾途蒼柏灰楊樹。懸戶青天白日旂。劫匪深宵時截客。乞兒遮道每呼饑。汽車路共騾車走。實用平權莫許譏。一月二十三日。道中再書所見。

(四十二) 希夷碑對汾陽祠。清節雄風想見之。世亂甯甘彭澤隱。國危應誦南山詩。豐功震主身能保。一夢千年覺後疑。付與伶工傳韻事。賭碁唱罷打金枝。陳希夷碑與郭汾陽祠。均在華州城東門外。

(四十三) 泥牆土坑屋無門。人畜同棲馬矢渾。騾卸羈銜隨意走。豕來客室享餘溫。喜張蘆蓆遮空戶。略禦寒威熾炭盆。旅宿如斯非久業。明宵應抵灞陵村。一月二十三日。晚宿赤水鎮。

(四十四) 未見圍城饑病苦。先嘗秦地餅湯糕。葷鱸風味兒時憶。華屋邱山夢裏遙。訓俗三章白帖在。募兵幾處紅旗飄。牙釐設稅煙公賣。盈市喧闐近歲朝。一月二十四日渭南縣城中早矣。

(四十五) 今來重過新豐鎮。却憶唐時折臂翁。板蕩陵夷傷國病。轉輸刼掠歎民窮。鴻門高會碑猶在。垓下悲歌事已空。健士朱顏習步伐。古今贏得幾英雄。

(四十六) 國運中華想漢唐。武功文治兩輝煌。遊經寰宇思宗國。識盡新猷愛舊疆。石馬玉魚供盜竊。豐碑衰草閱興亡。千年埃及瞻金塔。一樣巍峩對夕陽。入關見漢唐諸陵。

(四十七) 想像繁華天寶年。驪峯高處接青天。溫泉噴溢無來客。村邑蕭條絕竈煙。鋸末油渣食未飽。枯顏皤腹見應憐。文明廿紀仍斯劫。聞說圍城一泫然。秦中諸縣以臨潼爲最殘破。○晚宿斜口。

(四十八) 灞陵歸客意如何。市集喧闐笑語那。坊表已爲流彈毀。長橋更見騎兵過。橫空晴霧連雲際。中淤沙灘分水波。枯柳夾隄摧伐盡。不緣攀折已無多。一月二十五日過灞橋。

(四十九) 日午森嚴見古城。名都千載此西京。已行驛路三千里。來叙天倫七日情。觀面應驚髮種種。投懷恐有淚盈盈。敝裘尙是嚴親製。寒暑流年十五更。行抵西安城下。別父十四年餘矣。

(五十) 半年消息斷圍城。執手相看啼笑并。是我送君來死路。惟天佑善信生平。未妨骨相貧中瘦。却喜詩囊亂後盈。連袂明朝京國去。兩吳詩卷待斟評。喜見碧柳

(五十一)壯士談兵意氣豪。魚羹羊饌佐醇醪。輕生賈勇擲孤注。橫路伏屍填巨壕。誤信訛言終敗績。功成機運詔天驕。巧同歐戰兩軍士。礮火餘閒酬叙勞。此下在西安所作。均不記月日。

(五十二)重門深戶密槍排。氈帽灰衣又布鞵。司令長髯嚴道貌。將軍屠狗對椎埋。文書堆案徵糧秣。賓客盈堂求職差。幕燕巢烏情豈異。紛紜却共鬧衙齋。總司令部舊為省長公署。

(五十三)相逢却是同為客。故里歸來似異鄉。只許哀時說喪亂。真成歷劫換滄桑。兒時瑣夢猶能記。勝地名流半已亡。終竟精神安寄託。依依遼鶴又回翔。

(五十四)廿載遊踪到海涯。重臨如夢感年華。未移庭樹猶前景。最樂長安是我家。課誦辛勤伴夜讀。擇鄰往復載晨車。朗溫李密陳情表。侍養無緣涕淚加。過陳家巷及東舉院巷舊居。昔年宅門聯云。長安最樂。且住為佳。

(五十五)兒時朝暮經行處。里巷街衢識舊名。入塾途長今覺短。訪鄰宅在主多更。虎衙櫛比諸連帥。甲帳雲屯十萬兵。殘害秦民成異物。積薪厝火慮危城。行經萬壽宮、灑金桥、橋梓口等處。書所見。

(五十六)荳蔻當春豔似霞。兩姨姊妹共韶華。絳衣錦帶學伶步。窄袖蠻鞞吹玉笳。路判雲泥成隔世。巢空鶯燕竟無家。波瀾古井深深水。比目連枝願已賒。過土地廟。十字感舊。

(五十七)獨來深巷訪紅粧。繞膝先驚兒女行。昔別君猶垂髮女。良緣我似負心郎。蓬門生計新歡好。電影樓臺舊夢長。惘惘餘情何可說。但詢親友叙家常。

(五十八) 悽悽斷續語如癡。心事萬千爐火知。縹緲前塵思更苦。艱難此世欲何爲。不聞彩鳳隨鴉歎。終有落茵墮溷悲。最是玲瓏花解意。橫波秀靨尙兒時。

(五十九) 見說前情不忍聽。圍城八月苦生靈。負隅雙虎恣殘虐。入釜羣魚泣血腥。逼餉眞成敲骨髓。搜糧直欲盡蠶餅。當頭礮火兼饑饉。地獄人間我未經。李雲龍楊應均字虎臣。俗呼李虎楊虎。

(六十) 全生託命事倉皇。亂裏人心多反常。以怨報恩能死友。乘機攫利尙屯糧。自攜女樂爲歡會。笑指民饑死路旁。千古聖王垂禮教。今來何故費周章。

(六十一) 十道軍容亦壯哉。揮戈上將自西來。久經憂患彌謙謹。專務推誠消禍胎。昕夕勤勞申紀律。軍民和好少嫌猜。取威定霸須仁術。應念昆池劫後灰。國民聯軍共分十五路。

(六十二) 亂後相逢一泫然。承平公子記從前。玉堂錦帳神仙侶。豪竹哀絲玳瑁筵。花木園亭來雅客。溫柔敦厚定詩篇。重吟湖海梅村句。富貴風流散似煙。此首及下首賦贈胡仲侯表兄。文豹並示湘如三姊。

(六十三) 童稚情親二十年。切磋引導賴君賢。兵戈滬瀆聯吟社。風雨京華抵足眠。千卷圖書供嘯傲。滿城桃李並嬋娟。滄桑歷劫尋常事。珍重揮毫詩一編。

(六十四) 日暮循途柏樹林。劫餘文廟氣蕭森。泮宮傾圮隨人住。碑室昏幽似墓深。石上大唐經尙在。行間景教字難尋。抱殘守缺知誰事。國運衰微欲廢吟。遊觀文廟及碑林。

(六十五)爲談戊戌淚沾膺。一老歸然似定僧。早歲詞章名翰苑。驚人掌故記春冰。干戈喪亂身經久。風月湖山管未能。兩世通家小五義。廿年猶記此堂登。

興龍巷謁李孟符世丈(岳瑞)並晤仲呂叙舊。○春水室野乘。丈所著書。○光緒甲辰在丈家宴聚。以父師命與仲呂及智

輝等共五人。約爲兄弟。時年皆十齡內。外。某長者戲以小說小五義之名錫之。

(六十六)義舉人稱國手。王傳書幾度。縋圍牆爲民請命。忘身險救死不瞻笑。爾狂竟忍鉏麈賊骨肉。可憐叔寶少肝腸。如君遭遇多艱阻。努力精思足自強。

贈王智輝表弟。

(六十七)寂寥鬢舍似清虛。幾日欣同良友居。共洗杯盤斟旨酒。自炊麥飯煮園蔬。焚香掃地足吟嘯。几淨窻明見整舒。到處行蹤添詩料。杜陵千載意何如。

子在西安寓西北大學教員院碧柳室中。

(六十八)清真大寺訪回碑。隸篆精嚴天寶遺。氣象盛唐昭日月。彌綸宗教統華夷。合羣尙武同歐種。脫屣浴身見舊規。殿宇堂皇金碧古。可堪鴿糞滿階墀。

遊化覺巷清真寺。

(六十九)勝朝將帥閱兵地。方廣平夷習武園。陣勢雙龍笳吹引。駐防八路繡旗翻。長城錯倚新軍好。滅族誰呼故鬼冤。西北城隅無宿草。年年劫火認殘痕。

習武園。

(七十)日下春遊崇效寺。西京勝賞入仙菴。芬芳碧玉應無恙。裙屐風流舊共諳。歷劫名花存富貴。參天喬木護伽藍。前朝帝后親題字。屯駐軍兵未許探。

八仙菴。

(七十一)憶曾冠帶祀明禋。土地龍王與竈神。香燭紙錢陳酒醴。棗梨修脯奉尊親。團團夜飯全家福。爆

竹春聯一歲新戎馬倉皇傷此日。西京舊事盡成塵。除夕。

(七十一)喧闐還雜往時同。寒重陰深夏曆終。兵火殘生人草草。年關急債事恩恩。心閒客裏一身樂。糧盡劫餘萬姓窮。布被棉衣持入市。問誰涕泣念哀鴻。同上。

(七十二)元旦雪陰主不祥。春回浩劫正茫茫。饑鴉覓食棲難定。凍雀危身遠欲颺。客裏杯盤供笑語。亂中日月去堂皇。承平景象難回首。雨順風調樂未央。二月二日爲陰曆丁卯元旦。○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昔年人家最常見之春聯也。

(七十四)長安盛日度新年。綵勝華燈比戶懸。金頂花翎人肅肅。朱輪繡幃影翩翩。門前未曉紛投刺。席上客多競賭拳。半月商家停市易。連街鏡鼓雜笙絃。此下數首皆昔日新年風俗。

(七十五)紅線青銅賜歲錢。更番折柬赴春筵。誰家兒女新裝好。一體姻親舊禮偏。籌奪狀元擲骰子。牌成黑虎拂花氈。漆盤巧製玲瓏格。餅餌糖糕十錦全。黑虎牌略如麻雀。或云卽所從出。

(七十六)撫衙鄰近鼓樓東。燈市如山錦繡叢。曼衍魚龍陳百態。色香花鳥擬神工。冲天火樹層霄外。七寶樓臺盒子中。玫瑰湯圓相伴送。外家歲歲喜恩隆。

(七十七)勞生廿載事如何。過眼繁華等逝波。王粲久傷羣盜劫。梁鴻空有五噫歌。前塵歷歷都成夢。冥想非非似着魔。易世誰修風俗史。開元舊侶已無多。

(七十八)彩樓社戶鬪春陽。穀塞肩摩滿市狂。人立篆煙出寶鼎。衣飄嫩綠襯鵝黃。愛深竟許入宵夢。癡

絕、還、思、效、女、裝。更有行空雙柳柱。承平遺事最難忘。

社月一名亭子。有高樓、平樓二種。此所
言者高樓。○柳木腿亦賽戲之一種。

(七十九)物換星移難再得。元宵喧沸鬧龍燈。銀鱗節貫蛇行曲。火樹盤旋錦浪層。仙仗雲旗輝彩炬。歡呼勝利繫紅繒。兩行竹馬隨獅舞。矯捷飛翻詡技能。

龍燈。竹馬獅子。皆新
歲初春晚間之賽戲。

(八十)盛時節物盡凋殘。一事猶存號小餐。細米醃醃蕎粉炒。長條活落甌糕剉。凍豬頭與臘羊肉。太后餅兼柿麵團。衆裏藏身忘故我。流連常在市中攤。

(八十一)明窗曲院靜階墀。太學西京見舊規。翠竹森森軍馬食。唐槐黝黝鬻薪資。改絃易轍從渠便。主義宣傳植黨基。枵腹師生猶講誦。圍城礮火志無衰。

西北大學。○現經取消。改爲
中山學院。先辦黨務一部。

(八十二)鑄黨興邦立意高。羣兒攀附太喧嘈。丹青二豎隨描畫。主義三民騰口號。快意蠲糧絕餉糈。侈談均產奈貪饕。食人禮教摧須盡。禦侮未能事亦豪。

(八十三)聞道梨園出土林。移風正俗見仁心。爲傳義俠存秦舊。自製箏歌異鄭淫。壯士當關鞍可據。宮娥刺虎酒頻斟。紅牙鐵板曲同好。淒厲入人讓此深。

觀易俗社演獨木
關費娥刺虎二劇。

(八十四)千人攢首聽笙簧。列座羣英半武裝。驅敵解圍欣奏凱。枕戈擐甲待飛揚。軍民結合聲威壯。革命精神日月光。幕府多才成啞劇。自家傀儡亦登場。

國民黨省黨部歡迎軍
事會議列席代表演劇。

(八十五)追依幾日便言辭。從此鄉園繫遠思。誰使燕秦成敵國。可堪骨肉久分離。功名老去同塵土。學

養。全。生。期。壽。願。何。日。京。華。成。大。隱。晨。昏。兒。婦。奉。盤。匱。

父別

(八十六)廿年作客未思鄉。幾日流連忽斷腸。握手親知增眷戀。子身宇宙感蒼茫。燕巢京國安生計。鹿

走秦川關戰場。兩地心懸商去住。歸途何似來時長。

二月八日。即陰曆人日。發西安。

(八十七)東望悠悠長樂門。密星細孔彈留痕。深壕複壁資堅守。蟻穴蜂窠見久屯。野火宵明燒麥盡。黑

雲晝聚壓城昏。摩肩掛鞢說前日。屋舍街衢何處存。

出西安城東門。

(八十八)來日雪田連浩浩。歸途麥壟漸青青。隱含生氣春前樹。飄忽行蹤水上萍。外境一新欣鼓舞。中

懷無主坐沈冥。更從何處尋詩料。風物山川悉舊經。

途歸

(八十九)尙憶陸雲入洛時。旅途重過可勝悲。年華浪擲餘情繞。學業無成惜志衰。黃卷摩挲讀未饜。青

閨寂寞嫁嫌遲。峻嶒華嶽朝霞美。結伴登臨未有期。

回憶之一。

(九十)喜從滄海遇明師。白髮蒼顏鸞鶴姿。悲智雙修同耶佛。人文化世慕宣尼。本源有自絕歧路。新說

飫聞證舊知。步武蘇俄成黨治。自持和璧贈伊誰。

回憶之二。○謂美國白璧德師。

(九十一)三載金陵歸去來。雄心初駕詔龍媒。風雲筆陣文壇騁。桃李春風講座開。一木先頽覆大廈。衆

擎難舉少英才。辛勤往事隨流水。悵望鍾山空自哀。

回憶之三。

(九十二)結鄰常傍鼓樓居。燕爾新情樂有餘。不近市朝成大隱。喜餐菰米供盤魚。春秋勝賞臨山水。媛

彥從游問字書。京國棲遲無定所。故園烽火悵吾廬。之四憶

(九十三) 半年鞞鼓客遼東。賓主相歡樂意融。倒戟三邊來上將。乘桴一夜走元戎。孤棲最喜讀書好。念亂偏宜詩句工。皂帽故人同避地。公孫霸業尙能雄。之五憶

(九十四) 柳色青青西直門。水流到海葉歸根。娥眉自昔供謠詠。列座何堪語怨恩。論辯經年奇策在。倉皇一夕健兒喧。殘棋縮手應無悔。此日塵霾八表昏。之六憶

(九十五) 驛路心閒循舊蹊。廿年影事太淒迷。求真止許窺斑豹。應世愧難肖木雞。久患熱腸牽百慮。待全和氣養天倪。雞鳴風雨期能信。物論人情至不齊。之七憶

(九十六) 壯歲浮生渺若塵。悠悠天地一凡民。未能媚世工顰笑。每爲情多生怨嗔。至道終難求衆解。橫流只合問吾身。文章豈是尋常業。待絕紛華守性真。

(九十七) 重到風陵古渡頭。安危一水判鴻溝。全身自幸越雷岸。作戰先聞入豫州。民少兵多干劫換。野荒糧絕萬家愁。雲山隱隱從茲別。回首鄉關淚欲流。之八憶

(九十八) 催人校課夜登程。喜得飛車又北行。疾走狂奔同駿馬。黑皮巨眼類滄鯨。路長似帶天邊捲。油爆如雷耳際鳴。昔過郵亭難辨識。安閒終遜軟輿平。之九憶

(九十九) 破曉青天帶紫霞。入山又見雪堆沙。人輿昔過憂艱步。物理今資轉速車。隘口溝深泥轍跡。土

巖穴處野農家。三朝驛路咄嗟到。鴻爪因緣記未差。過隆口溝。

(一百)霍州村店久徬徨。便欲此間爲故鄉。共作同炊真父子。奉親迎客好兒郎。文明啓處家庭破。學問成時情性亡。富貴功名何所樂。詩人觸境淚淋浪。二月十五日霍州午。失候泥途凍結始行。

(百零一)斜指吟鞭首義門。上邦風物待瞻存。雄才愛讀虬髯傳。豔蹟堪尋花月痕。通貨惠工情易舉。安民保境事難言。青衿佻達樂遊戲。根本凋傷痛國魂。陰曆元夕至太原。訪某先生。記所談。

(百零二)學子喧呼繞市行。元宵盛會太原城。青天五色旗雙拂。白日電燈光共明。唾面徒矜欺死虎。告功空自掛銘旌。微聞壓境兵屯駐。滅虜入虞假道成。同上。記橋頭街一帶所見。

(百零三)濃陰濕霧石家莊。旅舍遲車兩日長。嘹唳笳吹兵氣動。紛紜人走市聲荒。圖窮七首羣龍戰。力盡關山老驥藏。共產公妻張撻伐。橫戈躍馬看飛揚。

(百零四)車中擁擠似豬欄。疊股摩肩轉動難。未信暴秦能一國。可容武士欺儒冠。塵勞壓客深宵重。明月中天向曉寒。料峭春風入鐵戶。沙田餘雪尙成團。二月十八日夜。乘火車。由石家莊至北京。

(百零五)京國繁華似舊時。洪河太華渺何之。浣除旅意隨衣土。收拾閒情入講帷。梁燕迎人聞笑語。駑駘俯首就銜羈。圖書筆硯仍前置。兩月歸來一卷詩。二月十九日抵京。旋即歸校。